

中峰先生文選序

喉中以轉氣管中呂轉聲氣有湮而復暢聲有歇而復宣闔之以助開尾之以引首此皆發於天機之自然而凡為樂者莫不能也最善為樂者則不然其妙常在於喉管之交而其用常潛乎聲氣之表氣轉於氣之未湮是呂湮暢百變而常若一氣聲轉於聲之未歇是呂歇宣萬殊而常若一聲使喉管聲氣融而為一而莫可呂窺蓋其機微矣然而其聲與氣之必有所轉而所謂開闔首尾之節凡為樂者莫不皆然者則不容異也使不轉氣

與聲則何呂為樂使其轉氣與聲而可呂窺也則樂何呂為神有賤工者見夫善為樂者之若無所轉而以為果無所轉也於是直其氣與聲而出之憂憂物一往而不復是繫腐木濕鼓之音也言文者何以異此漢以前之文未嘗無法而未嘗不法法寓於無法之中故其為法也密而不可窺唐與近代之文不能無法而能毫釐不失乎法以有法為法故其為法也嚴而不可犯審則疑於無所謂法嚴則疑於有法而可窺弛而文之必有法出乎自弛而不可易者則不容異也且夫不能有法而何

以議於無法有人焉見夫漢呂前之文疑於無法而呂果無法也於是率然而出之決裂以為體飪飪以詞盡出自古呂來開闔首尾經緯錯綜之法而別為一種臃腫佹也浮蕩之文其氣離而不屬其聲離而不節其意卑其語澁呂為秦與漢之文如是也豈不猶腐木濕鼓之音而且說曰吾之樂合乎神嗚呼今之言秦與漢者紛紛是矣知其果秦乎漢乎否也中峰先生之文未嘗言秦與漢而能盡其才之所近其守繩墨謹而不肆時出新意於繩墨之餘蓋其所自得而未嘗離乎法其記與

席文章家所謂法之甚嚴者先生尤長先生在翰  
林三十餘年嘗有聞於弘治以前諸先輩老儒而  
潛思呂至之故其所為若此然今之為先生之父  
者蓋少其知先生之父而好之者又少矣先生子  
思近將刻集以傳而請序於余思近豈不以爲世  
之言秦與漢者未必能知先生之父而余之愚陋  
稍知之也晉江王道思平涼趙景仁其父在一時  
女人中最有法皆先生丙戌爲考官時所取士思  
近試以先生之父與吾言質之其必有合乎否也  
嘉靖壬子仲春望日武進唐順之應德序

中峯應制稿

會稽董玘文玉著

謹奏爲推行

睿訓以裨

內治事嘉靖九年九月二十三日該

內閣傳奉

聖諭昨朕諭與等令翰林官分撰詩言成而集之  
以助

傳訓之布而易爲感發但卿等三臣并獻夫時玘  
縉四臣俱當撰

進可卽轉示知之欽此臣聞古帝王統馭邦家莫不端本宮闈化行房闈然後有以恢宏至治以隆延長之祚三代而下齊家之義廢也久矣往年纂修

恭睿淵仁寬穆純聖獻皇帝實錄臣實叨爲副總裁官恭覩

聖母女訓一書已嘗敬取

獻皇帝御製序文纂入

寶訓以昭示萬世臣方慮金匱石室藏之

天府閭闈女子未有得見茲者伏蒙

### 皇上頒之禮部與

#### 高皇后

文皇后傳訓一體刊布又令臣等撰

進詩言以裨諷詠之末其於三代哲王修己刑

家之意真異世同符也臣豈勝欣慶竊惟詩本

言志歌以永言言之不足又歌咏之俾勿忘也

女訓所載女儀女德母教蓋已周悉懇至義無

復加臣不敢別立篇題無關諷誄謹即

閨訓等一十二篇篇爲之詩證諸經書約以韻

語惟在衍繹

慈謨詠歌

睿澤又復推本

聖母所以作訓之旨與

皇上今日刊布之意各爲一詩共一十四首道寔

始諸家人義皆闡夫坤德顧臣詞蕪識劣不足

以仰承

明命臣無任惶悚之至謹將所撰詩章繕寫隨本

上進

敬遵

聖諭推衍

章聖慈仁皇太后女訓篇目撰

進四言詩共一十四首

閨訓第一

粵維聖哲教始閨房迪茲內治御于家邦姜原

啓稷有莘佐湯德純福茂不顯其光

修德第二

后聽女順上配

宸極表率六宮母儀萬國史昭彤管風始關雎曷

不肅雍維德之基

受命第三

維婦之道以順為貞必敬必戒醮命再申率履不越夙夜維寅至哉坤元承天時行

夫婦第四

天尊地卑卑高以陳爰始夫婦以及君臣男正乎外女正乎內言不出是曰定位

孝舅姑第五

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鳴盥漱溫清紉補欽哉二妃舜孝以光思齊大任媚于周姜

敬夫第六

天叙有典夫為妻綱無違夫子矧曰

天王馮媛當熊班姬避輦豈躬弗愛敬存慮遠

愛妾第七

於維哲后秉德溥施念彼小星集爾螽斯愛均葛藟寵承貫魚徽音克嗣百男是期

慈幼第八

瞻彼太微群陰攸暨怒不躬罰賞不遺細敬老懷幼有孚惠心含弘光大品物流行

姪子第九

古有胎教以培其原匪禮弗蹈匪由弗言克明克類不坼不副宜

君宜

王子孫千億

教子第十

聖雖天作弗念作狂如玉弗琢弗爲圭璋塗山  
興啓大任誨昌蒙以養正

一人元良

慎靜第十一

地道無成惟安貞吉貞靜幽閒曰惟閩德鷄鳴  
示儆脫簪引慝淑慎厥儀六宮承式

節儉第十二

天道福謙人情易盈慎乃儉德百辟其刑緝練  
是衣珠玉非寶豐厥案盛以事

九廟

作女訓第十三

在昔簡狄

帝命生商於烈

慈極誕

聖有光訓時女德

嘉言孔彰配之內則大我綱常

刊布第十四

明明

天子稽古作教肇建陰儀明章  
母道化光

九重風行四表

乾坤清寧

日月文照

內訓序直解

內訓這一書是本朝

仁孝文皇后做的訓是教諭男外女內這書是教  
訓女子的故喚做內訓序是總說所以做這書

之意

吾幼承父母之教誦詩書之典職謹女事這是我  
文皇后自叙幼時在父母家爲女的事吾是我誦  
是誦讀典是常女事如執麻桌治絲繭織紵組  
紉之屬

文皇后說我幼小時承父母的教訓誦習那詩書  
古典知婦女自有本等的職業教令不出閨門  
謹修那女事而不敢怠也今世女子多不去誦  
習詩書

文皇后懿德淑範所以佐成內治者實本諸此



蒙先人積善餘慶夙被妃庭之選事我  
孝慈高皇后朝夕侍朝

高皇后教諸子婦禮法唯謹吾恭奉  
儀範日聆教言極敬佩服不敢有違

這是

文皇后叙

高皇后在時爲妃的事先人謂上世祖考夙是蚤  
朝夕侍朝即是古者晨省昏定之禮儀是威儀  
範是規範聆是聽祇字義與敬同佩服是常常  
遵守的意思違是違背

文皇后說我賴先世的積慶蚤年被選入宮爲  
王妃奉事我

高皇后朝夕不離左右我

高皇后教誨我諸子婦動以禮法提撕警覺鹽鹽  
不倦我那時恭覩這

今儀令範日逐聽教誨的言語件件敬謹遵守不  
敢少有違背

高皇后內教之嚴如此 肅事今

皇上三十餘年一遵

先志以行政教吾思備位中宮愧德弗似歎於率

下無以佐

皇上內治之美以忝

高皇后之訓

這是

文皇后叙作配

文皇躬修婦道的事肅是敬慎今

皇上是稱

文皇政教是宮中的政教弗似是不如的意思歉  
是不足的意思忝亦是愧

文皇后說我奉事今

三十餘年夙夜敬慎遵奉

先志以行宮中的政教凡事都如

高皇后在時不敢有改又思我備位中宮乃是四  
方的風化之原自愧德薄弗如那古之賢妃后  
不足以表率群下恐恐然常懼無以佐助今

皇內治之盛美以忝我

高皇后之教訓也夫德如

文皇后猶以有忝

高皇后為言則其憂勤惕厲之心可想見矣

常觀史傳求古賢婦貞女雖稱德性之懿亦未

有不由於教而成者然古者教必有方男子八歲而入小學女子十歲而聽姆教

史傳是記事的書懿是美方是法姆是女師

文皇后又說我嘗觀史傳考求那古之賢婦貞女雖是他天性本來粹美亦未嘗不因教訓而後成德然教之須有箇方法古者男子八歲便入小學女子十歲便聽姆教如今這教法都廢了所以人家那女子資質好的往往漸染習俗也不能自去向上甚至有敗禮傷化的今若要風俗醇美須是修那古人的教法此內訓所由作

也

靈雪詩 有序

嘉靖己丑冬仲無雪

皇上閔念農事特請于

祖考諏吉躬禱于

天地及

山川

社稷諸神

齋之三日霽旭如故

祭告甫畢陰雲聿興微霰如濺俄而雪大隆踰

夕未已百官萬姓鼓舞懽呼咸曰微我  
聖天子精禋上通于

天曷能有禱即應頃刻不爽若此之異也夫天人  
感通之際其理甚微

皇上自登大寶八年于茲逸志敏學敬

天勤民不遑暇逸以至號令政事無一不當

天心者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鬼神無常  
享享于克誠人惟見

皇上避殿減膳引咎責躬

齋居凝默

對越如在以爲斯禱之應若將由之而不知

皇上之德之誠

天心昭假克享者乂矣昔周宣王憂旱自郊徂宮  
上下奠瘞而旱滋甚其辭曰靡神不舉靡愛斯  
牲圭璧旣率寧奠我聽夫周宣中興之令主側  
身修行然且不能取必于天有雲漢之憂以今  
徵之則

皇上之感通乎

天者固非周宣所能彷彿而

天之眷佑于我

國家者奚啻若周之歷年已哉

聖懷謙冲乃弗自居復修

告謝之禮自以勿恃勿怠申飾群工

仁心仁政日漸被于天下體信達順諸福畢至

茲雪始其兆歟臣愚不自揆僭有所述將以宣

昭

聖德傳示罔極乃拜手稽首而獻詩曰

明明

天子奄有萬邦懋敬厥德無怠無荒於赫

祖烈九葉以先有命既集式教用昌 粵自

龍潛

帝用純佑靈貺壘甄亦孔之厚斤斤三辰莫或斂

之維時庶徵曷其備之 冬之仲矣燠其恒暘

天子曰嗟胡寧弗臧咨爾卿士宗伯太常各定在

予無疚爾萬方載卜載諏吉日維戊以類

上帝宜于

后土於維

天子其德淵淵克自抑畏曠省若愆 迺命膳夫

無然玉食

迺辟齋宮迺次

祝冊迺告

祖考式對在下既祗既戒星言夙駕 夙駕伊何  
弗輅弗輿

玄服來止穆如厥思奕奕

郊宮有嚴其躋維

天不言亦既忱斯

維戊及巳既夕且朝曰維為

民我躬匪勞

上帝用格明德斯馨遍于六宗百神殷殷

既格

既歆嘒嘒星望之若遙有滄其雲雲之覆之  
于壇之中其靈迅如條南以東 雲之宜其飛

霰斯迭

乘輿甫旋燔燎未徹紛紛綏綏匪降自

天維

皇之德沃彼甫田 雪既降止既封既積自我畿

甸施于下國殲彼田鼠螟螣蝨賊登我來牟以

及黍稷 維昔有禱以屬有司孰躬孰親陟降

在茲維昔水旱乃諉諸數孰曰予傲是究是附

卿士稽首曰維休颺自

天貺我豐年之徵穆穆

天子至誠感神

天子穆穆粒我烝民

天子曰俞維雪孔時予養而寒咨民無衣凜予宮  
居矧其邊隅嗟爾卿士曾是弗思 維俊維乂  
夙夜濟濟入也陳規出則將美匪名斯實總綱  
于紀予一人以寧萬國咸理 卿士稽首對揚  
維休一哉

皇心與

天為謀覆此下民澤之油油自今伊始萬福來求  
福匪自

天厥德維一不舉亦臨不顯亦式維

天靡忒透發厥祥保茲

天子萬壽無疆

賜甘露謝表

謹

上言嘉靖七年正月初一日福建長泰等縣甘

露降巡撫臣奏

獻欽蒙

聖恩分

賜者臣玘等誠懼誠忭稽首頓首伏以

上及太清下及太寧鵬冠頌王者之德天不愛

道地不愛寶戴禮著大順之徵益一德所孚無  
遠弗屆而百順既聚有感斯通乃言露之肇零  
實太平之有象恭惟

皇帝陛下

允文允武

盡制盡倫

業傳

八葉之洪圖

道接千年之正統

早啓闕堂而聽政

日御講幄以親賢禹無間然湯德至矣嘉平兆  
吉以奏河清正旦呈祥復聞露濟天乳垂耀于  
氏北靈液委潤於閩南嘗之乃甘未識軒轅之  
瑞望若成甬南忽開仁壽之圖數協洪武之年增  
光

太祖地當長泰之邑垂裕

後昆為饒吉蠲薦先

宗廟備物致養喜動

慈宮爰嘉台鼎之良匪頒宰輔暨念

旃厦之近特及講臣臣祀等拭目睹揭雲之光



稽首遂搖山之願珠聯星綴醴泉美矣而色味  
不如玉潤脂凝卿雲爛兮而精華弗固唐祖昔  
以傳示賜予未沾孝宣雖用紀凡政事猶闕魏  
承瓊爵亦徒侈乎虛文宋降玉法殆有慙於寶  
德乃如

今日夙邁前聞漢賊多夸覺露英之未貴  
堯恩下逮信豐草之獨優拜 賜颺言共迓  
天休之渥襲藏為寶永懷  
帝澤之濡伏願

極建中和

敬協上下雨暘燠寒風時無易庶徵備來水火  
金木土穀惟修萬世永賴臣等無任感激屏營  
之至

聖節宴

章聖皇太后致語

伏以

海晏河清

九葉啓中興之運虹流電繞萬年開

長樂之筵節近中秋

天地交乃生

聖主景移蓬島

帝王家不似人間蓋

孝子莫大乎尊親惟

壽母宜介茲景福得歡心於萬國樂斯存焉來備  
物於殊方養之至也恭惟

章聖慈仁皇太后陛下靈源廣厚德範靜專肇邦  
土於元姜媿徽音於太妣祗承

先帝鷄鳴播雍肅之風誕育

今皇龍躍應文明之象功昭

嗣服瑞協

貞符白鹿紫車本是神仙行地

金螭寶冊更誰福祉齊天品物攸資六宮同慶

伏惟

皇帝陛下學由敬一道克繼承恢大度以保下民  
單小心而對

上帝

追崇典備祛千古之浮疑

大祀禮分定兩間之正位允矣綱常之

主盛哉

唐虞之時萬寶呈歲功瑞麥嘉禾繼進八荒開

壽域北辰南極交輝捧太乙之霞觴掌凝玉露  
降瑤池之錦字袖引金風喜溢

慈顏澤覃永巷

蒼宮起震卽看少海流光

玄極奠坤長觀

太微當座敢宣俚語用繼高呼

壽域弘開

聖德昌大平

天子慶無疆九霄絳節迎

金母三殿紅雲捧

玉皇秋入甫田禾六穗風迴韶曲鳳雙翔華封願  
效多男祝

日月重光照萬方

躬耕藉田表

嘉靖元年 月 日恭遇

皇上親耕藉田者伏以

勲華繼體玄功允協於思文

耕助勤民盛典聿追乎無逸蓋惟

上愆之主能知小人之依

慶洽普天

光昭百聖臣等誠歡誠忭稽首頓首竊謂人君以民為天王政所重在食潔染盛以饗

上帝陳簠簋而奉

宗祧民力普存明信實昭於祝史帝命率育憂勤宜卽乎田功本業用存仁孝斯在故禮謹三推之節惟傳垂千畝之文慨弛墜於衰周空勞納諫念績承於炎漢遙羨傳心繼此或廢或興類皆有文有實晉崇泰始馬用詞章唐罷元和奚開物力徒尋故事用侈彌觀試歷考於前聞豈有盛於

今日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堯仁成性

禹儉得師

嗣丕構之豐亨

謀貽八葉

軫萬民之樂利慶賴

一人惟防匱以圖豐在貴本而賤末是用

升潛之祀屬茲獻歲之辰既告類於

上玄迺

躬耕於方澤

齊心便殿詠日以

饗先農比耦靈壇

負耒而率群后啓土膏於震位播種稔於青箱  
貴賤以班大小從邁

聖能饗帝諒黍稷之非馨

說以使民識艱難之乃逸臣等叨從

法駕獲觀曠儀材謝安仁何敢鋪張於賦詠忠

輸姬且尚期

顧諟於盤遊伏望

克儉克勤終始不輕乎民事

多富多壽靈長自行於歷年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

擬宋臣進羅從彥遵堯錄表

具官臣劉允濟謹以

先朝名儒羅從彥所著遵堯錄進

呈者道存經濟遺言幸託乎簡編義傲愆忘忠

懷獲輸于黼宸成先賢未就之志爲

昭代不刊之規名借放勲政惟由舊臣允濟誠

慎誠恐稽首頓首竊惟人君之圖治法祖爲先  
儒者之立言匡時是急伊懋太甲乃率攸行周  
誅成王聿修厥德漢守三章之約唐垂六典之  
文蓋爲政不在多言而得師莫若近取故事條  
于魏相功致中興奏議採諸宣公善同已出伏  
念從彥望歸山斗學沂淵源養靜羅浮閱古今  
之變傳心伊洛探性命之微恩授屢辭行修且  
繫江湖跡遠雖絕意于功名猷畝情深猶未忘  
乎

君父仰圖獻納爰効編摩惟

藝祖之開基類神堯之啓運天命歸而人心屬德  
邁前王大綱舉而衆目隨功蓋雜伯

三宗纂序厚澤幾百年

四葉重光太平如一日

子述

父父述

祖聖之相授其道同禹紹舜舜紹堯世之相後其  
揆一將遵堯而立極乃稽古以名書具陳開國  
之彛章附載名臣之論建大而郊廟宮掖下逮  
州郡之儀次則治理人才遠及邊防之務悉分

條而寓諷或釋言以辨微紛更近戒于元豐恭  
儉上循乎慶曆始末釐爲八卷反復奚啻萬言  
憂時如劉向而道固醇論事若杜牧而言則正  
歲當丙午載筆已成地僻東南食芹未獻若人  
旣遠此志弗磨史出名山宜歸藏于  
秘府經存古壁終流播于儒林道豈遂窮事如有  
待茲蓋伏遇

○○○○

綏猷清穆

受命溥將

仁孝出于天成

忠厚本乎家法陳師講武哲清幽朔之塵養士  
右文期續陶唐之緒昔楊時載道已見表章而  
朱熹紹傳亦蒙

簡拔學術旣同乎師友遭逢豈間於幽明用陳  
巖穴之蠹殘少補

裳衣之神化身雖不遇言固可行伏願  
陟降若思

儀刑如見毋恃德澤而自逸毋輕法度而屢更  
主善無常惟精惟一

典學有獲乃聖乃神

讀其書懷其人蒲朝布有德有言之君子

繼其志述其事萬年固丕承丕顯之洪基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

謹題爲校勘

孝宗實錄事臣惟今日之

實錄即後日之史書所以傳信于天下萬世者也此豈容以一人之私意參乎其間哉昔者

武宗毅皇帝即位之初纂修

孝宗敬皇帝實錄臣以非才濫與其末于時大學士焦芳依附逆瑾變亂國是報復恩怨旣已毒流天下矣而猶未足也又肆其不逞之心于亡者欲遂以欺乎後世其於叙傳即意所比必曲爲揜互即夙所嫉輒過爲醜詆又時自稱述甚至矯誣

敬皇而不顧凡此類皆陰用其私人騰寫圈點在纂修者或不及見惟事之屬臣者雖甞勉載筆不敢有所前却而其他則固非所及也茲者恭



遇

皇上入繼大統 勅修

武宗毅皇帝實錄

內閣所藏

孝宗實錄副本例發在館騰寫人員及合用紙札之類不煩別具欲加刪正此其時矣伏望特旨將

內府所藏

孝宗實錄正本一併發出仍

勅總裁大學士楊 等及此時曾與纂修備諳本

末者數人逐一重為校勘凡十八年之間

詔令之因革治體之寬嚴人才之進退政事之失得已據實者無事紛更至若出焦芳一人之私者悉改正之其或雖出于芳而頗得實狀者亦自不以人廢則為費不多事亦易集使

敬皇知人之哲無為所誣諸臣難明之迹得以自雪而人皆知公是公非所在不容少私如芳者縱或肆行于一時而竟亦莫揜于身後庶乎

孝宗一代之書藏之中秘而傳于無窮者必可據以為信矣不然萬世之下安知此為芳之私筆

也哉仰惟

聖明臨御以來

先朝積敝釐革殆盡惟此關係于

國典者甚大爵而未白臣竊惜之儻

俯察愚言惻然

允納亦

初政用慰輿情之一助也

郊祀議

謹奏爲慎重 祀典事本月初十日欽蒙

皇上降制以

郊祀典禮下詢次日又領禮部膳黃

勅諭臣伏讀而歎曰古禮之不講也久矣

廟謀之下及也鮮矣今乃

親發德音特據禮以復古而又博謀卿士必欲求

其是焉臣用是仰見我

皇上真聖不世出者也志將大有爲者也事必師

古將舉斯世于三代之隆者也自惟愚陋雖不

是以仰禪

廟謀顧備員講讀執經

左右敢不即經義以對臣謹按禮記言祀典者

其詳於祭法首叙虞夏殷周之郊繼之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是祭天祭地之禮不同矣其曰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而于社則有大社王社國社侯社之別焉是其祭各不同矣又曰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也是祀典不可偏廢矣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

至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是祭天必以冬至其位必於南郊矣而不言祭北之所其在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槁燎祀司中司命觀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而亦不言地惟太司樂冬日至禮天神於地上之圜丘夏日至禮地祈於澤中之方丘以天與地並言圜丘即所謂泰壇方丘即所謂泰折是其時與位皆不同矣而未有北郊之名也至漢匡衡請定南北郊北郊之名始見于此蓋其說出于緯書若不

足據然其言就陽即陰之象則禮之正也自時  
厥後議者紛然互有得失蓋古者祭天地有正  
祭有告祭冬至一陽生天道之始又生物之始  
也故順天道之始而報天焉必於圜丘順陽位  
也夏至一陰生地之道之始又成物之始也故順  
地道之始而報地焉必於方丘順陰位也此所  
謂正祭也舜之嗣堯位也類于上帝望于山川  
東巡守則柴望秩于岱宗武王之伐商也告于  
皇天后土又柴望大告武成成王之營洛也丁  
巳用牲于郊翼日戊午乃杜于新邑皆因事並

告天地有同日而舉者有繼日而舉者此所謂  
告祭也然上帝曰類者謂倣郊祀之禮而爲之  
則非正祭天矣告地而舉柴望祭之禮或社祭之  
禮則非正祭地矣蓋特祭天地乃報本之正祭  
也故辨方正位順時陰陽其禮別而專並祭天  
地因事而告祭也故隨在致虔不拘時位其禮  
合而簡禮雖不同義各有當也此義弗明於是  
有以孟春上辛天子親合祭於南郊而以冬至  
夏至有司分祭者矣若元始建武所行是也有  
請於冬至南郊而合祭天地者矣若顧臨等所

言是也有援虞周告祭之禮以證天地當合祭者矣如蘇軾所言是也此皆後世之謬誤我

太祖高皇帝有天下之初即建圜丘於鍾山之陽以冬至祀

天建方丘於鍾山之陰以夏至祀

地一如古制而因山以爲南北日月星辰太歲諸神則從祀圜丘嶽鎮海瀆山川諸神則從祀方丘天神地祇各從其類而又春分朝日有朝日壇秋分夕月有夕月壇其壇位禮儀具載于存心錄者可考見也至洪武十年復定合祀之禮

### 時以

大祀殿未成暫合祀于

奉天殿十二年正月乃合祀于南郊群神皆從而日月星辰之專祭亦罷今

大祀文合祭

天地文及論中書勅載于

御製文集者可考見也于時儒臣解縉嘗建議請復掃地之規竟亦未行豈禮固以時爲大歟我皇上嗣登大寶九年于茲

敬天

法祖式嚴祀事幽明上下罔不敬格茲者  
大祀既畢

聖心猶若未安欲遵復

皇祖始制以盡事

天之誠且俾人各陳所見夫上下之分陰陽之義  
淵衷蓋已洞然矣臣復何辭然必欲求其是則  
分祀者固古禮之正也分而復合

皇上之獨見神斷殆亦未易窺測者焉記曰惟聖  
人能嚮帝我

皇祖以不世出之聖開創于始

皇上以不世出之聖續承于後

精神之運

心術之動庸有潛孚而默契者乎今之禮樂法  
度悉由

皇祖裁定誠如

聖制所謂爲子孫者雖億萬世所當謹守勿違也  
况茲重大之典欲復其初宜必慎所處矣顧豈  
臣愚所能與哉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  
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  
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母輕議禮蓋饗帝之禮

其難也如此可弗慎歟伏惟

聖明以不愆不忘之心弘善繼善述之道信先王之禮而不泥其沿襲之迹遵

皇祖之制而兼思其更定之由

聖心安即人心舉安而

天心得矣臣無任昧冒惶懼之至

謹奏為陳情乞

恩給假省親事竊惟

國朝之制京官離家六年之上者許令給假省親所以教人臣之為孝也教以孝者所以教為

為忠也然必以六年為限使出而事君歸而事

親並行而不偏廢此法意也臣在

先朝嘗一歸省家居間恭遇

皇上龍飛民物快覩臣父促臣北上以正德十六

年六月二十六日到京過蒙

簡按日侍

講筵繼錄年勞叨秩三品復蒙

聖慈念臣父母年老超越常格錫之

誥命佩戴

恩德以感以慙顧臣遠去父母數千餘里祿養弗

親音問鮮至中夜長懷淚垂枕下久欲乞歸但以

聖學方勤未可先身圖之便兼且年例未及不敢傷

朝廷之公黽勉供職憂思萬端今年六月及六年之期方欲具疏陳情適遇吏部員缺廷薦謬及

詔令遂下服任伊邇圖報愈難正宜在公匪懈詎敢更及已私柰臣分薄福過灾生不幸於八月再喪妻室一子幼小呱呱無依臣父母一旦得

此凶問必加驚悼意鬱氣衰可慮尤甚用是數月之間隱忍躊躇尚未敢以喪告臣之處此實爲不堪臣嘗聞李密在晉時爲祖母劉上表有云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今臣犬馬之齒纔踰四十

聖明在上未即棄置竭其駑鈍承事

左右尚將有日臣父年八十有五臣母七十有七來日無多萬一不測見面無期臣抱終身之痛何以自贖此臣至情

天日可鑒仰惟



皇上大孝遠邁百王錫類因心有感必應用敢輒  
瀝誠懇冒瀆

宸聽伏望

特降

綸音容臣照例給假歸省兼爲妻營葬事畢之日  
倘或親年尚可支持自當依限前來供職豈敢  
久曠歲月以負

陛下知遇之恩哉臣不勝迫切祈懇之至

謹奏爲陳情乞

恩請給

誥命事臣以凡庸謬蒙

聖恩擢至今職感激方深圖報無地茲復昧冒輒  
干

宸聽臣父先任雲南府知府致仕見年八十有

三臣母婁氏年七十有五臣自正德十二年給  
假歸省留侍五年恭遇

皇上登極臣父促臣前來供職逮今又踰四年雖  
平安之報每聞而喜懼之私日切欲復歸省年  
例未及况遭遇

聖明方侍

講讀未敢言私近該吏部右侍郎溫仁和以父  
溫璽年及八十陳情乞封荷蒙

特恩給與應得誥命臣為親之切與仁和之情因  
同而臣父之年視仁和之父尤老倘有不測自  
憾無窮仰惟

皇上以孝為治恩及萬方臣忝侍從日瞻

天表既有至情安敢不以誠上達伏望

聖慈審察特

勅吏部查照溫仁和近例頒賜臣父母應得  
誥命猶及生存之日與霑曠蕩之

恩庶臣為子之情少獲自盡益得悉心供職以圖  
報稱于萬一矣臣無任戰兢祈懇之至奉

聖旨董玘日侍講讀多效勤勞伊父母并應得誥  
命都給與他吏部知道欽此

謹奏為乞

恩請給

卹典事十月二十九日得臣兄書云臣父於本年  
九月十九日晨起命具牲醴于祠堂乃易新衣  
親詣祖考前拜告畢回至堂中令設寢席至晚  
瞑坐而終臣發書驚仆幾至隕絕臣父素無疾

病老益康彊視聽精明行步輕便正德年間臣  
嘗給假歸省獲侍家庭六年恭遇

皇上登極臣父謂

聖主不世出即促臣北上及叨侍

日講荷蒙

特恩錫臣父母

誥命封臣父爲通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  
學士臣父初以進士歷官知縣御史知府致仕  
暮齡乃得進封三品榮幸非常感佩

恩私

天高地厚每每貽書諄切戒諭令臣勉修職業以

圖報稱于萬一庶幾忠孝兼盡勿得言歸昔年

臣妻病故臣欲給假送幼子臣父復以大義責

臣臣竊思

君恩未報父命且嚴遂不敢乞歸又自以親年雖  
高幸各康健如天之福冀可遂孝養於他日不  
意臣罪戾深重臣父遽爾見背言念及此五內  
分裂終天之痛其何能及臣查得

大明會典凡兩京三品文官并父母曾授本等封  
者俱照例祭葬又查得

經筵日講官員父母病故例得祭葬嘉靖四年禮部右侍郎李時母邊氏病故請給

卹典奉

聖旨邊氏准照例與祭葬李時日侍講讀多效勤勞着馳驛去伊父李蔡還准與應得贈官誥命并祭一壇欽此臣備員

講幄十年誠愧淺劣無所裨補但比之李時事體頗同歲月仍久而臣父在嘉靖四年已封三品視未嘗授本等封者於例尤協伏望

聖慈憫臣哀苦

勅下該部照例准與

卹典則臣雖不能致孝養於生前而臣父猶得沾被

寵光於地下臣與子孫世世仰戴

聖恩無窮矣臣稽顙流涕不勝昧冒祈懇之至

謹奏爲謝

恩事臣於去冬十月二十九日聞父喪十一月十四日該禮部題節奉

聖旨董玘伊父准與祭葬著奉布政司堂上官督造欽此十二月初二日工部覆題奉

聖上是欽此該本部移咨到臣因值河凍臣從陸路回還至正月二十二日抵家二月初四日該本布政使司遵奉

欽依事理設備祭品差委堂上官右叅政党以平賚捧

御製諭祭文督率知府等官洪珠等至臣家

賜祭畢伏思臣以一介草茅遭遇

聖明久塵侍從

寵被其身又及其親

封及其存又厚其死不惟臣窮鄉蓬室生輝而

閭閻父老見此稀曠之

盛典亦無不稱嘆第臣受

恩深厚誠莫知所以爲報也

謹奏爲抱衣陳情申請

卹典事臣於嘉靖九年十月二十九日聞父喪具

奏請給

卹典荷蒙

皇上俯念日講微勞

特命禮部查例來着續該禮部題奉

聖旨重珫伊父准與祭葬着本布政司堂上官督

造不必差官還照例與他馳驛去欽此竊念臣  
以一介草茅遭遇

聖明獲侍

於慶十年

寵被其身又及其親

封及其存又厚其死臣感戴

聖恩天高地厚莫知所以爲報退伏田野日惟祝  
頌

聖德

聖壽而已茲復不幸臣母婁氏於本年六月十三

日棄背查得舊例父先故已賜祭葬者母故仍  
與祭一壇并給開塋之費臣叨被

恩寵已踰涯分且罪廢之餘安敢復有陳乞惟念  
生育之恩父母則同劬勞之苦母氏尤甚臣父  
母生前

誥封幸已均霑身後

卹典例應並及

夫恩曠蕩必不獨靳於臣但恐以臣身被誣之故  
而或沮臣母應得之

恩則臣母死不瞑目而臣生亦無所容於覆載間

矣伏乞

聖慈鑒察

勅下該部查例 准與臣母

卹典不惟臣母有知當銜感於地下而臣心跡得  
白尤當効死以報稱於異日矣

謹題爲循

舊典以篤

親親事內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  
太學士楊一清題臣玘等會同太子太保禮部  
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方獻夫等查得

大明會典內一款凡文職本身并族屬有女爲王  
妃及夫人男爲儀賓等項俱各見在及有子孫  
者不許陞除京官又一款凡京官與王府結  
親者改調外任若王府官不拘軍民職但與  
王同城居住者皆改調又一款凡

親王妃父授兵馬副指揮俱不任事及查本部歷  
年奏案並無開載始自何年何人倡議緣由中  
間雖節經與王府有親等官陳奏俱未准行  
止有正德四年本部等衙門會議題准分別名  
號族屬遠近等第迴避事例似爲少寬隨復改

正又查得問刑條例係弘治十三年法司會同各衙門條奏詳定其間所載各項事例歷年承行已久亦非始自弘治年間臣等議得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楊一清所奏無非惇睦族之恩開用賢之路持論甚正陛下降旨特令臣等會議欲廣

帝王推誠待物之道所宜將順但切詳

累朝以來所以不許王親陞除京職或除京職不任以事之意本非以王親之故過為裁抑實以別嫌防微使同姓不相疑二戚屬終獲保

全其間寓意深遠又難以顯言者蓋其初亦非為賢者設萬一有如近年妻姓之徒則

帝王防閑之道似或未可盡畧且王親雖不許任京職往往得為左右布政使其官階二品與在內尚書相等使非區區自懷重內輕外之心則其生平濟時行道之願亦不可謂不得盡行矣伏讀

詔旨所謂推誠防閑二者淵秉固已洞然况事干宗室臣等擅難定擬伏乞

聖裁



擬李德裕上丹宸六箴表

伏以世道平康周武式銘盤之義帝德廣運虞益  
進行舟之規蓋願治之君雖無虞而抑畏故責難  
之端必先事而防閑恭遇 ○○○○ 紹累世之  
弘圖嗣無彊之歷服發強剛毅微柔懿恭法易象  
之健行不敢遐逸知春秋之正始厚自矜持化已  
溷於無爲德尤貴乎有養臣身蒙寵渥世受  
國恩臣祖栖筠曾稱直於聖祖臣父吉甫實贊  
治于憲皇雖竭肱股之勞莫效涓埃之報情徒  
內激貌實外慚身遠龍顏不能如仲山甫之補職

心在王室固願學魏文貞之愛君爰撰六箴用整  
一得竊以夏禹勤邦乃百王之模範周文卑服實  
萬世之儀刑却馬還珠仰賢王之德去凶舉愷誦  
聖主之明示物脫身斯亦危矣識容進飯惟曰殆  
哉比頹喪邦齊宣之覆轍從善興國漢祖之弘規  
咸取大端兼益管見稽古事而可法可戒切君身  
而爲師爲資勸勵精則曰宵衣規端表而名正服  
罷珍玩之獻所寶惟賢納規誨之言有善必納辯  
別邪慝武嚴兩觀之誅防杜細微永絕冷淵之禍  
取遠徵近屬事比辭顧狂瞽之言竭心力以奚補

然、聖明之主察芻蕘而無遺誠不敢比蘊古之  
大寶歲竊亦自附九齡之金鑑錄用名丹宸少裨  
淵衷伏願 致謹於不見不聞之天屢省於有  
為有行之際張之便殿用代忠諫之屏留諸 聖  
心不忘敬義之冊三鎮聽命益恢 憲祖之弘規  
四海歸心永保 文皇之丕緒謹以所撰丹宸六  
箴隨表上進以 聞

中峯文選卷之一

會稽董玘 文王著

武進唐順之應德選

序

送戶部員外郎李士達歸養詩序

南陔廢而孝友缺其誠然哉予幼識陳君時周時  
周閩產也棄御史歸養者十餘年矣後與李君士  
達偕舉進士數歲復棄地官郎歸養士達亦閩產  
豈南陔之廢獨未廢於閩哉孝友性也而至於缺  
也夫有所溺也孟軻氏有言知好色則慕少艾有



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凡溺於物者皆孝之妨也而仕為甚壯出孝歸絕裾弗顧者多矣有不溺仕以妨孝者可不謂賢哉莊生稱子之愛親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其致一也豈仕者皆不可歟古之君子或以身殉國匪曰忘親或為親終身不仕匪曰忘君亦揆諸重者而已矣薄於親而厚於君世未之有也二君之於仕嘗卓犖著殊績顯庸有日矣而皆以親故去可謂能揆其所重而無所溺焉者也說南陔者曰孝子相戒以養也夫待於戒而養已不得為純孝矧溺

焉而弗顧者乎若二君者豈惟無所溺蓋亦無待於戒者也可不謂尤賢哉然吾聞時周之歸甘貧守志其事毋所謂啜菽飲水盡其歡者士達家素饒能備物致養非時周比雖所以為孝者不繫於物然推人子之心時周視士達何如哉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皆非也士達之歸縉紳多嘆息稱其為賢者侈諸歌詩總若干篇蓋皆取於南陔之義云

贈易欽之序

太史易君欽之以親老請告歸攸朝士王明遇而

下五人以古者贈言之義役予蓋君於五人者為同鄉於予為同官又皆同年也予在同年中最為蹇劣且寧親予告之榮館閣諸先生既有述矣其何以為贈念幼時侍家君遊湖湘道出攸熟其山川也為君道其素宜樂聞焉攸長沙南鄙也其山皆畏慮施靡蕩若不相屬深林翳木蘄巖參差溪流瀟瀟走山下漂疾而清淺不任大舟然其地幽且沃宅於是者固以為它土莫之若也使出而觀于湖湘歷九疑浮洞庭極瀟霍為都會者八九有不嘸然自失者乎夫觀於湖湘者固不知有天下

也使出而窺觀于天下循金陵涉汶泗歷燕趙齊魯之墟登泰山以臨滄海必又且嘸然自失矣傳曰升東嶽而知衆山之崩摧也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汜也故不觀於湖湘則知有攸而已矣不觀于天下則知有湖湘而已矣夫士之於學亦若是君固攸產發解湖藩北遊於京師遂成進士讀書中秘官侍從又嘗出主錢穀于南山川之勝都邑之富所遊歷廣矣其亦有所感乎夫曲藝小技皆可名也致用則末矣智效一官行此一國皆善也舉大則偏矣其居以實其容以虛其往如登其益

如下察古今之人至寡能備於大地之美斯學也已  
彼安於技藝而已者是知有彼者也效一官比一  
國而已者是知有湖湘者也惡足以語海嶽之大  
哉君力學而師古將志乎其大者茲之歸也吾恐  
彼之山川不能克其目矣

送少叅彭君之福建序

今天下藩鎮有兵寇之警者且半焉其無事稱寧  
地者兩浙廣閩山西及陝而已爲吏者爭樂趨之  
然廣雜徭徠陝備胡且深山長谷有狎伏焉未可  
謂無事山西則寇嘗一窺之矣兩浙固晏然而爲

財賦自出之區程督繁委綠茲通帶至不可勝詰  
吏干是者亦難且勞矣惟閩處僻遠而物產之富  
服食之華爲東南一都會其寧且逸諸路不如也  
今年秋安福彭君師舜以祠部郎中擢福建左叅  
議其地寧且逸既人所樂趨而叅議守一道階崇  
而事約宜意得其甚而君楚然獨若有憂者或恠其  
故曰往時天下承平雖窮邊遠徼與中土無異不  
獨諸路爲寧地也今近畿之民至去而從盜山東  
河南皆襟喉地蕩爲寇衝豈一朝一夕之積哉朕削  
之政釀之也而諸路以險僻適幸無事然其民之

疲病亦甚矣而今多墾是地一切蠲貸之恩勢不  
得有所計吝其無事者國用且仰給焉則一切經  
入之征勢不得無所偏急以疲病之民而應偏急  
之求其不堪也審矣夫民猶水也疏其流防其溢  
則水患絕矣待其奔決而後治之其爲力難易矣  
管子萬歲今山東河有之事是已而世之職理民  
者幸其未決也則曰是寧且逸而弗之圖不已過  
歟且前事不遠正統末閩中之寇害劇矣而循頌  
間出爲梗者自昔猶然疏而防之此非其時乎語  
曰不壅于山而屢于堙參議者獨得而不憂也時

閩之人士既喜得君及聞其言若是又益喜相率  
屬予文贈之君家世多顯者簪笏之盛著於江右  
而君起名進士歷官皆有聲如其言茲之往也其  
為政可知已然則閩中得新參諸路乃不如也

洪氏新譜序

此增城沙堤洪氏譜也洪氏舊無譜譜而存之自  
翰林君始也翰林君而上六世爲治中君始遷沙  
堤是爲高祖以世圖而系之更五世則別爲圖罔  
於譜者凡九世治中而上不載焉非畧也不可待  
而詳也隋唐以前圖譜有局卽令史有員知撰譜

事有官故言姓氏者詳焉自譜法壞族衍而世遠  
固有蒙其上世所自出者矣雖世稱顯姓巨族者  
猶然不可得而詳也不可得而詳詳之乃誣也自  
吾謹其世圖其可詳者而存之後之人又謹其世  
圖其可詳者而存之則譜不廢矣若曰蒙其上世  
所自出也沮而弗為數世之後必且併吾之所可  
詳者而忘之矣後之人又曰蒙其上世所自出也  
沮而弗為又數世必又且併後之人之可詳者而  
忘之矣是終无譜也昔人稱歐陽氏譜法最善亦  
存其可詳者而已是譜也蓋效而為之參以己意

斷自治中而下其名迹卒塋或存或亡或備或畧  
謹而誌之以附圖後而共祀之等數及家世遺文  
之足徵者亦錄附焉而湛氏乃今有譜矣然譜者  
將以重本睦族教其世者也若振其先德以求于  
聞者不顯在譜也湛氏世多陰德自遷沙堤未有  
顯者久而大發翰林君以文學行懿著名史局今  
天下皆知有沙堤湛氏者自翰林君始也而近世  
之為譜者徃徃求附于古聞人而忘所以自振其  
世者陷于誣而不已也亦惑甚矣然則使天下皆  
知有沙堤湛氏譜而效為之者亦且自翰林君始



乎故為之叙因以風焉

新編古表序

舉業非古也使因是而求諸古亦足少變今之習矣古義古論近有梓行者獨古表未之及吾鄉徐君良節始為此編而謝君汝容刻之於乎士誠志乎古則從事于舉業者孰非吾精義致用之資不然則先王之四術亦假仁之具耳奚取夫古為

送鷺湖費閣老序

正德九年夏五月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費公去位朝士大夫聞而疑之或曰公遭

遇最早相

天子未久不宜去或曰今四方多故如公者不宜舍之去夫謂公不宜去者以年謂不宜舍公去者以才予獨以為以年以才殆天所以蓄公之用於方來者乎雖去可也古之君子其志未嘗不在乎天下而於去就之際毅然有不可奪是以進難而退易而况大臣之進退閔平生民之休戚氣運之隆替又有非已之所能與者昔司馬公退居洛十五年一旦復起遂成元祐之治蓋其身雖退而其所以繫天下之望者愈重居閑既久閱歷天下之

事益熟其成元祐之功者以熙寧之退也公抱經  
濟之才甫弱冠狀元及第及拜相也年財四十五  
在位多所匡正卒以不合去自 國初至今以狀  
元位宰相者有矣有年如公者乎禮七十而致事  
或年已及猶未謝去有去如公者乎去如公者有  
矣其年與才有可待如公者乎夫事之異於常必  
有不偶然者盈虛消息乃天之道安知公之去將  
不如司馬之事乎此固天下之所望于公者而公  
亦宜以自處也予在館閣辱公之知為深既不能  
留公之去故於贈言也不敢先其私而獨以天下

所望于公者告之且以釋朝七大夫之疑云

壽幸君序

予同年沈君景明以治寧州有聲 召拜駕部員  
外既至予往勞之且問其獨以何術理也景明笑  
曰吾非有異也始吾之往也人皆感之曰艱哉予  
之為是州乎其民黠而辯冒而慳少弗當其欲往  
往矯虔翼姦以與守角蓋近始易縣為州而無教  
於頑是不可以恒理理也吾雖未以為信而不能  
無疑於其言及涖州之數月見有幸秦者博衣而  
麗眉其言若不出口曰謂州之民黠而辯也何以

有是人也又見其雅質不斷給賦稅外足不一至  
公庭曰謂州之民冒而憤也何以有是人也其行  
於家也家之人宜之行於鄉鄉之人宜之有所利  
於人未嘗與之爭有所弗平於己未嘗直之訟曰  
謂州之民皆矯虔翼姦以與守角也何以有是人  
也因自念曰彼其黠而辯也是折之不當其情也  
其冒而憤也是使之不以其道也其矯虔翼姦以  
與守角也是行之上者誠有拂其心害其生也安  
知夫人之不可為宰君乎於是釋然無疑於前之  
言而一以吾意理之卒亦不見有所謂黠辯冒憤

如前之言者是雖若無與於宰君而所為充類揣  
俗資於吾者多矣故亦以稱理吾豈有異哉予於  
是歎景明之善為政又因以誌宰君之為賢父之  
景明借一士來曰是宰君之子元壽者也卒業成  
以其父年屆六十未能歸為壽也願一言以慰  
思予曰景明疇昔為予言宰君者可以為若壽  
率履厥素百順攸崇獨壽也哉乃遂書以遺之  
且以為寧州之人之勸也

送翰林修撰唐君守之使朝鮮詩序

今天子嗣統改元嘉靖將頒詔令于朝鮮故事率

以文學侍從之臣為正使於是翰林修撰唐君守之被

簡命仍

賜一品服以行館閣元老而下申以歌詩俾玘為之序惟昔漢文帝起自代邸欲鎮撫諸侯四夷而尉佗乘呂氏之誄據南粵與中國抗于時舉可使粵者得陸賈以往賈名有口辨且嘗使其地為佗所敬禮遂令去黃屋稱臣奉貢職皆如意指後佗居國雖詭竊如故而賈自是名聲在漢廷籍甚班史傳其事特侈言之後之奉使遠外者爭慕賈以

為賢

天子龍飛藩邸無異漢文之於代君被使命殆與賈類而較其時與事則有大相遠者朝鮮自箕子啓封衣冠禮義非南粵比世修臣職遵正朔非若尉佗之驚僭

聖神更化不旬月而巨姦宿蠹翦剔亡遺四方黎獻訢然如夜而復旦盲而復明鴻休遠業方將視法三五超漢文而上之而君以狀元及第擢官侍從老成重厚富于文學非必如賈之嘗使其地而遠夷聞其名者已蹶然矣茲之往也宣布

天子之威德使知今代有

聖人者出奔走効順益輸畏天之悃其所以稱

上旨尊

國體揚文采于殊方者又豈若賈之僅能以貌屈  
佗而詭竊如故也哉然則賈之事未足慕也夫與  
鼓瑟者游而語操刀是失言矣故玆於君之行不  
敢指異事以贈而獨借賈為諭云

### 崇德縣志序

正德丁丑冬十有二月崇德縣志成縣令洪君異  
以提學劉公命采請序縣故有語溪志志以地名

宋淳祐間所修也顧其事止于宋歷元迄今三三  
百年洪君始續為之志名不以地而以縣者從今  
制也夫郡邑之志猶國之史昔人有是論矣國不  
可一日而無史而邑之志乃至曠數百年而或闕  
豈為之令者類弗知志之為重且急哉故其心固  
曰以數百年之放軼一人之力何能為而或不  
然者則曰非吾一人之責也以傳舍視官日惟進  
取之為慮而何有於志夫使為令者皆若是則一  
邑之文獻其將遂泯歟若曰吾力雖弗能也集衆  
智則力必舉督責雖不吾及也職思其居則將有

不能一日以安者而况數百年乎夫力弗任之謂弱慮弗存之謂私天下之事因仍渙散莫執其咎以寢趨於潰散而不收者蓋多類此豈獨邑之于志哉夫志一事也弱且自私則弗及成又况其大者乎予既重斯志之成因竊識其所為感者以為之序至其義例之分合事辭之易實紀次之先後不類他志觀者當自得之不俟予言也志凡五卷任修纂者前感恩令蘭谿董君遵及庠生數輩皆請于提學公者洪君自通州學正遷令崇德廉平民甚宜之今以治最徵提學公前太史也以斯文為任志之成洪君蓋有所受云

送王朝宗擢寧國通判序

樂慶內而輕外凡仕者皆然畿縣之吏其品秩加外一等然而莫或顧之豈固輕於外哉亦病其難為而已夫政令始乎朝廷終乎縣然行之於外力可為者無弗得為也若畿縣則異於是害或庇之利或操之練則令廢競則禍身夫以光武之賢明而強項之令猶見詰責况其他乎以令且若是若為之丞者其職滋下其勢易陵呼而踧踖問而吉嗒苟得免於束縛捶楚則幸矣又敢守法奉公爭

利害左右令以從事哉故言為縣者以畿內為難  
才智之士多不樂處之夫病其難為而處之者又  
不我才智此畿縣之吏所以多不稱也慈溪王君  
朝宗尚書之孫僉憲之子幼騰英聲抱藝不售卒  
業成均阨窮且久乃從銓曹選得畿內宛平丞人  
皆感之曰子淪於卑冗而又試於難其遂殆哉君  
不憚不隨居數年僉然稱能更馬適以憂去服闋  
復為大興人又感之曰性幸免於殆而復試於難  
茲其殆哉君為知務以有澤以一縣之難為于  
人若不能一日以居君為之而優裕再試而益振

非其才智有加於人者能然乎於是銓曹異之秩  
未滿擢寧國通判行且有日司封楊名甫其戚也  
屬予文贈之予曰以為縣視郡其難易可知也以  
為判視丞其難易可知也寧國固南畿地以大興  
宛平視之其難易又可知也為其難且焯焯如是  
何有於彼哉然吾聞子產示警于成終安恭致戒  
於休勞夫善射者其始穿札沒羽而末之不能當  
魯縞御者歷險馳峻疾徐中度而平原乃有銜檠  
之變仕之道固亦有然者矣夫愛其始而欲久其  
道君子之心也是不可無言以規

送章騰霄序

予垂髫時侍家君于滇則辱與章君游迨今二十餘年雅相知厚其為人雄傑而不肆言論弘辨而不詭自為諸生時固已才厭流輩吏于其土者民隱土俗有所微闕鄉校之事欲有所自輒推章君先其名蒸然于上顧省試數不利貢次且及君雖隱忍以就察其意甚恨及遊太學從順天鄉試遂中高選人乃歎其挾負識異卒能奮跡不苟沒也蓋君自是益自負剋意力學縱獵古今書而發之為文盡脫去舊習壬戌歲予見之京師觀其所為

文竊駭異之謂立可取進士顧又數不利已未之試名在正榜列矣又以嫌黜往來淹留京師者十餘年而君亦垂老矣今年春乃就吏部試得四川中江令以君所素負其心蓋深以不得進士為憾然如君之才其所為自表見者豈必進士哉夫自有進士科以來登選者衆矣其人不必要有聞聞者固不必皆進士且古之賢令子康以府史魯恭以郡吏衛颯以能案劇第五訪以功曹童恢以州辟此其人皆不出科目然皆卓然表見于後世徐淑之孝願景莊之及第固無稱焉然則人之所以



能自表見者不繫乎進士繫乎其人也審矣今天下之民困窮已極為令者不能布

上德以為民利反朘削焉譬之木方滿斧斤相尋于其上而不彫盡者布矣君之才為諸生時已蒸然不可掩今自為之得行其志其肯循衆皐皐然自利已乎吾知巴蜀之間有以才能自表見卓然追古賢令者必章君也果如是其亦可無憾焉耳矣

送少司寇張公致政序代人作

子瀕海人也蓋嘗登吳山而望下臨海門見賈舟

張帆自遠而至俄頃轉數百里抵岸奇貨山委市者鱗集慨焉樂之乃下從舟子而問焉曰尔獲利不既多乎舟子呀然笑曰子覩其利惡知其害之倍也夫天時適逢舟楫无害出入有駟贖累貨豈不誠利也歟乃若盪泊淺渚四顧無侶風撞濤擊靡靡靡日子知之乎洪濤瀾汗上下峽岷蟄涎解駘存亡瞬息子知之乎羊太載盈馳驅角迅衣袂不戒為魚龍獲子知之乎自吾固往于海者多矣蓋有一往而覆焉者矣有一往而迷其利再往而覆焉者矣有再往而迷其利數往不已卒覆焉

者夫若此者利之倍於害耶害之倍於利耶吾幸而先登于岸不覆厥載子適見之而謂皆然乎子於是憮然嘆曰嗟乎仕宦之道亦若是矣往而不知止溺而不知返其亦殆哉厥後子入仕途迨今三十餘年以所聞見徵之或滯於一官偃蹇數十年而不振遂以淪沒或乘時奮庸而歲九遷一職以仆或宣力畢知逢禍不虞或祿位已極功成名遂終陷險難其遲速得失沉頓糜摧亦何異於舟子之云而先登于岸不覆厥載者何其鮮也蓋吾乃今於張公應祥之去見之公奮自諸生以擢進

士兩宰大邑遂拜監察御史久之擢吾浙按察副使召入為大理右少卿尋進左轉左丞相御史拜進右副已復為大理卿遷刑部左侍郎出入中外者二十九年位秩之崇聲名之榮疇能逮之茲以目青年甫六十四遠乞致仕以去蕭然長逝節完而名全仕宦若此可不謂誕先登岸不覆厥載者邪而或者猶以公位未極為憮以公操履堅綜練久年未至而為大理為侍郎皆席不暇煖案事于外其勤且勞又如此使其干進務入何階不陟然而不自止則入海迷其利而數往者是也公何居

馬况茲之歸葛巾野服自肆于沮洳之野孰與夫  
波濤峽嶮之危雲門芒谷荷亭竹榭孰與夫舟居  
海宿之愁苦烟戚故舊聚處而談笑心怡神愉孰  
與夫蝓涎鰐齧濡初終日之虞不迷其利固無其  
害不居其榮豈有意乎其辱哉夫居易香山之約  
日知臺池之飾皆昔之同官而能止者也祖疎傳  
而嘆息送李尉而盈塗情之所不容已者也招賈  
之文望海之詩寓言以達志者也予與公為布衣  
交再會于蜀而同官于此念始者傾蓋海濱後公  
來為憲副實理海道固熟觀於海者于其歸輒以

是為說正德己巳七月二日

送唐虞佐宰郟城序

玘幼時過蘭谿謁聽菴鄭先生先生家君之同年  
而虞佐之外祖也因以識虞佐別七年而同舉于  
鄉再同試于禮部玘愧先升焉後三年虞佐亦成  
進士胥處于京師時時相過從劇談甚歡也未幾  
虞佐出宰山東之郟城聞過言別玘既惜其去察  
其意若甚有憂者竊怪而問之曰吾有所難思之  
而不得其說也夫當官蘄慎吾志也是所能勉簿  
書之煩綜理之勞吾職也是所不辭進退俯仰於

人亦分也所不敢恤吾所謂難而甚憂者以勢之不可行也夫受

命為令政令之下不成於我乎民之豐約不懸於我乎吾所得為吾可為也所不得為其若之何然吾雖不得為固亦吾之責也往歲旱災遍四方山東尤甚民之相率去而為盜者衆矣而稅例如故死名之征日有增焉吾忍視其彫盡而不言乎言之且不見聽寧獨不聽而已必且以為罪以令之微臨其上者皆達官也吾能抗乎順之吾不忍民之重困也且吾詢邾之遊寓于此者謂邑久廢敝

民又健訟茲之往也舊一弗更大事殆乎弛小事殆乎遂將更焉民未吾信必闕然以為厲已吾其何從乎嘻吾家食時縣之吏厲民者怠若職者心竊非之謂使吾當其任雖不敢望古之循吏亦能使一邑之蒙其澤也今自為之其難又如是竊憂將負其平生而慚令之名也故就着壽之玘曰子弟往吾知邾之民其有瘠矣玘居京師數歲見出而為令者多矣其所憧憧于慮者非趨走承奉之事則旌獎求薦之圖也有憂及於民者乎子乃不然邾之民其有瘠矣夫旱乾苗稿桔槔必有所濟

浮乎江湖一壺有力馬令之於民豈特桔槔一壺  
比哉且子不見夫御者乎馳驟不已銜敝縶脫馬  
力盡矣如是而易以造父猶不免於敗必休馬更  
轡而後進嗟乎今之民其亦銜敝縶脫之時也子  
往焉其忱恚申其辭諭有所征於上必思所以爭  
之爭之而不從將不以為罪知其固為民也有所  
需於下必思所以寬之寬之而不免將不以為厲  
知其非為已也事事而爭之雖不必皆從然而從  
焉者有美事事而寬之不必皆免然而免焉者有  
矣夫陽城囚而部使去今在上者豈無若人哉夫

兕寬免而輸租者纒屬不絕今在下者豈死若人  
哉惟奉公之意不勝其進取之心則懼有所拂乎  
上豈弟之心不勝其自營之私則病死以濟乎民  
子既死是也而何憂難行也哉夫以已因乎時者  
中人皆然也惟不已時易已如陽城兕寬者斯見  
稱耳彼二子之所處夫亦豈易歟吾子免之張弛  
之道因革之宜是則在子微子死以瘞若民而任  
令矣虞佐起謝曰君言得之矣吾將行焉且將以  
質于外祖遂呼筆書之而去正德四年春三月  
送雲南守劉君景晦序

吾鄉劉君景晦嘉落士也少挾竒負年幾四十始成進士益底厲檢押欲自表見及官刑曹曰吾寧不能析律骹令采譽稱毋害哉顧吾心不可故折獄獨不為竒請他比一視法上下自為主事為員外即為郎中比然今年秋擢守雲南郡或私謂君得免難遠道與劉笑曰受

命為守敢憚遠為然則易遠方歟曰棘爨亦吾民也吾何敢易或以語予予曰君言固當且不見夫為車者乎輻枳輻軫式鞅木皆可為也至于為輪其材必以檀非是不斲則折矣豈非以其材堅其

行遠完父也哉用君子遠殆類是矣且家君嘗為是郡其政與俗吾知之凡郡之所轄為州者四為縣者九而地之所出民之所食者不能當中土一縣環十里而為州及三四里而為縣其始特為控制夷民之慮故以吏多而安而其父也民亦以吏多而病矧郡居藩省下徵役視他郡恒倍焉而皆取之披氊椎髻之民役有吏而歲無休疇亦病甚矣然而其民擔負茹菽忍死以趨事而不能自達者遠故也而吏于其土者水涉山行萬里戒朝奔夜變更寒暑而後至道塗之險凌冒之虞接于

其形而動於其慮其不私便其身圖而修百姓之急者小吏百一長吏十一而黜陟之典又常不當于幽明亦准其遠也民以其遠既病而不能自達故盜恒多吏以其遠既至而推身之圖故政恒廢蓋家君之始至也幾不可理咨弊而搜擱強而決逆罅而慨藉侵漁蠲逋負倉庾出納賦役下上凡有司之政一更其舊而民少息茲家君去郡又十餘年其所規立存與否予不能知然民告病如予所知者必益以甚矣蓋其勢非得賢守制力堅而幹局完者無以宣上德而懷遠民宜君之往也夫

古之立功名者固多奮迹行遠君不難遠道豈為私便之圖不易遠民必有惠綏之政吾知其宣力致遠卓然自表見而起任大車以載之功者於是乎在中士樂郡夫孰不能之也邢劉君聞予言而獨喜固邀書以為贈蓋君之弟嘗受學于家君雅相善也而又踵家君之故郡故遂次第其語以贈之且以詢滇之耆老道家君之事于今何如也

送何君廷綸守永平序

何君廷綸初以進士為南京工部主事遭憂去既而改北部進員外郎郎中在職八年不矯矯以異

不臯臯以隨自其長以及其僚同聲賢之今年秋  
擢守畿內之永平則又曰是且必為賢守蓋其信  
乎人者如此而况予親且舊者乎然而親且舊也  
有愛助之道焉夫司空六卿之一也君所職者又  
其一曹耳職劇而事約故其聲易起若一郡之事  
凡六卿之所統者皆委焉一事之弗集則守之責  
也司空之事君能之矣其它者雖君不自謂其必  
能也然人皆曰是且必為賢守者豈已弗自信人  
顧信之耶夫今天下之民貧困極矣而年屢大殺  
為之上者非惟莫之恤也又從而朘削之此豈其

心獨不仁哉身謀之是便視時上下而易其素也  
是曲隨之過也其有反乎此者則矜其智好頌其  
令嗜欲之不同俗之不宜一弗察焉實置品而號召  
曰善以利民也而民愈病是立異之過也夫君之  
不矯矯以異也人曰是必且有豈弟之心近民之  
政也不臯臯以隨也人曰是必且有廉特之節迄  
康之望也逆而信之曰是且必為賢守也豈人逆  
信之而顧弗自信耶夫事不患其難集民樂從其  
令而已矣民不患其難理事順其情而已矣君無  
變其初而思其復六事罔弗能民罔弗戢其聲益



起安知人之進而信之也又不曰是且必為賢卿乎昔人有言任者小而責之近則人見其有餘作而任其大者或上下一失望若此者則人之信乎君也亦皆曰殆不其然而况予親且舊者乎

送高延平序

高君用明初以進士尹盱眙舉能治劇吏嘉定能聲益起徵拜武選主事進員外即會建議者以中外吏怠于政惟執法者非其人例舉部署之有能聲者改御史以糾不振乃改君御史未幾時議以四方寇盜充斥推守令之牧民者非人于是又舉

君為延平守夫世非乏才也君以部僚奪之為御史未究其用又出為守殆若非君不可者則時之急于用才可知也夫以才見需于時而不自盡以效其才者非夫也延平巖郡也昔人所謂以崇山為郭郭激流為溝池者是已君往將恃其險無盜之患耶今天下之民力盡於役財盡於征變生于窮蹙可憂者不獨湘蜀青兗之間也譬如人之身百骸皆受病而瘡痛先形於一肢徒知一肢之為病而以百骸為無足憂可不可也正統己巳之釁閩中列郡多殘破者獨延平得完固以其險也然

試觀于今其民之豐約休戚于昔時何如也為守  
若令者其政之仁暴于昔時何如也不惟其本惟  
其險保地利而忽人和吾未見險之可恃也凡人  
之情樂則安居安居而驕則亦難御窮則思變思  
變而戚則亦易懷今日之窮民誠順其情節其力  
與財而休息之其為欲易稱其為心易維雖有姦宄  
可不教而弭日恬以蘇豐給如昔時可復也是故  
無盡其力賴其力者亡窮矣無盡其財資其財者  
亡窮矣然則其為郭郭溝池也夫矣雖無險可也  
奚盜之患夫善醫者或以鏡石或以醴瀝案杌要

于去疾善理者或隄其外或紀其內要於救患不  
然延平今固無盜也而何急于用君為

五馬送行圖叙引

此水部正郎吳君出守于夔而同官圖以為贈者  
也曰五馬者漢制太守加秩則右驂而五以為榮  
貴今其制亡矣猶蒙其稱也作圖者五人人系以  
詩五人者與君皆江右之英而同官也董玘曰詩  
不云乎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諸同官之意豈徒蒙  
其稱以為君榮貴也巴執未醜類以比物規事而  
獻藝其道則然其語所以御民者示君歟且民之

服役于守轡則馬也守之加于民上譬則御馬者也雖有天下之善御者不得車馬則無所見其能是故有位與民之為貴也然車馬備矣御之不得其道或敗績馬矧御民者歟為服為驂馬之性不齊而其力亦異均而調之使各中度者在御而已矣柔強豐約民之情不齊而其力亦異度而平之使各得其所者在守而已矣使馬而未其道則曰御者之過也必擇其長者而更之使民而失其道非守之過歟然而民不得擇馬更馬忍死而服役焉豈民固輕於馬歟

者顏淵觀東野畢之御也

曰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皆不窮其力也東野畢之為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已其馬將必佚嗟乎今之守之使民也其有異於東野畢之御乎幸而民不為東野氏之馬乃漠然不加卹焉書曰民可近不可下言御民之難也其弗之思歟夫諸同官之意其謂君曰轡御者禮教也鞭策者刑罰也無轡銜而用策欲馬之中度弗能也芻秣者惠政也馬體必安于車人心必調于馬德化也芻秣之不時人馬之不相得雖執轡而策馬欲馬之從御弗能也造父之御達乎此者也東野畢之御反

乎此者也。夔遠道也。車固馬選。此良御見其能之日也。其將為夔民之造父乎。

### 送葉泉州序

人之相知豈不難哉。自古稱知己不數。况今之世乎。予山居時無它友。獨知葉君中孚之為奇也。及待罪考功。嘗為司封。黃君應期道之二君進士同年也。以予故而加親。於是三人者互稱為知己。既而黃君為文選。遂薦葉君守泉州。泉州黃君鄉郡也。為鄉郡擇守。宜無不至者。豈故以私葉君哉。葉君官大理五年。與人寡合。竟坐謫。前後判二州及

為工部而合者。蓋寡。踴躍然動為人所非。笑而予顧知之。予之知之。猶曰生同里也。少相資也。布衣之交也。而黃君顧亦知之。不徒知之。又以鄉郡屬之。夫以鄉郡私所愛。非人情也。而况黃君無私者乎。然則葉君之始見知於黃君者。雖以予故而其所以知葉君者。非以予故也。蓋葉君少有文學名。又性喜靜僻。偃卧一室。寤寐古人揣摩事變。往往奇中。此予所為奇葉君而知之者。而黃君皆未之許。至其醉酒歌呼。俯視一世。若亡足當其意者。或激為危論。雖觸禁忌。犯衆怒。而不顧。予方以為病。

而黃君乃有取焉豈語所謂和而不同者耶葉者  
行美感知已之難無忘其所挾負使泉之人蒙其  
休澤者皆曰黃君為鄉郡澤宇而必以葉君者誠  
以厚吾鄉郡也則其為知己之報多矣別酒既傾  
卒以送之

### 送葉中孚序

予小學易左右采而無獲侍家君歸自滇聞外兄  
葉中孚名乃操業就質焉于是時中孚已舉於鄉  
不予鄙遂與定交中孚居上虞與予雖異縣而兩  
家介一山相去僅五里許會則姓廢茂林坐溪石



相與講論薰浸確錯暮而忘歸以為常壬戌之歲  
與中孚偕試于春官中孚登進士第拜大理評事  
越三年進署右寺副而予幸亦繼官于

朝退公時時互過從取醪茗解羈寂相咲語吟咏  
為娛蓋自獲交中孚乎今十年居相比業相資志  
相得仕相規久而不厭也茲中孚以職事及同官  
者例左遷將棄予而去其何能無介然于懷耶君  
識卓而氣豪秉剛而趨正絜已而寡合未嘗求知  
于人故人亦鮮知之者是命之下有謂予者曰中  
孚固高士鬱鬱佐一州與庸流俯仰上下又安得



獨自高將戚且不釋矣或又曰中孚素違俗不洽  
且重得罪茲其少自貶乎之二言者皆非知君者  
也夫所貴乎士者內而已不觀於外而前却不待  
於外而卑高也苟內不屈於物斬然而獨立則雖  
處卑位混乎庸流其所為高者固在也中孚深于  
易易為憂患而作其處之之道尤微且密焉當其  
知識所到真能齊得喪輕去就等貴賤蟬蛇汚濁  
而立于群物之表者也顧以是而動其心喪其守  
哉吾觀中孚之未遇也值家中落聚徒教授以給父  
母有人不堪其貧者宜以進取為急然戰藝再北

而漠然不以為憂及第進士而中孚得三甲三甲  
例補外凡同年之在是選者率嘖嘖弗悅而中孚  
恬然不以為憊既而適當選首拜官棘寺于人得  
之則矜喜出望外與時浮沉而中孚澹然不以為  
喜視其自處與未遇時無異此其於得喪之間何  
如也夫矢志而戚以悲一摧而沮以渝皆昧於得  
喪之道遺內而希外者也中孚不為是也養其正  
履其素蓋無往而不全其高也予於中孚知之獨  
深別而索言懷不能已夫古之君子罹遷謫處拂  
鬱者多矣然而德業愈光聞譽彌流不惟不混乎

庸庸而卒任重道遠傑然出于天下者蹇而自脩折而不挫也且平賊往復屈伸相感易理則然豈以中孚之才而久于下位哉予蓋無以為贈往而念茲益自樹立而已美

送劉正郎克立知西安府序

皇上御天下之元年敬修省憲懲刑罰之不中也迺遣廷臣出獄四方獄事而刑部郎中劉君克立拜命之山東至則嚙抵關理冤抑決疑滯多所平反一時人心快之未返命擢知西安府事朝之立或疑曰劉君有特命在外局

不俾終事而遽遷之且今臺史之良郎署之長積日繁功非無人也豈乏一西安守而必待於劉君哉夫朝廷為官擇人舍夫近而取於外者固非得已也西安古三輔之地稱曰天府今之守蓋漢之京兆之任也其民勁悍而尚力惇朴而勤稼兼雜五方之俗非善導而心懷之則未易以使而又當三邊之襟喉軍旅之費轉輸之宜皆出於府征數則民病餉不繼則師疲而扶風諸郡雖守各司其事民均任其勞其所調度而徵發者西安常先之而鎮巡諸司之統于上州若縣之承于下皆於



守乎責成焉非他郡職專養民者比也蓋天下百  
四十餘郡言難治者此其為第一乎而近者歲比  
不登貧民嗷嗷待哺而上之不省至有去而為盜  
者群聚山谷間日以益熾則守之選誠難其人矣  
然世之為守者往往急于獲上重且大者之弗憂  
而趨走承奉以為務具簿書謹儻俯苟應文以免  
責焉耳而附城者尤甚噫守之設誠如是而已夫  
人皆可任也必欲事集而民安即它郡猶不易也  
而况西安之難治非智足以造謀廉足律已惠足  
以任下而材足以濟務者其何以勝厥任哉劉君

自知屯 縣徵入主祠部事改刑部所居有迹播  
宣于上下者久矣昔漢之時潁川名難治常為選  
良二十三日及韓延壽為守遂以大治南郡多盜選  
用蕭育至郡而盜賊靜薛宣自宛句令入補執法  
而知名後出之為臨淮守誠以集事而安民必有  
待乎其人也

聖天子並用劉君之意不在於此乎夫歷險致遠  
而不蹶乃見驥之良遇盤根錯節而不頓乃別器  
之利此正劉君黽勉而奮庸之所也若乃趨走承  
奉求以獲乎上而從衆感文以克責則非今日所

以亟用之意而亦何待於劉君也哉易不云乎告公從以益志也蓋有獲乎上不獲乎下者矣獲乎下而不獲乎上者未之有也於是察友周正即輦咸為四韻詩將寓以贈而屬余為序故推所待於君者告之尚知所懋以究于成

慶王隱君及吳孺人壽序

家君嘗尹徽之黟邑數言徽之山川峭厲清激其人淳樸彊遠不自瑯琊蓋行天下博觀其獨為近實予心異之意其間必猶有履方砥節如古之民者及讀朱子新安道院記謂其賢者務為高行

奇節以不義為羞迺益信今之有其人恨不及一遊其地而訪之茲來京師問諸士大夫聞歛之巖鎮有王隱君號一舫齋者已而其子寵舉進士其鄉戚禮部郎中王君輩以隱君春秋幾六十而吳孺人已盈其數壽而有子可慶也以文屬予於是獲聞隱君之行益詳蓋隱君雅行躬耕有鹿間之操撫二幼弟有劉紆之誼十指合爨無異言猶有獻公之家法少喜為子長遊覽天下名山水形諸歌咏晚乃築室巖溪不復出日訓子弟以義宗黨化焉噫豈吾所謂古之遺民者耶然則其伉儷

借壽克有令子非幸致也予素不喜為壽序感隱君之義故直抒其所懷者然吾聞有德有鄰隱君之所與游當尚有為高行奇節而人不及知者申以問之

贈侍御黃君希武提督南畿學政序

國家重育材之職部使董學政于外者咸慎簡以充而兩畿以御史銓曹諏諸總臺總臺拔諸羣屬而請

命焉非文行卓絕者弗得與以畿甸王化之本尤重也莆田黃君希武宋狀元公度之後入國朝

為翰林左侍御世有其人從祖編修公嚴父君大行公名迹尤偉而君以解元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擢居侍御於是南畿之命授簡于予其卿戚進士陳君士英軍謀所以贈其行者蓋家君於大行公為同年而君及予又同年也世契固厚乃不辭而私於君曰夫士未遇時惟志弗行之愚既有位矣處或非其地行或撓於時抱志卒弗伸者多矣君以育材為職職專且重如是可不謂得行其志乎古之諸儒以經學相授受其材之所就為國數世之用者彼在下者且然矧得位以是為

職者哉吾固知君樂其志之行也然嘗聞之世之  
董學政者大抵詳於考校而忘教化之實嚴於科  
條而無勸沮之道竊願君之勉之也夫今學校之  
教與三代之法固不可得而同矣然而其意豈亡  
也蓋使之誦習古聖賢之遺訓而察言以識諸心  
庶幾乎智仁聖義中和之德考求古聖賢之善行  
而循迹以律諸已庶幾乎孝友睦婣任恤之行博  
觀前古之制度名物而因事以盡其變庶幾乎禮  
樂射御書數之藝校之以詞藝所以驗其淺深取  
之以詞藝所以 其進退而非專責以是也今則

不然講誦猶夫始也綴獵淺近苟資校取已耳考  
校猶夫始也亦苟以是高下之已耳故其教弛久  
而益壞其習非久而忘返華與實違行與言戾亦  
豈獨士之過與夫考校之法古之人弗廢也自一  
年視離經辯志以至於九年知類通達其校之也  
時其成也今於教法之所當及者弗飭弗問至則  
以考校為畢事夫所校既唯以是下非有成焉上  
非有視焉而欲士之自變於習亦已難矣然條教  
之設世亦未嘗無也而不足以為勸沮者法有所  
必不行也必不行而以為教則令格著之教而不

必行則法廢此豈有意於教化之實也哉夫庠序之間有才秀者有庸劣者有少有眊者而科條一施之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拂非獨眊而庸劣者必不能從雖少而才異者亦將以為文具而玩且怠矣及其有不行也夏楚以治之治之而終不能強也則吾亦且怠矣乃并其可以教者而棄之然則豈惟不足為勸沮而已教法之所以廢士習之所以固凡以此也舜之命教胥子也有直溫寬粟剛簡之教其於庶頑也則曰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之欲其並生而弗格也然後威之其教之

之法固有別矣而其心未嘗不欲其同進于文此聖王所以鼓舞群衆而勸沮之者也記曰知教之所由興知教之所由廢可以為師其弗謂是與夫苟有樂育材之心則無為而弗成昔胡文恭振安定之教而東南之士皆本經術行義以為學晏元獻始興教南京而遂倡於天下况今南畿為肇基重地文學固居天下先而君職是以興其教賢材之盛將有振古而出者繼二公之烈而成君之志其不在茲行乎不腆之辭非所以贈君子也恃世契之厚是以敢私言之

送鄢陵尹孫君考績書最還任亭

昔之言治者先擇令以其職之近民也使令無不賢則民無弗得其所者矣然嘗觀於民之所遇其不賢者十五賢者乃百一焉夫銓授之法或取之甲科或選於常資非不嚴也此其故何哉蓋志廣之士恒薄令而若不足為庸陋之流恒自薄而不脩於職薄令者曰是冗且勞又屈制於人未足展吾志慊然日惟擢取之望莫幸留焉自薄者曰吾起卑末縱勤乃事誰知之者亦終於此而已矣故准其身圖之便以為令者類若是又何暇於為民

與故其職雖近民而其所以使之恒若遠而不相聞者水旱厲疫之不期轉於溝壑者相籍於者至去而為盜猶不知恤焉夫民之休戚懸乎令而所遇恒然其何賴哉有存心於愛民者得不惕而思乎惕而思者其肯薄令且自薄乎玆待罪刑曹聞少司寇鄢陵制公稱其邑宰孫君之賢可謂能惕而思不自薄者也公之言曰君以太學生選府軍循經歷豐城懷寧二侯交章薦其才銓曹異之擢尹吾邑吾邑地瘠民貧賦役繁重自君之來民始獲蘇焉其蒞職勤其持已廉其臨政平而果令吾

一邑之民老者嬉壯者作貧者有養強無弗友弱無自靡皆其賜也監司屢加旌獎茲三載奏績得榮書上考還任其為我一言以張之玆方病天下之令不賢者衆而哀民之困窮也安得如君者數十輩布置天下以蘇其民乎且彼之自薄而不脩於職者謂上之不我知也如君者其始人固未之異也能克勤于職而列侯薦其才監司贊其績銓曹最其考而當路如公者又為之表而張之行且復有異擢焉然則何患乎不已知而自薄也哉此可以為世之為令者規矣故不辭而為之書既以

榮其歸且以驗于為令者

送毛推府序

近制策名進士之科者則俾觀政于六曹諸司率半歲而後叙用之今茲銓曹以內外多缺員曠職請先于常格遂以觀政之三月命官者五十餘人急用才也吾郡缺推官久至是得吉水毛君凡吾鄉士大夫之在朝者往候之歸喜而相語曰是必能舉其職者蓋厥祖守滇之廣南厥父為屬浙藩其為政風流雅矣而與君同舉進士者又相率來請予文贈之予郡人也蓋與有其喜者雖不吾請

固願有告焉夫郡有守有貳佐皆獲良焉則治然  
貳佐之職推鞠九重何者獄貴審克而守之所司  
者繁或不及詳重有輕入有出則刑之不平者多  
矣於是有推鞠之官其職則佐也而刑由以平民  
賴以無冤故獨與守埒重吾鄉俗重犯法且事之  
下於理官者亡幾訟庭常閑視浙之諸郡蓋易為  
也昔之能舉其職者固衆然或因其易而憚且矜  
者亦有之矣蓋狹中喜事者則憚其寂曰吾何所  
為即強出黑白以與守抗扶擿細微鍛鍊文致以  
目憤亂而民以擾志廣樂縱者則矜其簡曰是何

足為日卧齋閣間召而前願指教敕頌刻獄具使  
冤者不得吐其臆鞠者無以畢其慮而刑以頗是  
二者雖勤怠不同其失均耳惟不以憚侵官不以  
矜廢事明而有執慎而能斷傲而克終斯其良也  
予家食時見鄉之父老得其良也愛之惟恐其去  
聞有除命則預憂之曰其良以否也今君之去吾  
徒知之者固喜矣安知父老不預以為憂乎未孚  
之先民之情則然也君以主上龍飛首舉之秀  
先其同進受官服政而又承世家之儒業其有以  
協上德察民情振家聲者宜無不至然則吾父老



之喜也有日矣昔曹參相齊大治其去也但以獄  
市為寄而蔡君謨之送温州司理也以與鼓瑟者  
游而言操刀為言者之過况予郡人也蓋亦與有  
其憂者故於其行不敢指異事以贈

壽葉氏母八十序

事無徵不信有徵于人者可盡信乎予處京師六  
七年交游弗知其不文也猥以文事役之至介壽  
之役恒困焉雖數辭去然強而可焉者固多矣問  
其素無弗可稱焉無弗可壽焉事既相類而辭亦  
相襲雖予亦不能以皆信也然而為之稱者非其

子弟則其姻黨非遠官貴人亦章縫之士也其事  
非目所親則耳所熟也可盡疑乎故稱之以其所  
稱而壽焉者亦多矣而未如葉氏母之為予所信  
者蓋徐侍御朝儀於葉氏為姻家其言曰母顏姓  
吾永康巨族壽八十矣歸于葉事夫子如嚴君訓  
二子庠者田者如嚴師飭分守不踰如烈士而群  
于先後也曹若處子永康人為婦為母者類則而  
稱焉侍御信人也其言固可信言之信則其壽也  
宜矣夫以予所不能必信者或毫且期食父特之  
報矧可信如母者耶荀卿有信信信信也疑疑亦

信也予取而施之斯其弗可乎其弗可乎

### 壽吳主事父母序

新安吳棟卿舉進士之三月授工部主事念父母且老即日移病歸歸再期至京復拜疏求南得改南戶部於是棟卿之父存和翁年六十毋鄭六十又六矣既先後迎致于官所乃圖所以為壽者使以文請予聞吳氏之先後多以儒顯名者天衢公在元季尤為虞揭二學士所推重傳六世至翁皆隱不仕而翁隱于賈嘗游齊魯吳越間以貲雄有子二人棟卿其長也資遺業儒而獨與其季賈延

禮明師購異書不靳千金棟卿又勤于其業不數年遂成進士而吳氏復以儒顯者以翁故也新安俗故尚賈今四方之賈多出新安蓋其俗然也微翁雖棟卿之賢欲自奮從事于儒其可得哉且鄒魯之俗及其變也猶多去文學而趨賈章縫之家一失其世守遷為異業或遂以不振者皆是也而翁獨能自異於俗以成其子而亢其宗其亦可謂難矣今之令甲有南北便養之文所以廣為孝也然役于所事而不獲遂其私者亦豈少也哉夫有子而及其成有親而逮於養固人情之所甚榮而

不可必得者况成之之難而得之之難如翁父子者乎然則翁為其難而必成棟卿圖其私而必遂殆天假之者也昔太史公述貨殖命曰素封謂其無秩祿之奉爵命之加而樂與之並也翁固隱于賈而又身享其子之養有秩祿之奉推恩錫類有爵命之加其為樂固非素封比使遇太史公其所以歆豔而侈予之者奚啻如任公師史之流哉顧予之辭陋無能為役而棟卿之請不可以虛辱也於是乎言

送少叅謝君之湖廣序

予家食時雅聞謝官水部有治理聲未與接也及遊京師辱以姻婭故不予鄙間獨過從語古今揣摩事變意見橫出下至星曆堪輿養生之說類能握其領要以術名家者或媿之落筆為歌詩又皆蕭散可喜蓋其挾負之奇且富如此不獨長於治理也然君不多為人言人亦少知之者予獨竊異焉其後君出督漕河聲譽日與南舟俱至自是上下交口稱其才會群盜入淮徐焚掠運艘賴君得完者以萬計盜攻沛覘知君在不敢犯時司馬者即欲假君兵寄以備徐而君代還矣一二當路知

君且遷爭欲薦致為其上銓部持之乃復留君屯田居數月擢湖藩叅議專理邦賦命始下諸嘗欲薦致為其上者既以不得君為慚又以年勞久為負屈稱予曰是殆司銓者之重於處君也獨不聞湖湘之事乎往年湖湘大曠天子惻然下賑恤之詔為遣重臣以往而任其事者乃更為暴征以朘削之民不堪命始去而為盜不數年群盜遂遍滿于山東江右三川之間至今為梗則湖湘固首禍之地也蓋其土壤廣衍而瘠賦繁而多逋天災流行轉死失業者相踵其民固易為盜深山

長谷姦宄往往竄伏其間一夫挺刃輒蟻聚蜂起其寢蔓于天下亦勢然也而往者之變實以暴征釀成之則今之任理賦者顧可非其人哉夫驅民為盜一人壞之而有餘弭盜為民積歲休之而未復議者徒以江右川蜀之間方煩軍旅以為憂而忘湖湘之首禍其地多戰爭自古已然在今日懲往失布寬今尤宜先且急者然則用君於湖藩詎非權天下之急重其才而處之者與夫欲得君為其上者獨為一隅計耳先一隅而後天下豈司銓者之宜哉以君之聲譽蒸蒸日上而天下之任

尚有大於理賦者固唯才之求階是而起其孰能  
禦之此未足為君屈也予既以語人而君之同官  
者來以贈言為屬因書以塞請若夫瀟霍九疑之  
勝洞庭波濤之壯君素好遊者充其所挾負當又  
有出于治理之外者矣

應天府鄉試錄序

今

天子嗣大統之元年百度既貞乃秋八月有事于  
選舉臣玘臣鑾奉  
命主應天府試事蓋自

國初至今率三歲一舉著于令甲而是舉也當  
紀元之始其事加重矣臣等拜

命競惕惟不得士以仰裨

維新之治是懼既至則與提調臣震臣天叙同

考臣軾臣維恭臣敏臣一寧臣思仁臣瓊臣資

臣宗元臣允監試臣朝鳳臣儼更相戒誓而後

即事時六館諸曹及提學御史蕭鳴鳳所簡諸  
郡之士就試者二千七百有奇遵

制額取百三十有五人并刻其文二十篇彙為  
錄凡再旬而試事畢臣惟天下未嘗無才而其

出也實與氣數相為流通昔孔子稱周道之盛也曰耆欲將至有開必先降時雨山川出雲說者曰耆欲猶福祥也謂其王天下之期將至也天之所啓必先為之生才譬若時雨山川之雲先之矣故文王之受命也思皇多士生于王國宣王之中興也詩人歌之亦曰生甫及申天人之相感非偶然者南畿我

聖祖肇基之地也維時佐命元勳相與遏亂畧致太平者大率多東南之產蓋與文之多士生于王國者同

皇上龍飛藩邸握符傳序而海內宴然六府順叙百嘉邇遂惟天實啓之

太號初渙遐邇奮起嚮風承德以後為羞休光盛烈無讓周宣矣矧茲

紀无取士之始山川出雲之期其必有異才者應時而出以佐

維新之治若申甫之于周乎且氣之感也必於其類多士生于王國佐命產于東南以是徵之安知若人者不出南畿之選耶夫崧高烝民之詩所以美宣王也他日有頌

主上治理之成功而及其効忠宣力之士所謂如  
申如甫者果出于今日南畿之選豈非主司之  
所願望臣愚獲侍講幄仰見  
皇上虛已求賢

德意甚至故於斯錄之成也僭有所述既以得  
士為

賀且為南畿之士風焉

### 會試錄後序

我國家設科取士著為定式

皇上臨御之五年會試者再矣茲試也臣玘猥以

### 職事被

命與考校大懼弗明無以仰副

聖天子側席求賢之盛意竊自惟念曰今取士之  
法必以言者豈以言固足以知人哉蓋世變俗  
澆以孝廉則失之謬以辟署則失之詭限年失  
之同九品失之徇銓授失之雜其勢不得不一  
歸之科舉而考之以言然謂言不足以知人亦  
非也宋儒朱熹嘗推易之理以觀人謂凡陽之  
類必明明則易知凡陰之類必暗暗則難測故  
其人之光明正大踈暢洞達無纖芥可疑者必

君子也。澳忍詭怪，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觀人之法，固無要於此者。愚以為考之於言也亦然。嘗試觀古人之文，凡所謂君子者，其為言也，有弗明白正大而暢達者乎？其或反是，則澳忍詭怪，閃倏狡獪之情狀，形之乎文，亦自有不可掩者。使司考校者，執是說而求之，其於因言以知人也，亦何難之有？既

陛辭入院，則以語于諸同事者。初試經書所命題，必傳註顯明，可據再試三試，類不難以隱僻。蓋既以意示之，而於校閱之際，必其辭之根于理

切于世故，明白正大，可以信其人者，然後取之。反是，弗得與焉。以為一時君子之類，庶由是而進以副

皇上側席之所求，以裨

國家實用，而未知其果能因言知人如熹之說否也。雖然，權之不可欺，以輕重度之，不可欺以短長者，惟其公也。臣等亦共竭此心，期於公無私而已矣。諸士與斯選者，其尚毋忘乃言，以君子自勵，裒然為科目光，而主司亦幸獲知言之名哉。錄既成，臣敢附是說于後。若乃試事之詳



太學士臣誅既序之矣臣可略也

贈包約之司訓序

約之楓山先生之門弟子也先生以道德師表一世尤慎許可約之在群弟子中多所領解先生亟稱焉顧試于鄉有司輒不利約之素愿慤不事表暴又偃蹇橫校人以故少知之者而獨以醫聞今年春克貢上京師居數月醫名遂滿縉紳間延請禮致無虛日而京師之名能醫者幾廢嗟乎約之之賢其可重者不獨醫也而人顧獨以醫知約之使知約之之賢者皆如知其醫豈至老橫校間哉

此世所以多遺才之嘆也約之將分教濟寧邀予以言贈予曰醫固不足以知約之然予所以為約之贈者雖以醫可也夫教猶醫也身病是故賴于醫心病是故賴于教醫盲其方賊人之身教盲其方賊人之心約之之於醫動準古方既數以著奇効矣今之於教也其獨不然而忘先生之所為教者乎夫先生之所為教是即古之方也試舉而用之必且著奇效焉則世之知約之者其獨醫也乎其母亦曰吾固醫焉耳矣

送福清夏文韶分教漳鄉序

福清閩邑也閩之士邃於談經而易與詩尤名為  
邃章鉤字摘箕揉而珠綴之灑然可聽自四方之  
業舉子者爭據其說以為真決科發身往往由之  
而亦或用以取敗至有深信確守勤一世以盡心  
於佔畢間而不獲一第者雖閩之士亦然若夏君  
文韶之於福清談經而邃者也少為學官弟子即  
有英稱屢試於鄉不合年且餘五十矣正德丙寅  
以明經貢於禮部或惜其才留再試圖後劾文韶  
喟曰童而習之白首紛如也何更試為意若有所  
懲者乃從吏部試得萍鄉學訓導於是鄉之大夫

士宦遊京師者多為詩以華其行而翰林誦士黃  
君希武偕文韶過余曰願一言以規予謂敦學無  
二道文韶以詩筮仕出其緒餘以傳諸徒可矣奚  
以余言為哉希武笑云彼方懲於舊而新是圖請  
勿辭乃告之曰 國朝立學建官以六經為教三  
歲設科非通經者弗取於是六經之說家授而人  
習之如布粟然可謂盛矣然而漸染之弊遂日以  
為取利祿之資故其所習者是也而所以習之者  
則非也詩之為經其詞微以婉其聲和以平其義  
博以奧其用使人得夫情性之正故孔子之解經

曰溫柔敦厚詩教也而以從政專對為誦詩之益  
豈徒掇其糟粕發為文辭以取利祿也哉今既不  
此之務又從而割裂傳會之不求其端不要其止  
巧比逆合以為必售之術師以是為教弟子以是  
為學相沿而不已借使能決科發身要亦無得於  
詩所謂亦奚以為者矧時以取敗志動一世而無  
成而世之談詩者猶曰不如是不足以為詩可哀  
也已夫困心衡慮而後作人之情也已之不淑而  
又貽誤於人仁者不為也文韶屢試不合惕然悟  
其談經之非茲其往也其亦反今之習以為教乎

文韶避席曰敬聞命矣遂書此以贈并以諭夫今  
之談經者

中峯文選卷之一終

中峯文選卷之二

會稽董玘文玉著

武進唐順之應德選

記

雲崖書屋記

茶陵之山有曰雲陽者秀特為諸山最揮使王君天錫為郡校弟子時旅遊其下見層峯突起巒巒飛走奔迅徃復若奮擊狀盤迴百餘里綺縮繡錯聯嵐四匝若為境保障然又時出雲以兩境內之田有及物功慨焉樂之因自號雲崖復築室于其



居之東與山相植榜曰雲崖書屋日弦誦其間忘其為貴胄有勲廕可恃也既而重絕世業乃受父代服武弁則又日吟嘯其間若不屑事事者或嘲之曰子惡取於雲崖哉夫雲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使槁瘁甦百植遂子豈有是歟獨長攝戎伍以奮擊保障為職若將取象于是山者顧乃泄泄而居默默而嬉曾不知習金鼓為事據傲合變躡附風雲以大祖業遺後胤圖方喁然獵美稱自居不已惑歟天錫道然而咲曰客將索我於形耶且吾幼而有志欲階文舉以自見亦既弗遂已矣

方今天下承平四夷賓服兵木無刃吾維欲出奇奮智建斬將搴旗之功逞志伊吾效命馬革何可得哉夫李廣不遇高帝終於不侯衛霍以遭逢遠迹羊豕之間故行不得忘先而自成功不得背時而獨章自勞於人之所弗用取忤於世之所諱聞智者弗為也吾獨愛是山之秀特及雲之變態仰而遨俛而哦雲之烝烝朝吾載興雲之悠悠吾暮而休以此自樂不亦可乎於是州守林君粹夫聞其言而異之為賦雲崖詩縉紳能詩者相繼有作又數歲其子袁來遊太學以予世父亦嘗守是州

也具以事語予請記天錫署衛篆以廉稱嘗從征南夷有勞又著邊務及古今名將優劣二策舉切時規迹其自言其取於雲崖也信有志哉

一樂堂記

一樂堂者志樂也作堂者為都給事中臨汾張君其稱曰世之可樂者衆矣吾竊有味乎孟軻氏之言樂也夫父母兄弟所性之樂也而說者以為繫乎天謂其不能必有也天乃幸吾厚焉吾父壽七十吾母六十有八皆亡恙又以吾故同被封命而吾諸兄弟又皆有子歲時舉酒相屬燕語一堂

謂天不吾厚不可也始吾之遊鄉校也吾同業之士幾百人靡怙若恃者半終鮮者半所謂存與無故者不能什一焉及吾舉進士吾同榜者三百人以錄計之有永感者有嚴侍若慈者具慶而又有兄弟者不能什一焉其後吾出為令入官于朝未數歲也而昔之侍者或亦不存慶者或為感矣其具慶而有封命之及者又不能什一焉而兄若弟之多故又弗與也以吾一鄉如是則天下可類知也以吾一榜如是吾前後者又可類知也故曰天也夫其不能必有于天也則吾有之而樂

也可無志乎請為我發之玆應之曰君以人之不能必有于天而樂也亦知有之而不弗樂者乎夫以所性之樂宜無不然者而其樂也蓋亦不能以什一孔子之讀詩也至兄弟既翕和樂且耽曰父母其順矣乎夫弗順則弗樂矣世固有貴為王公而不得于親祿足以及其朋友故舊而薄于兄弟茲非疾其性與夫疾其性者非天也或盡性矣而又有不然而者聖人盡性之極也不幸而如舜之父子周公之兄弟其樂乎否也蓋舜之憂如無所歸而周公不免有過彼不幸而不遇於父母兄弟也雖

大聖且然况衆人乎夫其樂繫乎天也既不可以必有有之而疾其性或弗樂焉而盡性如聖人又或弗能有也然後知君之樂而堂之不可無志也登斯堂者其亦有感於斯乎

開菴記

婺源之桃溪有宅一區亭榭幽閒林樾蒼潤山迴水遠不知出還者間菴潘翁之所居也翁雅性樸素與世無爭嘗以子官大理被 封命視冠服若束已者既扁其居曰間菴因自號焉其所如徃坐嘯終日人莫識其意也獨從子二人曰散叟澹叟

者時從之遊客或過而問之曰翁獨欲閒乎士乎  
農乎工若賈乎夫各有所業也翁豈不居一于是  
乎曰吾猶夫人也安能逃於四者之外客曰然  
則翁固士乎少而不學謀乎壯而不祿謀乎老而  
不予孫謀乎而獨閒者乎曰吾本不仕且以詩書  
遺子孫矣客曰其然也無門庭之日接乎無井邑  
親旅之交輸鞅之過乎無官府之飲射乎曰吾已  
匿迹而簡出矣客曰夫信欲閒者乎則何為而山  
乎水乎林樾乎亭榭乎圃畦乎松乎竹乎泉石之  
愛乎此亦有所累也而非擾擾乎曰是誠有之然

吾亦惟適之安耳客曰雖然其終能閒乎夫目能  
無視乎耳能無聽乎口能若嚼手足能無為乎而  
翁將黜其用乎曰是吾安能哉吾視猶夫人也然  
而人於錦繡之觀珠璣金玉之玩曼冶之容充其  
目而不足也則吾目閒吾聽猶夫人也然而人迷  
於喧闐之叢是非毀譽盈其耳而不反也則吾耳  
閒吾足猶夫人也然而人之奔走公卿之門履危  
機而不已也則吾足閒吾手猶夫人也然而人牙  
籌尺寸簿書刀筆之不離也則吾手閒吾口猶夫  
人也然而人市言利而朝言名也則吾口閒吾耳



目閒手足閒口閒則吾心閒心閒而形不勞此吾所謂閒也客曰遠哉其言之乎翁信閒矣使皆閒乎其誰禹稷使皆不閒乎其誰巢許且吾聞之也君子有所閒有所弗閒有所閒者入也有所弗閒者天也有事而無事閒之道也翁一以無事為閒乎於是散澹二叟揖翁起遂去之林間顧謂客曰翁方欲閒而幡幡然自明也不已過哉子姑已

荷塘義倉記

荷塘義倉在增城縣之甘泉都故封太孺人湛母所建者太孺人有子曰若水既官太史氏迎養京

師諸所與交際為太孺人壽者及祿入之贏必以歸太孺人歲久積凡若干金其沒也遺命以易穀為倉于荷塘之墳所以濟近都之貧無種本者太史君既奉命以從事乃具為條約諸里中耆艾之雅行者二人主之而湛氏不得私焉時耕以貸時刈以歛貸以戶為率而籍其數歛以斛加耗而捐其息濫冒有稽惰廢有罰又慮其久而或墜也屬予記其事于石以視來者予惟近世所謂義倉皆公家之儲其設也以州若縣而不及于鄉子朱子蓋嘗病之始倣古法作社倉于崇安人以為便然

其粟假之有司上說下教更數年而始成東萊呂伯恭氏嘗欲屬諸鄉人士夫相與糾合而行之不以煩于有司而卒不果為其後東萊之門人潘叔度者出家廩行之于婺朱子亟嘉歎焉而當時猶不能不以為疑蓋為義之難如此若孺人者所事不踰閭閻而垂沒之命乃有及乎此以德其鄉之人此其賢也豈獨婦人女子之所以與今州縣之藏既不以時發閭里之雄坐操利權歲取倍稱之息而貧民爭趨之者非是則無所於貸也使一鄉之間力能為者皆如太孺人之為則其法雖不必

出于上而亦豈非王政之助也哉太史君方以儒嚮用又慨然以復古為任者他日推太孺人之志以廣朱呂之澤予知其所濟者不獨都里之近而已也是倉也為屋若干楹為穀若干石其所為條約多本崇安社倉之舊不曰社而曰義者蓋有餘以予隣里鄉黨固仲尼所謂義云

中峯書屋記

世稱東山之勝者必曰兩朶蓋其山外峭而迴隱自下而望不知其弘敞可居也步其上始見棟宇即太傅故址今為寺者四面阻山林木蔽掩又若

不知其所出於環竒絕特之觀登覽嘯傲之適必  
於兩眺而後得之而東眺偏左遊者希至故西眺  
又專其勝焉予家近在山下客至未嘗不與遊然  
亦止于所謂兩眺者而未始知中峯之勝丁丑之  
夏蒙 恩賜告歸一日循東眺而下得隙地可二  
畝許其前皆惡木蒙翳榛莽塞道蓋人迹所不至  
者仰視其上有小峯焉攀援而登其後諸山左右  
環列勢若城郭而其中峯自遠而來若斷若續若  
飛若舞盤亘而下于所謂小峯者又分而為二則  
東西眺也而茲峯適當兩眺之中予駭然異之乃

即隙地伐惡木去榛莽前指後畫心舒目行忽焉  
若飄浮上騰以臨雲氣萬山面內重江東隘常所  
未覩倏然互見以為踴躍奮迅而出也

春暉堂記

予友侍御蘭谿唐君嘗作堂為奉母之所名之曰  
春暉之堂而求記于予且曰吾母之歸值吾家貧  
甚事吾大父母拮据為養比其沒也脫簪珥以塋  
喪葬飲食湯藥不假手于婢先君治家嗃嗃曲為  
承順始終無忤色教吾兄弟劬勞尤甚聞有善行  
則喜小有過則怒蓋里中稱婦賢者必曰先君稱

母賢者必及吾兄弟今春秋六十康強無恙顧吾無以致吾心者竊於孟郊東野之言有感焉此堂之所以名也願為我記之予觀小雅蓼莪之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言父母之恩如天也而其自比則曰匪蓼伊蒿蒿亦草也寸草春暉之喻東野蓋亦本此雖其為辭不同而皆善言孝子之心者也夫昊天之所覆春暉之所煦其不為一物明矣而孝子之心每自託焉以見親之為德其浩大而無窮者如此蓋雖竭其力以終身而慙然真若不

能大有味乎其言哉君起甲科官內臺有祿入之奉有封典之錫可謂能榮其親而其心若不自足乃退託于窮人之辭以名其堂於是可以知君之志矣顧嘗聞曾子之言孝有三小用力中用勞其大不匱不匱者博施之謂也君之所以為孝者豈徒區區力與勞之間哉夫春仁也仁者不私其身故其事親也如事天而事天如事親斷一木戕一獸不以其時謂之非孝與仁其致一也以春暉喻母亦既以天事親矣以親事天而與物同其春者獨非君之任與夫以事天為任則先天下之憂

若以為親憂後天下之樂斯以為親樂而所謂力  
與勞者曾足以為孝與楊子雲曰事父母自知不  
足者其舜乎舜稱大孝亦惟不自足而已矣君清  
脩好學抱用世之志初為知令會寇擾山東能守  
城捍患知之人至欲尸而祝之及為內臺數慷慨  
論大事出按下滇剔伏蠹抑權幸公察舉嚴法令  
允滇之利害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其名迹所起固  
將有天下之任者予故推仁孝之說以為之記且  
以相君之志他日功利博施如春之無所不被而  
人亦因以成其親之名曰幸哉有子如此則所以  
報其親者不既多乎而奚寸草之云

### 南山十五勝記

浙多名山在越者尤雄絕天下故越之山於浙為  
勝環越治千里山皆秀拔然衆竒攢蹙無與南山  
者競故南山在越為尤勝南山距越城三舍許提  
學藩公於是作藏脩息遊之所焉蓋是山起自天  
台奔馳雲壘亘數十百里結秀于茲皆接金壘首  
枕姚江萬山來朝勢若星拱冬夏蒼翠悠然可愛  
中峯峩峩登之毛骨竦然若飄浮上騰而遊廣寒  
也故其名曰大寒峯左右有臺前祿五湖萬頃沉

碧良辰獨坐有助吟適故名曰詠湖中有層臺北  
臨大海驚潮突來峨湧雷迅一覽可極故名曰望  
潮乃大寒峯之絕頂也大寒峯之西北有峯其氣  
蕭然一也其形儂然俯也因名曰小寒峯小寒峯  
之下有地廣數百步廓然而塏坦然而夷南山書  
堂建焉南山之西有谷岢然名曰靈馨昭其產也  
谷之東有井冽然名曰寒泉嘉其性也井之比百  
步許有嶸巽如名曰大雲舉氣之自出也舉之側  
有山昂然來屹然峙者其名曰鷹山鷹山之西北  
有山伏而復起雙巒若翼兩池若目其名曰鳳山

形之肖也鳳山之南有平麓元朱白雲遯世于斯  
因名之曰雲麓表幽躅也東有茂林乃先世顯謨  
公養高之所因名之曰月林林之北有峽顯謨公  
舊於其下彈琴自適因名之曰清風峽存祖武也  
林之南有閣客至欵坐飲以香茗其名曰浮香閣  
之下有溪夾以桃樹飛花逐湍其名曰疊錦閣言  
其清溪取其文也凡茲十四勝者皆迴巧獻技以  
麗于南山書堂而書堂前有研珠池後有太極窩  
左有牛首山石蟹澗右有悠然岩清斯沼蓋自足  
為一勝而又衆勝之攸會也故名其勝者總曰南

山玘嘗從公及諸同遊者步而觀焉信其尤勝於吾越也然因公之作揆公之情有不獨在於山原林麓木石水泉之勝者蓋井列寒泉其中正之道得之谷叢靈著其神明之蘊以之極目湖海其學識之宏深像之寒峯天聳錦溪地麗其行之獨立文之經緯法之鳳山形儀鷹山勢奮其出處之時遇事敢言之勇如之舉出雲雨寓仁民育物之心峽激清風表庶頑立懦之節飛閣浮香入淡而不馱之味步月林之下則想霽月之襟懷立雲麓之上而追白雲之高尚然則公之於南山也德合焉

志昭焉情亦以寓焉固不專以山原林麓木石水泉之勝也昔永州之山得子厚之文以華之遂顯於天下聞諸後世况公講學著書唱道東南而適於茲山寄其仁知之情則南山之名豈獨稱勝於吾越而已哉覩洛山而興思望武夷而仰止者將於是乎在諸同遊者皆曰若子之言遂以志之

師儉堂記

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戒菴靳公作堂于京口之私第高廣之度斷臚之觀咸殺以從朴既成名之曰師儉之堂而命玘為之記玘辭不

獲則請曰師儉云者豈有取于漢鄼侯之語與公  
曰吾因其語非師其意書之稱禹曰克勤于邦克  
儉于家吾以儉之一言百善之所本也將以為吾  
子孫訓蓋儉與奢對奢則其心侈侈則逸逸則志  
善而不善生焉儉則其心約約則思思則知不善  
而善生焉夫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至於禮也亦  
曰寧儉先王之制自公卿至于庶人宮室服御莫  
不有等其功大者其饗厚其功末者其報微是故  
分定而教成及禮之壞也相尚以侈而不知其非  
若世祿之子孫席寵舊敗禮度又有甚焉者夫防

之於始則易明之以分則安此吾之志也玆退而  
嘆曰遠哉公之名堂也豈唯昭儉德以為子孫訓  
而其所以相天下者從可識已夫古之正天下者  
必自家始大臣之奉公未有不志其私者禹之勤  
于邦亦唯其儉于家也使宮室之弗卑飲食衣服  
之必厚禹且自為之不足矣其何以羨黻冕孝鬼  
神而盡力于溝洫哉然則禹之儉乃其所以成允  
成功而仲尼所謂無間然者也公以碩德令聞為  
天子所倚任屬四方多故贊襄左右憂形乎色孚  
發乎志一言之入有替有獻而天下陰賴其功至



於燕居之微所以律其身而訓于家者乃如此則其夙夜之所事勲烈之所極奠社稷而銘鼎彝者詎可量哉昔李文靖治第僅容旋馬希文且老不患無居皆稱宋名相而其為言者則不過以寬隘為譬外形骸為達而已其意固無以大異於鄧侯之云者豈若公之上取訓于禹探善本明功分將以成教乎天下言近而旨遠不獨為公之子孫者所當世守而勿忘也玆不佞敢具述公之訓且推其志之所存者以為記使後之考論相業者徵焉是堂也為所居之正寢其左為祠堂又其前為敦

叙堂其右為誦抑齋其後為光霽樓其名義皆取諸古以別有記玆不著

### 龍山石路記

龍山在歙之棠樾東去徽治十五里北走寧國太平三郡之人交會往還道所自出峻險且隘霖鏗潦鬻寔為坎窞行者咨嗟居人鮑君倫乃謀除之鑿隘以寬砥險以坦遂為四達之衢起舍南慈孝坊亘山而北抵沙溪橋凡千二百丈有奇匠工傭食之資鐵石之費咸以百計工畫成而君沒其子以潛卒任完之又作亭山麓當忠烈廟下為憇息

之所以家君嘗宰縣為歛鄰邑乃乞書走京師  
屬予記之曰瘵來者有考焉以無泯先德予讀周  
禮嘆先王為治之迹寔以廢壞於是重有感焉夫  
道涂王政之一事耳有野廬氏掌達國路至于四  
畿有司險植之林以為阻固有候人以司其方有  
合方氏以壹其度有量人以書其數而時雨將降  
則有開通之令雨畢有除道之教噫何其丁寧以  
急也蓋所以休養天下於無為者既盡其道而必  
為之經制自城郭墻塹溝澮渠川以至於徑畛涂  
道杠梁無所不備而後天下之利盡而道涂之設

所以致天下之人同四方之軌而合其情宣其政  
通其利者亦必以為急而不敢後故道蕪者塞單  
襄公知陳之無政以時平易子產美晉文之宜霸  
蓋於此占政令之脩廢考王教之存亡焉而今世  
吏者鮮加之意其所謂能者簿書刀筆之餘卒粉  
飾廨宇營葺亭池為無益之興作而不及於民雖  
溝渠隄防民所倚以為命者亦以為不急之務而  
不暇為而况於道路哉于是時有能以其餘力平  
其險阻為一方之利如鮑君父子者不亦賢矣乎  
然使平易道路之政不出於上而出於下之人則

世之為吏者可知矣夫有利物之心雖以匹夫之賤行之於一鄉尚有所濟矧在上者因其勢之所得為凡王政之所急者一加之意其為利豈有量哉夫樂道人之善君子之心也而又可以規吏政焉故不辭而書之

玉山縣重建廟學記

代人作

高皇帝肇造華夏即詔天下郡縣洗新廟學更化斯人當是時玉山之學已建而規未及宏也其後壞而復脩亦因其舊今上嗣太寶惓惓教事乃至諸道專以是課司牧之殿最弘治丁巳吾郡守王

公仰承 德意及按部諸公之檄用宏茲學以縣令朱君某搃其事以民之義而材者十有二人董其役以帑藏之餘錢給其費百需庶為靡不經度既而朱君以事去任庚申之夏孫君時望代至稽工書實越三月而告成視舊學擴地蓋四之一增棟亦幾之上自禮殿微至饌房悉完且美士俗驚嗟孫君於是遣使以鄉先生周雲翔書來屬余為記且曰庶有告於斯乎余惟今天下之學師祀孔子及其徒而諸生則習舉業是固以舉業學夫子矣不然則進而謁廟瞻仰巍巍夫子之道自一道

也退而執經口耳沾沾諸生之學又一學也是豈  
國家設教之意哉蓋舉業所務者六經茲非夫子  
所述以教其門人與萬世者乎所兼者子史茲非  
六經之裔而後儒所以紹夫子者乎學不外是特  
舉之之際不得不即言以驗之耳而遽以文體不  
類為病余謂不足以為病也嗚呼古樂今樂愛民  
則同古學今學志道則一苟志於道雖舉業亦集  
義之方苟不志道雖四術亦假仁之具故學以立  
志為本也然則今之士必從舉業而學夫子乃可  
沈涵於章句之末而撰擇於論述之際守典常以方

其行積道藝以周其用夫子之教如是而已彼規  
規於文詞之末未舉則獵經以徇利既舉則併與  
其所為者而棄之終身無一字可用是舉業之賊  
也

張處士傳

張處士名綸字用理杭之仁和人也以一布衣終  
于家而仁和之人識與不識皆曰是善人長者而  
今亡矣其葬也有銘有表有誄其稱予惋慕有達  
官貴勢之所弗及者嗟乎處士何以得此于人人  
哉處士少即代父事不及學其行履率依忠厚嘗

以厚名齋曰此吾所以志也治家不為私蓄父沒  
哀毀骨立及喪母年過六十矣毀如初作未思庵  
于墓側歲時祀享雖疾不以諉諸人愛諸弟多所  
推予弟被逮挺身代之幼姪失恃保護如已出平  
居自奉甚約慶吊問遺雖疏遠不廢見邑中貧病  
者輒為致醫不幸死資而葬之歲常數十大嗟乎  
自先王孝友任恤之教微而父子兄弟以父鄉黨  
之際其稱鮮矣有如處士者可不謂難哉夫挾筭  
攝柄其存也容或游媚取合焉比其死是非定矣  
而處士獨以布衣著稱語曰脩之家其德乃餘脩

之鄉其德乃長處士近之矣初處士之從子刑部  
主事元吉與余游數為余道其世父事及余省艱  
還道抗而處士沒其子應祉應祐衰經扶跣泣請  
余為傳曰將以藏于家余以處士名迹著在人者  
如是奚庸傳辭之五六反而請益堅既又以主事  
書來曰吾弟以不得史氏之言為無以託其父于  
永久也昔之巧者市藥者業種樹者皆可傳吾世  
父顧不得與若人比與且三人也誠有所激而傳  
之者吾邦之俗薄亦甚矣傳處士非亦有所激者  
類邪余感其言乃為叙次而論之至其世系名氏

生卒載他文者皆弗著

中峯文選卷之二



中峯文選卷之三

雜著

恭題尚書何公被賜勅文後

右兵部尚書何公鑑受命簡閱營伍時所賜勅也公既夙夜祇奉以從事間出以示臣玘俾識于其後臣玘竊惟世之言政敝者常患於君上之不知然所患有甚焉者知之而復不能去也世之志於救敝者常患其屬任之不重然所患有甚焉者任之而復不得為也今京營之兵祖宗創業立制所以為居重馭輕之慮者至周且備而籍于見

伍者曾不及什之三四一有調遣率彌旬而後辦  
比者潢池小警前後所遣亦且數萬人遇敵不敢  
加一矢甚者且不能受甲馬乃復徹邊戍以勤內  
而所謂京營之兵卒至於不可用而罷夫幽冀古  
稱強兵健馬所出今其人性物力猶昔也而戎備  
之弗競乃如此豈不以積習之敝有如 勅詞所  
謂賄賂買閒權貴私占疲弱事故者多而精壯慣  
戰者少之故哉夫 勅詞之所及則宜無不知以  
特勅之重宜無不得為者而前此本兵柄任簡閱  
者類有 勅勅詞固亦如今之云矣而敝如故豈

其勢之卒不可去與宋歐陽脩嘗言于仁宗曰數  
年以來有點兵之虛名而無得兵之實數則簡閱  
之敝自昔已然矣夫仁宗宋一代之賢君當西北  
有事蓋嘗銳意於兵矣而其患猶若此考之當時  
任事之臣又皆天下之所謂賢且才者其所變置  
謗議紛如故仲淹以裁倖濫而不終於用富弼以  
漸易宿弊而人弗悅以二臣之賢且才其君所信  
而倚任者猶如此則其難可知也夫公之所病私  
之所利法之所加怨之所叢自非如 勅詞所謂  
不徇權勢不恤怨謗者孰肯奮不顧身以先國家



之急也哉 皇上英武天授屢靖大憝頃因四方  
多警赫然欲振舉武事以復 祖宗之盛而公以  
夙德重望樹勲三朝奮不顧身先國家之急其素  
所蓄積也知敵而必去受任而必為者其在茲舉  
矣乎昔詩人美周宣復古之烈乃於選徒言之說  
者謂一事之間而可以見王賦之復軍實之盛蓋  
所以明文武之功業者實在於是臣玘幸從史官  
後竊以今日振葺紀綱侔周宣復古之烈者將自  
茲始敢謹識其事使後之欲明得失之迹者有考  
讀故方伯嘗齋魏公哀輓詩卷

嗚呼嘗齋公之沒且十年矣而縉紳能言之士多  
為詩歌悼惜其平生者予蓋讀而悲之方公居執  
法自顧才雄一世遇事亡所歛懾陰嫉而沮之者  
豈唯同臺然彼僕邀後其上者固响然以且軋已  
也遂以謫去偃蹇州郡躡而復起位差顯矣然其  
所挾負卒鮮以老以人徃徃以所故指目之也及  
其既沒愛憎不相及是非定矣知與不知皆為流  
涕哀其志業之不終語曰女無美惡入室見妬士  
無賢不肖入朝見嫉公之始終非二人也生則人  
擠之死則哀歌之惡其生而好其死豈人情哉然

世乃有身取卿相生無忤於人死為所笑者彼其視公又何如耶

跋陳石翁詩後

儒者之養德考於終無亂焉斯難也已觀石翁五詩皆疾革時所作然而妙趨橫出不離於正其所養信不同哉得是詩於翁者中書舍人吾廷介開化人年五十即乞致仕去云

書張儀部子醇白髮詩後

昔人以白髮形諸詩者多矣遊絲之辭傷村南之辭詘長河之辭放送隱之辭激子醇此作固無是

也意者如元亮榮木之感少陵勲業之悲與而子醇致身清時所遇非二公比且年力方壯其於立德與功無難者而何歎於白髮哉夫君子所志者大故恒患乎後時自咎者切故恒若有所不及予是以知子醇

題飛霞道士敝履詩卷後

履之敝也以足勞也有貪積者紉而鑄諸室三年出之救半裂矣此不勞于足而亦敝敝也者固物之恒也豈獨履哉所貴乎達者不留于物而已矣不留于物充其類而已矣充其類雖身世之大死

生之變亦故履而已矣飛霞神仙者流方將久視而不敝又奚取于此

### 硯銘

其石奇也其形則常人弗謂奇矣其石常也其形則奇人弗謂常矣噫成器者售其偽利用者敝其真獨茲硯也與獨茲硯也與

### 哀知已詞二章

繫獸有麟兮希世之祥士有厥類兮邦國之光振振其角兮周道以昌魯初踏兮世弗爾知亦知爾異兮斃其尤誰吁嗟麟角兮君不可作兮

繫鳥有鳳兮希世之瑞士有厥類兮邦國之聖藹藹其羽兮周嘏以崑楚筮困兮世弗爾庸幾庸而逝兮詎爾之凶吁嗟鳳毛兮君孰為招兮

### 易生宗周字師文訓辭

爾名爾字勿忘爾父師之志曰宗曰師豈貴爾名字之懿勿以聖功為難極一行允臧是即文之儀式勿以德命為若戲一念作狂是弗文之敬忌

### 座右銘

天與爾何而忍自棄人謂爾何而不自致於乎尔志若何而負于天而愧於人而猶不勵

常熟陸進士以五禽配五倫為圖曰將以教  
于家予為之銘曰

惟帝降衷物各有則大端維五天叙斯列于人而  
通于物而塞繫人與物貴賤依別人以其通廢施  
其宜克充其分堯舜同歸曾是弗爾大道乃曠欲  
膠情牴躓躓卒迷物以其塞冥然罔識有烟其隙  
厥性斯恪維茲五禽式昭其德絕利一源靡貳以  
忒嗟人之貴以異于物物塞有明人通而濫弗克  
自異曾是不如物之不如胡貴爾軀緝縵有詩惟  
聖斯惻凜乎法言立爾于仆作福戒蓋取諸斯百

爾君子厥初是思

布袍跌坐圖為孫處士統題

奕奕高車不如徒步粲粲朱紱不如大布高車我  
傾朱紱我錮亦各有趣伊絜伊汗山者不居川渚  
者不睦傳粟不可任駕鳳不可使斂不共爾榮亦  
服我素公孫之謾明逸之恣達以貽譏隱以易度  
清風在林明月在戶布袍以遨兮惟德之固

東遊紀異

正德庚午六月乙巳予與南安黃子晨出遊循玉  
河而東見車馬旁午由夾道直趨 東華東華者

天子之禁門也外多富人居予二人私誅遊者之  
衆也乃連騎躡其後是日微霧濡衣黃子笑曰詩  
所謂畏行多露殆不其然予曰彼女子也丈夫而  
畏濡乎俄頃霧四塞咫尺不辨人馬行半里許失  
所謂東華者陰風襲人鬼魅交道予愕曰此非  
人居也胡為有是念已不得歸路復前行十餘步  
見一巨宮棟宇宏麗金碧交映方疑視焉忽羣狐  
躍出若將邀予二人入者即却走欲避然已為羣  
狐所持予乃喟曰霧雖不吾濡然誤予者非霧也  
耶遂隨狐入及門門者狐狐人語曰錦衣不可以

入吾舍不得已復易素衣而進及堂堂者狐狐揖  
而前若與人揖遜狀及室則見數十狐呀呀環一  
狐而號予微問旁立者曰是老狐今斃矣老狐當  
人形出遊見衣冠者流生有居死有藏有慶吊之  
禮習而歸欲以教羣狐其斃也號曰若屬毋以狐  
死我也於是群狐相與謀以人禮喪之然而狐也  
卒莫幸吊焉有白額虎是冗之長也電目而深居  
好噬人不食獸類上帝命之掌百獸焉群狐乃相  
與訴於虎虎怒曰彼薄吾獸類耶於是不狐吊者  
輒噬之乃今吊者如市焉若已誤入速與狐為禮

不者虎且噬汝予二人方驚駭未信俄見旅進旅退繩繩然來者盡衣冠流也拜起左右咸與狐為禮黃子顧予曰畏狐耶畏虎耶始悟前所見遊者盡狐客也將退一狐捧盤帛階下招曰吊客前吊者趨而前人問姓名曰某某若將以白于虎者於是諸吊者亦忘其為狐也受帛而出皆有德色予二人益憤惋然業已入狐穴中亡可誰何久之得與諸吊者偕出求得故道而歸抵舍則天欲暝矣噫嘻可恠哉可恠哉世其有是耶彼深山窮谷魑魅罔象之所游虎豹狐狸之出入乃其所也禁門

之側胡為而有之耶且彼狐狐也求與人為禮吾人人也而與狐為禮耶豈非霧塞書冥而虎與狐也乘時跳梁如傳所謂禽獸逼人蹄跡交中國者固其類耶不然太陽在上雖深山窮谷之中彼虎與狐也亦且隱伏而不敢出矧禁門之側耶噫是吾遊之非其時也而又何恠耶踰數夕積霧開初日旭黃子復邀予往過焉則狐穴隱滅居民如故予待罪考功時逆閹之兄死朝貴盡走吊因私記此以遺黃司封應期踰月而逆閹敗應期笑謂予曰子前記遂為讖耶蓋指記尾數語云八

月丙申識

半封君贊

同年牛主事父京北人

辨軍覈玄以合其年豐蔣綏履以發其子哉冠洩  
洩山阿水淡吁嗟乎彼都人士

記桐城姚貞婦死事

桐城姚貞婦者故參政旭之孫女嫁同里生方說  
生一男曰荔兒未幾說病卒姚哭奠不踰戶自誓  
必死及葬有日徐語其姑曰舅姑幸有叔與姒侍  
養荔兒幸有舅姑撫養言且泣姑弗諭其意也是  
夕沐浴衰經而縊家人怪兒啼不止發戶視之則

姚死矣越二日遂從其夫葬聞者莫不流涕姚死  
時年二十八有司以聞詔旌其門曰貞烈

史官曰世之男子畏一死失身者多矣况女子乎  
自傳記所稱若皇甫規之妻荀爽之女其死事備  
矣彼或內迫於父母或慴於賊其執不得不死死  
以明節也若姚貞婦之死非有迫慴以死者而必  
死語曰慷慨殺身易從容就義難貞婦之死可謂  
能其所難已於乎彼皆女子猶知所死况男子乎

贈張醫

乙亥春予妻久病遍求京師諸名醫藥之弗効有

醫士張政鴻者自徽來或以語予因延致之纔數劑而愈昔人有言醫在識病若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幸有功譬獵不知兔廣絡原野者也若政鴻者其踈矣予觀今之醫皆廣絡原野者也若政鴻者其知兔者哉於其歸書此贈之

李千戶像贊

此武德將軍安寧守禦千戶李君禔之像君少遊州校雅知儒書予猶總角也後二十餘年而其子受代京師乃不遠萬里俾以像來求贊予嘉其意為之贊曰章甫有容否且無文介胄有色不且無

武君也世介胄而像章甫噫其老而謝武少而知文者與

壽竹贊

直翁之廬有竹數竿或曰此壽徵也蓋昔之君子嘗比德于竹矣而未有比壽于竹者雖然雪霜之交百卉凋瘁且盡而竹挺然其間謂之壽可也翁有竹之德謂壽之徵亦可也作壽竹贊 樗之存不可謂德麻之直不可謂壽五翁之竹直也常存作朋于松尚類于椿風梢而籜其外固霜根雪節其內貞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贈表宗善

予省觀還越時縱諸山得一二奇勝處以為巖壑之美越固甲于天下而此一二山者又巖壑之所會也寔甲于越然考諸郡志與昔賢之題詠皆未之及間以詢好遊者亦莫能識也因竊嘆夫山川所遇固有幸不幸于其間使此一二山者遇子厚永叔豈直如永之黃山滁之琅琊而已哉表宗善者精堪輿術自宣城來因與觀焉其言與予合願予之力不足以為此一二山之重而宗善方以其術周行天下多從縉紳賢士遊如有問越之形勝

者其試以此語之

谷楓山先生書

吏自南雍來承惠寄朱子語畧極知規勉之意弟愧蹇劣不足以當厚望耳邇者先生懇求謝事且極言時政高風直節邈乎其不可留玆忝門下於先生之志知之頗真亟言諸秉國鈞者請全高尚皆云不可釋此老成人以虧國體玆謂崇之以虛禮不若待之以誠心道不行言不用而徒曰重此老成人恐於國體尤有損也聽者終不回竊意先生膺命而起不合而止退進之機固有在

我而不由人者飄然託疾云而後請或亦可行蓋  
今之士皆有好德之良心而無用賢之實意不如  
是斷無以遂先生之高也玆蒙愛最深受教最多  
故敢妄布區區然權度之精又有非淺陋之所能  
窺者惟先生裁之

荅大司成章老先生書

令嗣來辱教帖蕪佳貺拜受無任愧悚陳情疏上  
敬以尊命達諸當道數公皆知高尚之志不可復  
屈奏從所請進退儒者大節先生所處始終無愧  
矣而某於此竊有感焉 先生憂世之心經濟之

畧蘊積數十年曾不得一試使斯人復覩伊周之  
盛而顧比迹於縈身以全其高者豈天未欲平治  
天下耶然而古之人亦有然者矣其道雖不行於  
一時猶可以傳諸後世方今士俎見聞聖學澆微  
隱居之暇出其所有書之簡策繼往聖之墜緒開  
來學於無窮其為澤不遠且大與則天意亦或有  
在也昔嘗聞先生言深以輕自著書為非先生之  
心蓋若有憚焉者然彼無其實而欲竊其名祇足  
以供千古之一哂者誠非也若道果在是乃懲於  
彼而使微言不闡於世無乃不可乎伏惟以斯文

為意無多讓至願至願時下想貴恙已平康天相  
哲人萬無他虞某曩承誨誘頗知所向竊恨其時  
輕去左右不獲卒聞精微之論然亦恨粗淺不能  
聞一反三以為授教之地也謹珮來教勉求其所  
未至他日得告歸而就正焉或不為醉夢者以忝  
所生此夙夜所懷而不忘者也遙瞻講壇不勝馳  
仰臨楮耿耿不盡所言

上六伯父書

比收家書知伯父納福倍常不勝欣慰玆抵京踰  
四月見諸父同年及年家子間論兄弟仕宦者多

不並存存者又各羈一方不恒相值其林下齊壽  
得相為樂者獨吾伯父與吾父耳咸嘆羨以為難  
得蓋氣數有盛衰人世有離合自不能齊吾伯父  
與吾父居官不肯負朝廷惠利及人者多故獨  
享天地間之全福非偶然之故也追念幼時同學  
方懼業之未成不敢自逸及同臍膺仕又各有王  
事之憂欲為樂而不可得今幸先後解組而歸同  
處東山之濱有山田可以供具有子孫可以服使  
於此不樂是終無為樂之時也人生一世亦將何  
為哉玆之愚竊願吾伯父與吾父思齊壽之樂棄

家事于子付後事于天凡平生一切不平之氣未  
遂之志盡委之流水惟日尋樂處入則同坐出則  
同行雖一魚一肉亦可為會良辰美景携壺放舟  
窮水之厓山之巔隨意所適無所不至使家居之  
樂不愧古二疏而人之嘆羨以為難得者不為虛  
言一盛事於東南豈不快哉况吾族習染漸薄  
骨肉之間反猜忍生焉彼見吾伯父與吾父天倫  
之厚老而益篤如此亦當潛消其乖戾之習不禁  
令而自從矣此固吾伯父重刻家規之本意也玆  
昔告歸見吾伯父吾父尚未有山林泉石之樂茲

聞年家子言竊有感焉敢直布其愚惟伯父圖之

與王伯安

往歲幸適君子之居過承教愛顧以寒劣不能有  
所請益至今負慙比從元明所見華札兩及賤名  
尤荷惓惓所諭責已責人之說甚公平且欲守默  
若有戒于議論之多者益見近日所養大異也南  
都視聽雖覺少頓鴻臚多暇實育德之地歸計且  
可暫止也元明此來遂東處終月不能再會思疇  
昔往返之適殊不可得尊聞守知要有不必同者  
善貴相觀竊不能無所憾耳便中草草

咨張景川

領手翰深以矜之一字自責足見別來學力所得甚慰慰昔上蔡欲去矜字事事特地打疊明道儼心十二年後復萌願吾子更以此警省古人不難及也日下想已蒞任凡百不靳教示是望

與陳嘉定克宅

執事蒞任後政聲日平京師竊以鄉邦有人為喜來喻乃謂有取于區區嚴之一言此雖執事謙虛樂善之意要亦有所試而云耳第僕所謂嚴者謂大小之事悉有紀律使人自不敢犯若急於此而

弛於彼不豫禁于平時而操切於一事則形責雖嚴而人不畏何者彼小人固謂吾之明有不盡且習見吾之常而得為趨避矣不識執事更以為如何

荅羅醴陵汝實

書至具悉諸况多累煎心凡人固皆有之老容上面神仙不宜爾也意者自瘠以肥民自勞以逸民與此則古循吏之所以見稱而親友之所樂聞也但來使云當路奏留不遂入覲之行則會晤無期令人耿耿耳不一

與唐虞佐

別兄七八月忽忽如數年昌黎子所謂獨行無徒  
是非無所與同而心不樂者乃今信然然昌黎之  
於東野特以詩合耳猶戀戀如是况玘之於兄相  
觀以善相規以過不獨為文字友者又當何如邪  
顧玘輩隱於文墨無能為世輕重得吾兄澄清攬  
轡披然以功烈見於天下此乃友朋之光別離不  
足道也來喻喻不便者未審為何事持法嚴而  
待人恕古人作用皆然願無為已甚老父事極承  
垂念銘刻銘刻近得老父書云滇中凡事湏令黔  
國與聞庶可久遠不知如何試裁之春暉記稿為

人取去未得容後便寄上欲言種種不盡

與唐虞佐

執事遠按萬里外而風裁隱然動京師非才識大  
過人者不能而來教猶以識有未到才有未及為  
憂推此心見之事功古人不難及也吳守來談摘  
發姦伏數事以為神然在高明特餘事耳老父政  
績幸賴表白但聞止行本府所屬州縣查勘似有  
未盡蓋老父在滇時凡地方有難處大事撫巡多  
以見委如辦密樓之冤獄曲靖之構患慶西番之  
讐殺及却賂金事皆用成所知者不知曾採入否

此等士人姓名及事之始末僕時尚幼不能悉其詳及今不為搜葺恐遂致泯沒故有望于執事也僕日下已謂告歸省執事旋節時當相候于激水之濱也試錄已拜賜文字大見學力人去值忙甚草率不次

代家君回何司馬定親書

名高八座更簪葱之相仍志絀一麾惟箕裘之幸績頃緣世契遂締姻盟伏承令嗣太僕第五令孫十齡已肄簡諒而小兒論德某第二孫女七歲未事組紉猥煩匪芥之求遽委儷皮之聘德門積厚

諒得婿之必佳老景情多喜弱女之有託欽承嘉命仰藉謙光歸必及笄庶少閑于姆訓學惟貴豫願無忝于祖風

寄楓山老先生書

同年湛元明行曾奉狀候問想已達玆孤陋幸承開教粗知所嚮近取古聖賢書讀之疑難紛然無所從入向見先生言義有兩端者各循其途而思之到有窒礙處却回頭別思必求其合而後已玆今思之意愈雜而理愈窒竟不能定于一是何也論學者居敬在窮理之先無乃本之未先立乎抑

為舊見所泥未能濯去以來新意也然先儒成說具存求新恐反害正理循而索之則未有合一處敢問先生平日所以思而必合者其道何由且如中庸首言大本程子之答呂大臨蘇季明書往返折難竟未嘗明言其難如此今以朱子說觀之昭然明甚何呂蘇知不及此而程子言之之難也竊恐程子之意或不但如朱子所云觀朱子集中與南軒論中書亦未能無疑豈以是與抑朱子為學者疑而未得故盡發以明示人而玆於朱子之說未得其深與此用功第一步故敢瀆問伏乞開教

幸甚堯佐登第旅中可謂得友矣餘不悉

與黃應期

宋人有以百金遺其鄰舍者鄰舍猶少之假貸不已卒致謝絕僕之責兄抄書也無乃類是乎前後賜我者何啻百金然猶乃責望不已勢不至謝絕不止然兄亦能絕我否乎故不若慨然終其惠之為愈也後所列諸書幸早為留意無吝人然呵呵

代家君回陳氏書

惟文字恒量其才而壻佳寔難其選舍近即遠似非人情得後迷先或緣天合自孫女之任織求者



奚但百家暨現輩之告旋遲之又更四載亦祇異  
世俗之為見夫豈無門地之可當今姪孫生稟秀  
靈動止詳雅可愛可訓聞于巨川之書屢試屢奇  
始自東山之謁無妄語若張常甫且亟稱以不凡  
有姻連則余子華更敢保其無悔如所舉者諒匪  
懷朴於周迨其謂之不啻求珠入海事誠出格意  
豈徒然顧小子之薄能曷敢擬韓昌黎之得李漢  
以諸公之具眼尚期如范希文之識富舉若天性  
類習于少成雖上智猶貴于豫教茲乃嚴父兄之  
所任固非愚父子之敢知重懷謙虛過辱委重學

焉後壻惟無忘今日之言翁以為師當不負終身  
之託下帷授業亦迪我先聚星象賢載光厥世

求觀術齋文

去會稽百里有小江者北流折而東合于剡溪當  
謝安石所隱東山下家世居焉迺小江而上數十  
里水益駛山益峻莫知其源所自出以合于剡溪  
而差小也故名剡溪即王猷乘雪夜訪安道者也  
北下三十里以曹娥故渚為曹娥江去曹娥十  
里為陡門陡門海口也故小江之潮汐日至與大  
江等玘竊以小江源遠而通于海也因扁其讀書

之齋曰觀術用附于易象之義敢請銘辭揭于其上庶永以為教焉

中峯文選卷之三

中峯文選卷之四

會稽董玘 文玉著

武進唐順之應德選

墓誌銘

中書舍人沈君墓誌銘

玘舉進士時寓舅氏周之室舅氏通番譯為鴻臚序班問語及其所業輒歎曰茲吾師大德也或及鄰人有懿行不作苟見者又曰是惟吾師然竊怪而問其人則沈姓名達字文通前中書舍人也玘曰何德之深與曰吾師為鴻臚序班時嘗舉教者

譯館弟子它館師以十數經吾師指授者諭言語  
協辭命累譯亡謬去試輒得官它師則否此其處  
心廣其為教強而弗抑自吾與其子秀同學也視  
吾猶子然微獨吾視夫人皆然故多所就嗜吾以  
其業致官是其為我德也吾其可忘且吾稱其行  
也又非以私故吾師為人謙退謹飭雖不甚解文  
事蔚然有士風以善書供事 誥勅房嘗書廣福  
寺碑稱 旨特賜寶鏹文綺然未嘗自謂我能書  
平居訓子孫惟曰毋惡善善不善或譏人短輒掩  
耳避去病俗侈靡敝裘羸馬以為常是其行然也

玘時聞之固已悉其為賢後移寓城西一日舅氏  
偕秀來泣曰吾師死矣需爾銘爾必無辭然則玘  
何敢辭沈之先本浙之錢塘人 國朝洪武初徙  
實金陵永樂中扈 蹕北上因占大興籍君生以  
宣德丁未年十五選入四夷館其為序班以天順  
辛巳其以舍人老也以弘治甲子其卒以正德己  
巳年八十三其配曰陳曰戴皆執婦道贈封皆孺  
人其子長曰俊出陳次即秀也出戴今亦為 烏臚  
序班其墓在都南七里塋以某年月日其狀云爾  
乃冠以舅氏之言而為之銘銘曰 有瑄瑄以壽

人弗爾淑有悃悃以天命則弗篤爾淑爾篤媿媿以沒是謂戩穀令聞其有績

贈孺人黃母林氏墓誌銘

孺人姓林氏諱某莆田上林人處士仲發之女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讀學士贈禮部侍郎文之孫歸東里黃氏是為監察御史深之家婦行人司行人贈司副乾亨之配南畿提學御史前翰林庶吉士如金之母孺人蚤喪母彭能以禮法自將御史時從禮部遊與仲發友善聞其賢為子婚焉及歸以不及事其舅每忌晨輒哀慕不置事姑林太孺人

至孝司副既舉進士官行人念太孺人老無他兄弟留孺人居養獨處京師者數年會奉命使滿刺加國取道歸別母瞻戀泣下孺人曰獨而母乎而非吾姑乎且丈夫知君命耳而泣乎司副感而去舟抵羊嶼覆于風後數月閩中傳司副罹禍孺人毀瘠幾不生已乃曰吾夫之母吾夫之子在吾即死無以下白亡者乃強食飲日提抱幼子侍太孺人旁夜則篝燈緝紡以資匱屬太孺人性素嚴且多病病不時作孺人聞呻嘔聲雖卧必起視湯藥稍不如意或遭呵斥即斂屏容色愈和少間復

前一日病幾殆孺人中夜焚香告天求以身代病亦尋愈太孺人之妹適黃姓者貧窶無依孺人為延而養之許氏甥少失恃又呼致恩鞠過已出其委曲先意以歡太孺人者類此予少長資道從明師遊女皆教之業有少過輒飭讓未嘗假以色始朝廷以司副死事海外錄其長子為國子生孺人謂曰國恩信厚顧兒以紹乃父者獨藉此邪已而為國子生者卒階進士以顯即提學君也其季希雍亦舉鄉進士三女皆歸仕族宋元翰林希林道其姘也元翰希範亦鄉進士黃氏之不微

益煇者孺人力也孺人以弘治庚戌七月某日卒得年四十有四越七年丁巳某月日葬于南廂洪山實拊司副衣冠之藏又十三年為正德庚午始以提學君貴勅贈孺人提學君既痛其父且悲孺人勞瘁僅植其家而養不逮也泣告其友史氏董玘俾追為之銘銘曰夫終君事婦終夫事生輒離而死漠也如求于世

鈍菴鮑君墓誌銘

予嘗為歛人鮑君懋承記龍山斥路事已而君遺予以所梓小學旁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及李杜

詩集且請予別為杜序君世賈也賈以熾畜為道  
君顧割嘗斥路以利其鄉之人然猶曰蒙大父故  
志而為之書君詩也於賈何有而好之若是予私  
獨異之後君病卒其子太學生學復致遺命以狀  
來請銘予始盡得其行事嗟乎君非賈者也君名  
松懋承其字號鈍菴世居歙之棠樾少嘗受春秋  
于同邑汪郎中淵業既通以父劬于賈遂已仕進  
志代父服賈既乃餉邊得賜爵比武勳四品笑曰  
此以安吾父也君慷慨有心計懋遷任僮使未嘗  
身往而訾息十倍父時歛固多賈諸巨賈率薄飲

食節衣服頽拾取爭於八寸君所為不類諸賈  
而名常出諸賈右嘗一遊太梁唯止杭差久二州  
之賢士大夫往往與之游酷愛古今書售者輒厚  
其直積至萬餘卷乃構樓于所居橫塘之上為藏  
書之所延師課子弟其中四方之挾異書者日走  
其門而鮑氏多書遂聞于歙又取諸書切近者手  
校梓行之其所遺予者纔數家皆精覈可傳誦君  
事父母孝謹父卒過毀治喪如家子禮君素彊自  
是遂得疾母來聞懼貽母憂輒以將愈對愛異母  
弟梅充篤疾且革出簿券悉以付之不私其子與

人交信而能終樂振人之急唯僧道求施弗予終  
其身未嘗襍糲君生于成化丁亥九月廿四日以  
正德丁丑七月十二日卒得年絕五十有一以卒  
之年十二月廿八日葬于赤坎之原大父倫善鉞  
砥嘗欲斥路龍山下者君卒成其志父光庭以善  
富樞母方氏唯生君一子配鄭氏無子以疾廢聰  
始終卷遇不衰側張氏孫氏子男三長即學亦以  
餉邊補太學生次可父可教孫女嬌適 叔許  
聘詩人鄭作子學與嬌張氏出也餘出孫氏昔宛  
孔以雍容行賈有游間公子之名而贏得瘡於熾

番君以賈知名殆得其術者與雖然君固非賈者  
也銘曰 士也賈行孰謂之士賈也士行孰謂之  
賈嗟嗟鮑君儒以緣身賈以成親行則不誣尚考  
于文

徵仕郎吏科左給事中毛君用成墓誌銘

嗚呼予忍銘用成邪昔家君守雲南時用成年二  
十餘為郡諸生從家君受易尋舉于鄉予時尚垂  
髻也後十有八年而與予同舉進士逮今又二十  
年用成容貌類昔時數過予縱飲道舊故意氣若  
少壯者乃不意其止此也悲夫用成姓毛氏諱玉



初字國珎後更用成其先世蓋順天之良鄉人曾祖諱某國初從征雲南遂留成今為雲南人曾祖母皆以節著人稱雙節毛氏父諱倌以用成貴封如其官母谷繼母袁皆孺人用成自為諸生聲譽即起既舉于鄉數試禮部弗利雲南去京師萬里道遠且險同舉之士一再試弗利輒就他選去用成奮曰吾不成進士弗歸矣蓋旅寓京師者十餘年卒成進士其年為弘治乙丑會修孝廟實錄用成被命諏事實于貴州得便道歸省人以為榮正德戊辰授行人使蜀得再歸焉庚午擢南

京吏科給事中明年以恩例遂封其父母于時封君壽九十餘夫人尤恭之居封君憂服闋改南京兵科又居繼母憂今天子紀元嘉靖之歲服闋留為吏科用成在諫職既久不數月再遷至左給事中時六科之長多缺者用成次且復遷會諸曹言事者伏闕下用成與馬亦被杖七月庚辰也後十九日為八月丁酉卒距其生天順甲申至是得年六十有一用成既貴歸省及憂居者皆再未嘗以私事病其鄉人所誣孝廟事實視他省詳而核在南科值時多事用成間獨言其一二大

者率中事會大臣有朋附逆瑾者瑾敗僅落職用  
成抗疏曰致瑾亂天下者某也請顯戮以謝天下  
時論避之群盜擾山東河南用成請預為備已而  
群盜果由大江覘南都卒不敢犯歲大佑計多所  
裁抑省官錢數十萬御史林有年諫迎佛烏思歲  
下獄真敢救者用成疏至林得薄罰及留比科疏  
凡十一上類皆人所弗及者宸濠之變諸戚屬連  
逮尚數百人用成奉命往訊多所全活且言釀  
成宸濠之逆者由左右備其路又劾守臣之不能  
死事者蓋未幾而及于罪矣用成性樂易不為豈

異尤篤孝友嘗分俸為養繼母嚴刻卒得其歡撫  
諸弟各處以業裴氏妹早寡迎其姑與歸居以別  
室婦翁施無嗣為置後遂完其家與朋友久而益  
親尤善慰諭人或有憂憤用成徐數言徃徃意釋  
而去所接無少長賢愚必為傾蓋下至僕隸姁姁  
如恐傷之故聞其卒也哭之皆哀配施氏封孺人  
側室俞氏楊氏子男三人沂汶皆郡庠生汀尚幼  
女四人武鐘李伸白璽楊湘其婿也鐘左衛指揮  
湘亦郡庠生沂俞出也餘皆出其配君卒之月其  
弟太學生鉉與汶以其喪歸塋于某山之原其友

光祿寺卿崔君世興既經紀其喪又狀其事行謂  
子於用成最故宜銘予又忍弗銘用成耶銘曰  
昆明之珠產彼遐隅楸楠百尋弗植于衢物以遠  
貴器以晚成謂其庸矣孰履于傾嗟毀于琢曷全  
于璞命有適然歸此冥漠

鄭處士墓誌銘

正德二年五月二十四日卧雲處士卒于家年四  
十有五其子進士善夫方奉命誨孝廟事實  
于江南聞訃哀毀骨立乃輿病返命京師既衰經  
踏余徵銘曰吾親生不享吾一日之養沒而願昭

以文予不及識處士而於善夫為同年友且其辭  
甚悲其忍不銘處士鄭氏諱元愷字弘相卧雲其  
別號也世居閩之閩縣曾祖復祖鏗父贄皆以行  
義聞處士少讀儒書不求選舉為人坦易惇樸無  
他腸人以故樂與之遊嘗偕一二故老升高而望  
矚幽而往所至徜徉終日足跡遍于閩山常喜飲  
飲少輒醉醉輒擊缶浩歌古詞或遇景出奇自為  
句亦皆踈宕可喜其於世故澹如也惟勤教子弟  
為致明師不靳費曰若曹無視吾吾量能而安焉  
者也若曹當以用世為志每夜歸必躬叩所習業

弘治甲子從弟行及善友同領鄉薦既又連舉進士聞人皆以處士為善教善夫之奉 命出也便道歸省處士以王事有程趨之去且曰女筮仕能以古人所樹立自期吾飲水亦甘矣善夫不敢違既行而處士以疾卒嗟乎此善夫所為憾而悲者也今之在列者 天子於其父母有寵嘉之典其封爵一以其子而上下之用勸天下之為父母而慰其子之心以處士之年未艾而子之材克蚤有成宜及其身有高爵異數之報焉而顧莫之遂以沒可不謂命耶雖然觀處士所以訓子者其不以

必及其身為榮而所以望于善夫者遠矣若繩厥訓其生也雖不及其沒也詎不卒享也哉處士娶趙氏故宋之後生男四長即善夫次逢泰逢東逢南女四皆幼以某年月日葬于鳳洋山之原銘曰不有于躬宜後乃豐夙顯其逢不及其庸亦既畀之胡嗇于終或勤以啓而繼之跲維其有子厥聞則煇

隆慶州知州進階奉直大夫杜君墓誌銘

杜君諱傑字世英其先陝西天水人宋南渡徙家越之嵯嵯人因名其所居曰杜家堡至君之父贈

文林郎河南夏邑知縣諱真者當 國朝宣德初以旗籍隸錦衣衛始家于京師娶贈孺人宋氏生君少穎異通尚書弟子從受經者甚衆成化丁酉舉順天鄉試試禮部數弗利念親老將從吏部選或止之喟曰吾為親屈耳比選授山東文登知縣乃奉親之文登甫八月而不祿執喪甚哀服除補夏邑滿九載以課最 勅贈其父母尋判湖廣辰州府擢知河南陳州改直隸隆慶州禦虜有功當遷竟謝歸而子民表舉進士由鉛山知縣徵入為雲南道監察御史得 誥及君進階奉直大夫未

矣御史以言事獲罪乃與俱還嵬貧甚僦屋以居無愠色蓋居嵬六年而終享年八十有二君為人平易坦率生長京師不事華靡莅官所至著績初為文登却海艘歲例錢沿海諸營衛軍餉取給于縣令率苦之獨憚君不敢犯夏邑瀕大河為築長堤明年河驟溢老幼感泣日無此堤吾屬其魚矣邑有徐老人者素桀黠與戚氏有怨夜執而磔之棄屍于道三月莫得其踪君偵實竟置于法在辰州時永順與保靖交闕鎮巡議勅之君請往諭以禍福遂皆歸命省兵糧數十萬既久又奉檄之保

靖保靖遺以金貨一亡所受在陳州鎮守中貴橫  
甚諸所徵索持弗應中貴大恚會改隆慶得免岷  
族有訟徐數語解之徃徃散去喜施予見故舊有  
窘難輒為盡力配包氏累贈宜人子民章例授冠  
帶次即民表前為御史者以寒直聞于時孫男德  
隆德明德潤德懋德威德平德馨德輝德美凡九  
人德威德馨皆儒士德平順天府學生孫女長適  
禮部儒士楊鏜次適進士周臣今知金州次適順  
天府學生趙京次許聘岷縣學生胡采餘尚幼曾  
男女十一人君生以景泰辛未六月十二日終

于嘉靖壬辰十二月九日明年癸巳某月日反葬  
于都城南魏村夏邑公之墓側其子乃以狀來請  
銘予憂居廢文事久矣矜君父子之賢弗容辭銘  
曰 仕不擇官樂觀之志歸不辭貧成子以義終  
老子越反塋于燕禮弗忘本有歸斯阡

天都老人墓誌銘

歎有隱者曰天都老人卒之三月其子佐哭再拜  
授使者行狀以幣走京師乞銘于余曰先生塋有  
日不得銘無以掩諸幽余家君嘗尹黜黜去歎近  
且佐時受學焉聞老人之行素詳而信其狀之非

誣也乃諾而銘之老人諱赤字希止姓鮑氏鮑本  
妣姓系出夏禹蕃行青齊晉太康間有宦于歙者  
遂家歙之棠越後七世至壽孫公仕宋官至徽州  
寶慶兩路教授以父遇難求代父死事載宋史又  
四世而當國朝諱尚綱者任翰林修撰於老人  
為曾祖修撰生諱必成必成三子伯諱英仲諱寧  
季諱復老人英之子也出後寧寧碩德號謚齋著  
天原發微二十五篇行于世老人自幼穎悟絕人  
經書子史過目輒不忘日侍謚齋側與聞河圖太  
極之旨遂絕意舉子業殫心象數凡天地始終日

皇躔次氣節先後與莫可億者務窺其極其發于  
文意深詞詭初學讀之至不能句處鄉黨恂恂和  
厚或犯以非禮未嘗與校其以忿怨相競者則與  
平之守令若孫公遇吳君遜咸造廬請見有詢以  
政事者對曰為政在清心省事愛民而已晚愛黃  
山香溪之勝其峯最高者曰天都因以自號謝絕  
大事徜徉其間迺推本邵子意著天心復要書及  
地德歲曆論皆述所獨見不求齊庸聽然要必有  
識之者弘治乙丑二月八日卒年八十一娶稠里  
汪氏子男二曰佑早卒曰佐郡學生女一曰懿適

羅漢方某孫男女曰維庸維敬維立 以某年某  
月日塋某山之原銘曰 維寵靡恬維玄孔恢衍  
易以潛弗履于阼曷其不淹以式庶黔天都巖巖  
鄉閭所瞻

明故封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黃公墓誌銘  
封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黃公諱天錫字希禹別  
號玩槐散人年五十有九以疾卒前卒之歲其子  
河清官太常滿考得 賜諡命於是公自封承德  
郎吏部文選清吏司主事再進今封太常君諫使  
其衣帶致誥命于家公猶亡恙北向拜受訖即日

為書遺其子曰吾何功再被 國恩齒列卿汝勉  
茲分寸報 國家無以吾為念時太常君亟圖謁  
告歸省故公書云然未幾計聞太常君哀毀幾不  
能坐將歸 上賜諭祭如例先是太常未及三品  
者授 宗廟恩自請輒蕪予祭葬有以諷太常君  
者泣曰不肖敢以非禮處吾親哉遂不請公之被  
封也予嘗序其事至是太常君以塋銘為屬曰惟  
所以信先德侈 上恩永永不朽者庶其在此按  
黃氏之先本今順天之太興人元季有為泉之南  
安縣達魯花赤者與吏民相安若家人卒留家焉



子姓繁衍遂為南安者姓曾大父體義大父乾麟  
父博皆個儻好義不仕而父行迹尤著號魯菴鄉  
人以魯菴先生稱之公始遊邑校治三禮有名提  
學者皆器異之顧累舉弗偶年次且貢喟曰吾少  
有當世志乃今無階矣且一老貢生假令僅僅有  
所試竟何為哉遂謝去不就貢于時太常君年十  
二三操筆為文輒驚其長老公曰必此兒也卒吾  
志者乃自號玩槐蓋陰以王祐事為况云已而太  
常君舉于鄉遂成進士歷官吏部至太常蓋南安  
入國朝以進士起而列卿者自公之子始而以

列卿封者合泉數邑及旁郡惟公一人自是鄉人  
之督教其子者必曰曷視玩槐公而玩槐之號始  
寔聞于人公事魯菴及母李甚孝庶弟天保愛于  
魯菴魯菴屬續時數目公公曰豈慮吾薄弟所與  
耶遂以父新構讓其庶弟而自處其陋敝者雖器  
具園玩之屬一無所取論者以公視薛包為難先  
世祠堂壞出財力為宗人倡以及上世墳墓無弗  
封識者喜周貧乏有負者常毀其券太常君既貴  
益自歛閉自部使者郡邑長吏以下有造之者率  
強而後見言不及于官府或訪以利病時指白一

二率中事會如築縣城復金溪橋疏萬石陂公有  
力焉歲旱疫賦窘請緩民輸期兩月減息錢二萬  
有奇邑中德之性度怡曠非實祭吉慶不具命服  
常葛巾蒲履與鄉之耆彥數輩放意山水間往往  
竟日忘返平居未嘗遠遊而當世之務亡不通解  
與人言善因事為教曰吾亦欲少禪于鄉耳配傅  
氏先卒繼王氏贈封皆自安人進恭人子男六其  
五出傅氏長即太常君也河清其名才行卓卓方  
大用于時次流清澄清瀚清淑清皆向學有待而  
澄清早卒其季濼清出側某氏女五亦傳出柯儀

洪天銓蔡潤宗彭元弼林洪宇其婿也潤宗元弼  
皆邑庠生孫男五祖慰思謹思誠思謙思讓孫女  
二公以天順戊寅八月二十九日生正德丙子六  
月二十日卒墓在縣山之原以卒之明年某月  
日與傅恭人合葬而恭人世行別有銘於乎公有  
志弗施而發于其子生有爵封沒有賜祭雖不  
克壽其可無遺憾也已矣銘曰孰處也士而鄉  
以休孰殖之屏而即于北倚公之為與天者謀惟  
其有子厥志卒酬如植而林如稼而秋如澤也止  
亦為川流載其名終之優優我銘不亡有爵斯

明故湖廣布政使司右叅議謝君墓誌銘

嗟乎謝君已矣君自湖廣歸予意其鬱悒不自得在京師亟走書慰之比予得告數過予笑談未嘗及進取事又教狂飲繁日夜弗倦神若有餘者乃不意其遽病也既病君猶自諱再踰月病甚予往視之累然在几席聲氣僅屬又數日遂卒得年纔五十爾惜哉君越之上虞人名忠字汝正別號桂峯八歲能屬對北長受易多所領悟舉弘治己卯鄉薦己未成進士拜工部屯田主事尋權竹木稅于荊州進員外郎居父憂服闋當上會逆瑾扇雪

坐逮竟得白遷都水郎中奉勅督視漕河群盜焚掠運艘勢甚熾獨沛徐以南在君所部者不敢犯代還當遷尚書河南李公亢言于廷曰吾工部乏舊官且多事如謝某者必留工部銓部持之居數月卒留君工部改屯田郎中時資格即官十年以上有聲稱者外遷率予秩三品君在工部前後幾十二年李公復亢言曰謝某即外遷必予秩三品會湖廣缺督糧叅議銓部即擬君名上僅秩四品以去未幾竟報罷君多材能曠闕自負論議屹屹不下人吏事尤警敏投機應猝亡不立具在工

部諸公貴人多知君者又交口薦譽之要非出君意而卒用得謗既歸乃任時治產曰吾亦欲用之家去縣後一里許即山麓為亭又引水鑿池種木可數萬株以先世舊廬湫隘卜地令居可十世者其規圖常寬遠若有待然皆弗就而卒君兄弟四人二仲早夭撫其發惠而有辨與季弟居迄老不分異宗族貧者歲贍以粟僮僕有負待之如初鄉人病涉為起石梁不靳費或請以事輒為盡力及其喪也哭之皆哀高祖某贈刑部郎中曾祖琬仕至肇慶知府祖麟隱士父謙封主事贈貞外郎如

其官母許氏再贈至宜人配潘氏能相君志再封如其母子一方也孫一曰初生子與君皆潘氏婚而方又予兄之子婚嘗遣從子學故君視予為厚君生於成化辛卯九月十三日至正德庚辰後其生一日卒遂以其年十一月晦日葬西溪先墓之側君善談地理此其所自擇云初君官工部時顧予嘆曰他日子必我銘予怪其言不敢答既又曰乞子好辭而已予謝曰不負不負至是方以治命請銘嗟乎予乃卒銘君也耶銘曰馳彼脩衢可疾可徐豈無爾輔忽摧我車颯彼中流以息以休

豈忘厥載亦完我舟惟才實難有巧有拙余亦可  
鏢正亦可剛謂人斯能不能者天位既訕矣胡膏  
以年後山之斃其木孔多木秋復春吁其柰何

又告文

具官某謹具香燭以所撰銘文告于桂峯謝君之  
靈曰君嘗屬我以銘亦既銘矣輒錄一通俾君之  
子方讀于君之柩前以慰君靈而後鐫諸石嗚呼  
吾銘如是君尚有知其以我為不負矣乎

贈承德郎刑部貴州司主事徐君墓誌銘

東陽徐君者善士也年四十九弘治六年正月十

三日以疾卒即以其年之九月葬于白馬山之陽  
既葬之十二年以子廷實貴 贈承德郎刑部貴  
州司主事又六年而廷實遭繼母憂乃屬大理姜  
君芳狀其行與世請予請銘予未暇為也又三年  
廷實再為刑部自郎中遷臨江知府未行而卒比  
卒猶以銘為言嗟乎廷實之為其親者至矣不銘  
目且不瞑昔季札繫劍冢樹以成信又徐氏故事  
也予可媿季札哉乃卒為之銘君諱志字仲學其  
先本栢鬻之後封于徐至偃王失國走太末而其  
族散處于衢婺之間以國為氏故二郡徐姓最多

東陽其一也東陽之徐在 國朝有為福建按察  
僉事者曰隆為建寧知府者曰子玉皆於君為曾  
叔祖君之父曰鳳母駱氏君性端靖讀書略諳大  
義而率履多中居貧事父母免菟其滑必適所欲  
執喪不離苦塊見鄉俗作佛事者常斥以為非與  
人抑下雖數侵厲亡所報有所推予未嘗有德色  
人執之謀為處白利害歸之情實性往謝服以去  
故鄉黨識與不識數善人者必曰徐君徐君其齒  
長者皆自嘆不及輩者不敢肩卑者爭附而慕之  
聞其疾皆憂及卒來吊哭皆哀有餘曰善人不祿  
矣君娶任氏先卒贈安人繼陳氏子男五璠珂琪  
瓊碧珂縣學生珙即廷實名也在刑部有能稱女  
婿張乾孫男七某某女二曾孫二嗟乎君為善且  
壽弗壽矣宜在其後而有子如廷實者又弗壽也  
天之於善人竟如何哉銘曰 劍繫之樹徐君亡  
也銘掩之石徐君不亡也

中峯文選卷之四

中峯文選卷之五

祭文

祭東白先生文

嗚呼斯文之錄代不數賢猗與我公續墜以延秀  
挺豫章氣吞彭蠡發為文章渾噩無涖摩經竄史  
搯擢胃腎金鼎九練飛瀕革剗遷迤平糞齏起崇  
岡駕風驅霆拉獵雲礮當其無為兀坐終日解旆  
束杠愕不可詰有叩而應手不停筆犀燃牛渚萬  
怪畢出天順庚辰公乃筮仕翰長宮端歷事四世  
最其立朝不踰一紀韜光毓龢益閔以斐衣冠如



雲趨拜于門有得一言寶若璵璠國有制作輒一  
致之席不及煖翩其逝之蒲輪屢旋位秩荐至帝  
則公眷公豈是覲 孝皇圖治鑑古纂言召拜清  
卿實總摩編有離有合有繁有殺庶言相持公執  
其槩昭典未就 龍馭已升 今皇御極少宰是  
增萋斐成錦煩言屢騰人忿而疑公屹不移曰昔  
易退豈今之迷 貽謀付我違恤予私報知禪德  
庶其在茲悻悻之介固所優為蓋公之心纂述是  
任畢茲遺編超然乃逝此志未白遽尔云亡天胡  
不相哲人之殃嗚呼痛哉鴻漸于遠斥鷃所嗤持

金于市衆口鑠之豈世異好其勢固宜汲水于隣  
終世不怒試攘珠玉按劍相顧公之文章震驚一  
世公之聞望朝列寡二名高毀来自昔所忌謗與  
身亡公則奚厲其等早蒙甄拔幸奉教育戴德莫  
酬懷情獨鬱輕車載途攀號不復陳辭叙美曷能  
髣髴江漢滔滔日注于東我心所懷曷其有窮  
呼哀哉尚享

祭南峯先生文

嗚呼天之生才是凡何為有如先生乃止於斯豈  
人忌其能天亦是疵胡畀以全而厄其施嗚呼痛



哉士之在世孰為可貴學問文章政事節氣有一  
于此足高倫輩况如先生固鮮與類強學博敏鼓  
行無前旁搜蕪采如海納川肇自載籍孔墨百氏  
太史所錄鄉評野記下至齒技星史之奇山川風  
俗九州所宜故典舊章在廷或疑有所微問如客  
得歸有宋文人推歐及曾曰贊其微非我孰承力  
堅嚮往不歸故常奇葩逸發日斐以昌驟而覲之  
如入九室夏醜罔鼎見者駭辟諦而繹之九奏八  
佾金鳴石應鏘然從律簡伉自植雅志經世每對  
過客輒及政事根柢治亂慮周識洪檀車之載莫

邪之鋒人亦有言有能不能左右具宜曠視八紘  
翱翔玉堂炳然長庚公輔之望著于明廷時有逆  
閹侮士如絡前有豺虎後有芒鋸聞先生名嚙以  
高爵欲一致之再請再却正色峻辭屹不可懷讒  
釁用生意遭譴削風節凜然懦夫可作豈其雀羅  
能圖鸚鵡先生有言脩我成器使在其位必有攸  
濟如其不然抱此且逝託之簡編希名後世吾則  
無求而可軒輊孰謂斯言兩莫之遂官僅六品殞  
于壯歲夙所挾負百不一試所欲論著竟亦齋志  
永聞則有金薤琳琅流落人間特其毫芒嗚呼病

哉高才多阨自古則爾壽考尊榮或乃庸鄙較其  
失得豈以彼易此曾謂祥麟不若狐鼠抑又何憾  
奪此有美世方需材如火救水天也何尤物之不  
齊百身莫贖有識同悲而况吾徒特被深知龍亡  
之慟伊豈其私誼同昔人愧莫為辭英神不亡猶  
舉我邑

祭封少保楊公文代作

物有單厚氣有獨全禎祥所兆有開必先繫公之  
生允矣非偶凝德含章大發厥後自公少年才絕  
等夷首倡易學以覺盲迷策名天府列職大行

棲遲散地有斐厥聲既膺 廷薦督學湖藩厥施  
弗究遜于丘園最其平生求福不回如玉斯種如  
木斯培施于孫子伊惟身教如木斯榮如玉斯耀  
孰不有子子公且鄉容臺 鳳閣惟弟惟兄有子  
則鮮孰又有孫賓興臚唱有魁有元在昔王氏三  
槐是符其在鄉哲莫盛者蘇王不以文蘇不以勲  
勲業文章萃公一門耳目所逮孰與公匹 帝眷  
是崇重恩累錫麟袍玉帶有赫龍章曾玄拜舞四  
世一堂優游八齡考終有俶身名俱榮是謂全福  
我心孔疚豈為公憾師相在戚 朝野震撼惟我

師相為 國著龜其留與去身繫安危師相不留  
有惻 帝衷公曷勅遺俾孝為忠凡此有位罔不  
心盡矧在門墻朝夕承式岷山在望悠悠我思有  
涕如雨匪公之私嗚呼哀哉尚享

祭賓竹潘六丈

嗚呼翁號賓竹又以竹名軒蓋將長與斯竹為主  
也今者竹如故而主人亡矣顧令人對竹思翁耶  
嗚呼傷哉尚饗

祭祖考文

玘無似仰荷祖宗垂慶竊祿于朝二十六年承乏

三品推恩上及祖考下逮孫子已逾涯分曾無寸  
補及失怙南歸三年之間纍纍縱縱不敢以祭在  
禮固爾於心缺然茲及免喪敢以潔牲采毛清酌  
庶羞祗薦于新構惟我祖考種德綿茂履被後人  
雖以玘之不肖進叨厚祿退免官刑為幸已多實  
賴遺慶視息尚存方將操危慮深期無替于厥世  
伏冀尊靈歆鑒默用敷祐俾無有終至若迭遷之  
次改題之禮尚有待而未遑也謹告

祭外父潘南山文

嗚呼昔我來歸山阿水淡先生與期今我來思山

青水白先生何之嗚呼先生已矣賢哲所貴世俗  
所嗤然而生有令名沒有殊錫孰與等夷配彼九  
峯先生所許斯文在茲言有耿耿今則已矣莫知  
我悲

祭江太夫人文

孰識機杼鑿坡玉署學士之女孰無攸遂垂紳鳴  
珮尚書之配孰迪厥後麟魁龍友京兆之母匪直  
京兆史局儀曹先躅是紹匪直先躅芝蒸蘭茁諸  
孫如玉生既累 封髮鶴頰童通籍于 官沒有  
申錫冶金鑲石賁于宦窳或得于天一之謂難孰

界其全匪天是私黃流瑟瓚百福攸宜際我末契  
再世同科重以姻締昔幾登堂德容邈矣薦此觴

祭陳錫約之

嗚呼吾不遠隔郡歸汝以子固將望汝如李漢之  
於昌黎付以斯文也汝今乃為昌黎之李賀乎嗚  
呼痛哉尚饗

又

嗚呼約之之柩歸自中州于時有太恭人之喪在  
堂無所於殯在禮夫子之於賓客也曰生於我乎  
館死於我乎殯况又翁媪之間乎東閔有敞廬數

椽四明孔道也今殯汝於此俟他日卜地而葬汝  
汝靈有知尚其安之嗚呼慟哉

中峯文選卷之五

中峯文選卷之六

會稽董玘 文玉著

武進唐順之應德選

賦

易學正宗賦

弘治甲子玘負笈西遊太學獲侍大司成楓山章公  
講席之下始聞易道之精奧輒不自揆上遡心學之  
傳下述願學之志為賦一篇曰易學正宗以獻其詞  
曰 憶鴻濛之肇判兮維太一之肇分運施承而不  
息兮隱真秘於氤氳繫犧皇之神聖兮感龍馬之負



圖妙契于俯仰兮爰立象以倣模穴墻垣為戶牖兮  
羗無文而用行逮呿吁之質喪兮民滋偽而愛其情  
肆文明之蒙難兮暨公孫之几几惟吉凶之同患兮  
宜卦義而闡文理揭日月於中天兮合鬼神之前知  
何奕世之教湮兮竊僂句以成欺懿尼丘之降神兮  
廓人文以宣朗誦常編以三絕兮悼群昏之罔象發  
道妙以翼經兮昭精蘊於指掌幸假年而寡過兮見  
易道之沈茫歷兩都以迄江左兮胡論說之繁蕪裂  
三家而立九師兮嗟白黑之相渝分卦在日以占候  
兮觀互取象以為奇置本原于貿貿兮誕徒億夫繁

枝或鄙象數而暢以理兮固未造四聖之藩籬迺昧  
中正之教兮援莊老以為辭荒吾易於空寂兮重為  
世道之疵具曰予聖兮孰有辨其雄雌偉先哲之挺  
生兮迺夢文而揖羲肆天根與月窟兮卓千億而探  
之作傳以盡其蘊兮演義以索其旨聳東嶽之崔嵬  
兮形衆山之剡施顧凝道之待人兮夏虫篤時而不  
悟雖糟粕之幸存兮孰求源以上泝入闕市而無平  
兮恨余生之遲暮願喻言於飢渴兮徂東南而迹熄  
因聲歎以開聾盲兮望考亭而罔適抱遺經以自誦  
兮嘆鄙吝之充塞昔程門之多賢兮羗親炙猶未彰

矧眾眾之困蒙兮迺冀窺其宮墻爰中夜而編結兮  
思神明之再造也方 大明之當天兮何云莫傳其  
道也雖不及見古之人兮猶克逢此芳草也嚙南住  
之降靈兮生哲人於吾鄉矯思以深造兮迺入室而  
亦堂玩辭攷占兮得開成之精意盡象數之曠隱兮  
公弘通而簡易窮幽明與鬼神兮邀涵泳夫聖涯會  
萬殊於一原兮析精微於繭絲續墜緒之絲絲兮允  
斯文之在茲震春雷而身先兮步玉堂而聲馳嬰龍  
麟以無畏兮期誠格乎吾 皇妙易道於踐履兮候  
順時而行藏鴻高舉於雲達兮詎好爵之可靡肆講

道於漱水兮聊深潛以覺夫後知天錫時人之耳目  
兮又豈專於一方延三老於太學兮俾模範乎俊良  
雖幽岩之蟄虫兮仰北斗之餘光歛容一見兮曰予  
未有知大道公天下兮匪先正之攸私叩洪鍾以大  
鳴兮罄覽寶而悉覩辨山嶺之蹊兮室向牆之戶闢  
臯門引之入兮指周行而使由惠循循其善誘兮心  
不殊於聖丘觀雅樂于洞庭兮五音之雜比習大射  
於矍相兮見序黜之揚輝豁目爽而心怡兮若大夢  
之忽醒望海若而興嘆兮敢涯涘以自盈幸圖徽之  
未晚兮矢尊聞而勿失戒井蛙之拘虛兮倣蛾子之



時術懿告往而知來兮鼎探蘊於七分願就正以卒業兮爰述意於斯文

### 毅齋賦

毅齋者尚寶卿劉君戒息之所也君名乾字克柔更以毅名齋有相成之道焉予嘉其意作小賦以遺之於皇指象玄渾管兮迭陰與陽一氣比兮君子何貴誕不已兮醜類章畫曰乾其理兮純粹正中德統天兮紛緼播物慮無垠叶兮氣質雜揉五性偏兮決驟翱翔剛柔分叶兮在昔臯謨彰厥常兮采采九德反伊良兮亦有箕疇又用克兮高明沉潛維以為則兮

功在不舍梗其善化叶兮鏗以朝夕金石易叶兮木挺中繩輅中規兮維彼暴棄乃不移兮參魯任道秉力毅兮振也惟慾剛迺躋兮釋回脩姱要必強兮于帝其訓仰天行叶兮過聖及賢不及令名叶兮嘉彼良朋揭以為柄兮匪彼類假繫德命兮思義顧名何不減兮知剛知柔萬夫望兮

### 古詩

### 浴沂餘興

桐江趙慈佩先生貳守錢君之師也以春三月訪錢君於越相與遍遊諸名山水於其歸

也縉紳共為浴沂餘興詩卷以贈之

陽光次胃陬牽牛貞厭旦濯濯吐群芳啾啾亮春喚  
磊落沂上翁感之思如翰吾徒豈云遠專城比閤閑  
賁然及良辰流光鳥驚彈菁莪會師生匪直童與冠  
青絲繫玉壺饒簋饌臙臙越地山水佳尋盟盡娛玩  
禹穴探幽踪秦望縱奇觀脩袂弔蘭亭湍流自泝泝  
迴楫鑑中遊畫圖倬雲漢極目越王臺矗立俯溟瀚  
驚濤忽湧峨嵋竅疑操縵榮華委蟬蛻滯谷豁冰泮  
即寓倒金壘式燕敖以衍長嘯堪輿窄浩歌雲霧散  
真樂非分表冲融無間斷昔點志在茲喟然宣尼嘆

由求不能與而况鄒與驛事邈千載餘斯心應共貫  
嗤彼乖厓徒胡分華山半清興允矣輸白駒不可絆  
譽處播羣公奇文簇綉段悠哉返吾廬春風滿車輶

西舍池蓮過時未開諸翰林分韻賦詩催之得

時字

永日敞虛軒半畝開新池中有千葉蓮根從泰華移  
青鸞翬圓容羽扇排參差高叢又已茂奇葩發何遲  
渾疑南海睡空負廬山期停杯泛綠水吾將叩女夷  
植物盈兩間榮敷各有時相獨昧茲理不為薰風滋  
女夷寂無言微波起清颺萬柯鳴策策爽然啓予思

發生自物性所嗟其我蔡季妍鄙桃李故與春光違  
幽獨聊自媚逃名名乃隨他年吐一萼墨客競搜詞  
朱顏覲六郎冰盤浴西施但騁語意巧比類殊非宜  
亭亭君子質豈同妖冶姿耻負冰雪潔乃為衆口緇  
何如歛華耀無譽亦無疵冥會若有聞為爾發長噫  
韜其信可尚無乃類釣竒叔孫毀日月明照曾何虧  
不見菊與蘭矢志亦若斯年年山徑間幽芳秋自披  
直宰握元化產物將有為念此雲錦段天孫縷銀絲  
製為虞帝裳萬象溷春熙云胡夸毗畏甘隨秋草萎  
屈神由所遇在人尚如茲教竒無足嘆瀟溪終爾知

葉動靈龜浮玄衣暴晴曦盤旋久不下若喻招來辭

送章以道謫判梧州六首

洩雲無定姿望望向空沒迴城送遠行鶯花况繁蕊  
向來同升友日夕成燕越繾綣不能言車聲隔空拂  
南粵雲山天下奇勝遊亦是百年期錦囊怪底春來  
重擬和東坡海外詩

仙子尚求勾漏令洞天此日是君家臨岐不問飄蓬  
事峯巒黃坡夢疊霞

鐔江月好迴舟楫赤水巖深識薜蘿蘇李當年渾浪  
迹山川應待若人過

玉兔遺酥炎海變老龍開逕峽天低鬱林鷓鴣先春  
語深谷靈麝清晝啼

蒼梧雲暗吊重華萬里烟波去國賒却笑陳詞漫多  
涕浮生何處是天涯

晨出史館馬上口占戲簡九和

茅屋隴山子心與隴山齊失足塵網中滄浪渺無期  
朝如槁鹿逝暮若籠鳥栖浩歌強自適引領意愈迷  
曉來出禁闥驅馬避沙堤驚風動地至倏忽忘東  
西欲就故人語熟路更多歧况聞高宴會雕俎雜翠  
鏡徘徊獨返舍砢碑春思躋山翁不可遇安得醉泥如

挽王氏母

生別已堪悲死別即永隔婦人况多涕丈夫且刺刺  
卓哉王氏母耿耿心如石良人念靡盬三川行遠役  
素書戒勿頻但願功名赫君身不自有妾身遑自惜  
遘疾歲幾危垂死意彌激語兒即束藁無以憂遠客  
絕者不可復徒使方寸悵義氣凜不磨壯夫猶泚額  
醉載戒懷安遵墳閔魴赤古來二三女炳煥垂簡策  
壽短可弗傷榮名永無斁

中孚陞管理鉄冶正卽投詩自嘆走筆和韻

墨子悲素絲匹夫戒懷璧懷璧亦何罪素絲多變易

不聞道上歌由來嘆弦直春敷能幾時晨光忽已夕  
卞和不可遇至寶周瓦礫斗酒聊自娛人生匪金石

題畫

野水轉秋色楚天霜露微荷風扇殘綠幽境人迹稀  
沙禽時下上翠羽弄寒暉披圖意無極蕙葭渺依依

至日自警

碩果藏靈機陽德忽更始爾心豈不然善端要無已  
重泉一脉清眇然異泥滓陽來日已長爾心旋復死  
天人遂以垂消息本相倚寤嘆感茲辰沉迷抱深耻  
閉關道無他旋轉幸及此會當陽壯時考身視所履

生女謝應期柬問

生男未可期生女亦不惡兩女當一男聊足供藜藿  
慙慙故人問天涯共憂樂書生命如此萬事付杯酌

江南吟

扣角歌易急採菱調苦沉客子且緩轡試聽江南吟  
朔土多狂飆三春半霧露柳條寒受東花容如皺於  
渚居不塞原陸植不產潯江南春欲晚百鳥皆好音  
風晴綠野麗日高松徑陰鳴淙瀉古壑竒分炫長林  
浪滯青雲跡空負滄洲心任公屬巨釣戴子破瑤琴  
金膏詎隱耀良玉亦類璫懷哉玄豹質隱霧南山深

問津圖

聖心如天地吾道無緇磷藏固非辟世行亦豈辟人  
顧茲行燕理顏氏嘗有聞由也亦失悶沮溺焉知津  
送張秋官璿理刑淮上

長淮日夜流清澈直見底波濤豈不興風定旋復止  
來往亦何情妍媸物所視欲問使君名試看長淮水  
吳生棟卿舉進士之三月授工部主事遂以疾  
謝歸贈此識別

朝遊黃金臺暮還黃山階豈無鴻鵠志依依在南枝  
浮雲起天末卷舒各有時知子抱心疾身疾非所辭

壽豐封君

玉堂清絕地况復美江山詩老來遊日仙郎舞袖班  
松篁春色住風雨竹輿間自是蓬萊島何須藥駐顏  
壽陳封君分題得竹翻夏籜

仙家太湖畔脩竹羅層軒南風動疎薄錦籜何翩翩  
剝故見新筠玉榮拂霄鶩因之悟形蛻故新若追奔  
夜雨膏腴溼曉看萬兒孫紉葆製野冠斲石薦山殮  
補林隱蹊術浮景迤朝昏雪霜天地老蒼然露靈根  
會將葛陂杖迅足遨崑崙

魚繫柳

遊魚依淺渚鼓沫安所希芳餌一為災遂與烟水辭  
空懷濠梁樂永負龍門期江湖波浪深蕩漾惟所之  
託身一失所脩鱗竟奚為山鷄溺其影樊鷁真自離  
天生物已多魚乎爾何知

贈余子華二首

鳳雛五色儀千仞下積石朝日鳴堯庭百鳥皆辟易  
稀世見竒瑞價重涓陽獲貯以黃金屋殮以琅玕實  
如何舍此去南飛欲安適得非形影單更念儔旅隔  
卅山信窈深恐難隱羽翮君思應重戀回翔海天  
碧

騏驥矜一躍十步還自止駑駘奮百駕終然致千里  
立功貴不舍前脩有遐軌傷哉夸毗徒沾沾意自喜  
蝸范競為珍稽樵厭夙旨枕糠終昧目毀鍾空掩耳  
同志欣有覲冥探謝哆侈多岐諒不迷周道本如砥  
出門贈以策遠步從此始

無題二首

良友不可遇士林固多竒喔喔鷄鶴群終然非等夷  
痛哉流俗闕指顧藏械機同曹幸有覲雅志探眖微  
如聞空谷音驚喜不自知張弛理固然諧譴豈善戲  
所貴麗澤交申規意無疲斯道剝已久賴君挈其維

再拜久敬章藥石我所師

奔馬苦難制涉世眩紛竒反念狂作聖弛閑夏變夷  
誰云庸言易慎哉此樞機滄芷由漸漬橫流基細微  
卓彼孔氏徒有過恐弗知云胡爾藐藐覆用教為戲  
及此服銜轡無為等驚疲六藝為尔與三益為尔維  
千里苟不已獵德有餘師

送殷近夫年兄還壽張

憶昔同登第彬彬盡時傑殊方一日親歡會期切切  
舉鑑絕九衢飛鴻鴻以頡洩雲靡定姿蟾兔圓又缺  
告歸未經年漸作風花瞥重來訂舊盟落落晨星綴

求友感嚶鳴我心徒蘊結殷君英妙年神姿秋水澈  
短軸徵余言故園將返轍驚走問何為忍又遠離別  
告余非矯情至理未昭晰歸求冀有聞不能耻就列  
我雖升同詹今始心見篋世人釜斛容勺水易盈竭  
不知泰山崇乃爾安丘垤子若慊未信仲尼固所悅  
斯言慎勿欺努力希前哲况復桑梓同洙泗日可啜  
高風千古上白日秋空揭立功貴不合金石尚可鑿  
嗟余晚業儒宮牆善未闕千里羨良驥願自同跛鼈  
心能膠漆投迹任參商別酌酒餞君行莫辭金樽凸  
相思頻遺札庶以策蹇劣



贈汪生

汪生泉山來謁我雙江涘  
僂衣弗勝揮筆如振綺  
驚揖問何為負笈歷千里  
如子才藝良甲科安足擬  
自云少業易一筭涉湫瀾  
願借白室光兀兀慚疑啓  
予志信不允顧予何能爾  
遺經久剝蝕異說嗟鋒起  
數學日已非多岐空自昧  
蝸范競求玆樵稽厭夙旨  
我言徒強聒孰辨朱與紫  
譬彼清廟絃不入里巷耳  
感子故來意欲默胡能已  
聖道雖云遐傳義此其軌  
惟天有两曜如易有二子  
歸哉自得師宜探謝哆侈  
題避喧庵為戴先生作

台郡有高士幽懷洽隱淪  
振衣鴈蕩巔卜居南海濱  
遯世固不忍皓皓詎象塵  
棲雲絕徵命渡澗謝來賓  
虛室寂無鬪廬前萬物春  
出壑孤松老巡簷二鹿馴  
和風山鳥喚新雨石泉呻  
欣然意有得聊以終吾身  
萬頃蕩波鷗肯若籠中鶉  
洗耳人已逝皎月懸高旻  
悠悠數千載風節獨與倫  
安能陶謝手雄辭發天真  
題同聲詩卷并送掌教羅汝實行

進士徐世皞冬官謝汝正於汝實為同心友  
茲汝實以事來京相與聯句得數十篇為卷  
索予題之兼以贈別云

澆風溷淳源交道日以熄紛紛槿花心落落歲寒植  
幸此青雲交橫流立巨石皜皜白玉姿同出自垂棘  
蚤歲持獻君各負連城直或琢為璉瑚楚宮薦梁稷  
或委泮水旁和璞人未識相失各一方道遠不可即  
端綺遙相遺夙心誓靡忒幾年如參商重喜嘉王  
國離合感今昔耿耿何能默矧茲坐上賓卓犖咸我  
特志意協金蘭匪彼爾與意萬斛滾珠泉無煩限三  
刻韓孟倡城南千載繼遺則妙思徹萬微閔辭窮六  
極風雨白晝驚蛟龍吸池墨慷慨發浩歌中心惜以  
惻並轡欲長驅逞志伊吾北六月滄海運萬里雲鵬

陟云胡際斯會通池尚垂翼歡樂殊未央翩翩征旆  
丞相送出都城踟躕衢路側贈別亦何言努力崇令  
德天意固有屬良寶豈終匿荆石一以剖千仞糴生  
色屈伸諒有時嘉會難再得我願舉佩刀斷爾黃金  
勒浮雲互相踰白日忽已晏孰是十日歡千里遽殊  
域天空鴈影遙樹密蟬聲啣載賦白駒篇西望空嘆息

七言古詩

松鶴圖

千歲青松注靈液根盤卓筆峯頭石老幹崔嵬知幾  
尋一枝橫亘三千尺屈鉄交迴凍蘚封疎絃戛擊風

濤澆白雲鬱繞書晦真應是神祇衛靈魄玄鶴何年  
遼海歸徘徊獨下棲高枝鍊火融金形幾變鸞膺鴻  
頤背伏龜丹頂焚煌火珠出毛羽翩遷霜雪垂戛然  
長鳴林壑震昂歲勢欲凌天達薛公久七帟偃逝解  
馮高標真絕藝半幅吳綃拂拭光筆底長風回遠勢  
雪山月白倒蒼虬赤壁江深橫縞袂盤桓不必向柴  
桑疑坐華亭聞曉唳信安太守古誼深千金買得遺  
同心同心之友仁和齋發身黃甲擁朝簪政聲赫赫  
播人耳高齡今已周甲子吾知千里故以此物持贈  
良有以松以勵貞心鶴以勗素履令德既相符遐筭

應可儼

南還過天津聞雅樂於施憲副所感而有作

正聲久埋滅文舞隨飄零趙瑟秦箏動繁會優施飛  
燕充公庭誰哉思返古獨整平淡驅哇淫入行肅民  
秀林鼓間掄金鹿鳴廢復理南陔絕更尋引宮雜微  
聲翼翼細大相和珠在繩羽干作止遂清響玉山忽  
倒還高撐鳳鳴鸞舞下復上九官濟濟無爭長朱光  
耀翟動冲融協風振木摩沆碣玄酒淡初嘗至味終  
心賞波濤頓息水鏡平浮雲散盡天虛朗我生晚業  
儒好古心孔紆過魯欣猶在聞齊本不圖聽終觀罷

意無極歛襟獨對長噉吁塵眸俗耳苦不一崇用鷄  
鶉捐弁呷千鈞引一髮將恐紫奪朱胡不以此上論  
列蕭韶九奏光姚虞

田家行二首 其一 李明府

山禽作聲春雨急老農荷鋤轉愁泣常年聞爾催耕  
忙力耕剛見禾穗黃吏來索租怒如虎割罷秋田已  
空釜嗚呼山禽爾莫鳴年年誤我勤春耕  
草蟲機下聲唧唧織婦停梭涕沾臆為爾促織無已  
時幾圓心碎續寒絲今年三熟復何用寸帛湏向官  
家送嗚呼草蟲爾暫息歲歲誤我當窻織

龍江歌贈史克明

九龍山下龍江流世傳嘗有九龍遊九龍一去古復  
今龍山峯嶺龍江深龍山有時出雲氣江頭作雨大  
於筋坐令枯槁回春滋猶疑九龍未曾去江山有澤  
能及人何況昂藏七尺身願君為令同此江孟雍名  
績未足雙

題畫為錢公浦作

蒼崖竹樹枝相樛流水活活山澗幽白雲萬疊不可  
極生絹數尺開滄洲石橋有客抱琴去高人只在雲  
深處平川歷歷林麓窮咫尺雲間不相遇當時曾絕

百牙絃于今相去又千年  
虛亭風起白雲散  
高山流水空依然

題畫

溪花如雲水如練  
遊禽溪上色相亂  
孤飛西來落斜  
電雙入汀蕪半隱見  
境偏未識春華變  
羽毛翻翻若  
自銜莫云此地無  
羅罨樊中飲  
啄豈堪羨

題松軒

高州有客獨愛松  
十里清風結幽宅  
佐藥千年苓滿  
地釀酒三春花可摘  
貞心獨許此松共  
日對蒼髯成  
主客酒醉熟眠松  
下軒詩成緩躡松  
間屐露下松梢

鶴夢回雲開松外茶烟碧  
盤桓不減桑柴趣  
梁棟猶思獻邦國  
我家亦住萬松裏  
三年北土飛營鬼  
感君幽事發浩歌  
飄飄若聽風濤洑

五言律詩

送朱崇周尹五河

彈鋏青雲晚之官  
墨綬新循良今日望  
湯沐帝鄉民柳暗  
燕臺雨帆開泗水春  
傳家清白業莫厭  
甌中塵

挽陸大尹

號竹

哭憐仁父逝天曷棄群黎  
異政曾驚掾真廉尚感妻

陸之妻却賺金日  
恐累吾夫平生

月明琴絕響露冷竹含淒  
惟有聲

名在恭昆傳裏題

贈平翁

翁居漳水上時共白雲期與物摠無競此心誰許知  
鄉留君子澤家散應山紫家落千年事冥鴻見羽儀

挽汪同知有本

昔我兒童日從君滇水時通家傳舊好聳壑媿深期  
去住猶疑夢存亡獨繫思長安逢令子一寄八哀詩

送潘儀部潤之南都

南國潘郎去春風花正殷清曹兼吏隱勝地得江山  
逸翮青霄上書巢萬竹間遊興更將母不比賦居閒

贈温州劉揮使

草色生鄉夢春風放凍舟檀車看欲敝金印志初酬  
列宿因城轉千山到海浮東南須保障長咲贈吳鉤  
芝秀堂為盧侍御雍題

此草不常產孤生信有靈孝徵同孟筴瑞氣應堯蓂  
雨露新分葉雲山近作屏畫堂遺澤在重勒秀芝銘  
歲暮日聞蓮峯轉文選走筆奉賀

舊歲猶新歲新官異舊官半生徒蠖屈萬里信鵬搏  
求友今無二知人古亦難百年真轉燭留取汗青看  
送同年朱德嘉副郎再赴金陵

北地花猶少南州春欲闌殊方驚物候此日羨征鞍  
芳草幾人別鍾山兩度看離心逐歸夢相送到江干

正月三十日兒子周歲口占

生男亦不晚喜見痘癍收月正仍逢晦年更始浹週  
未能離哺乳已解拾琅球是日先取瑀及筆歸棹娥江上春  
來為爾留

送蔡侍御乃兄還鄉

六月初饒雨官河潦水生高陽歸靖叔洛下謝慈明  
玉竇晴霏斷箐山曉夢清池塘如得句北鴈更春聲

送章杏莊

杏莊乃楓山先生之姪茲來附聞先生教言故末語及之

半生江海興去住總悠悠草色來香夢春風放凍舟  
片雲靈洞外遲日畫溪頭悵望河汾宅何時負笈遊

送雷州通判

試說雷州路螺山並海馳古來猶惡土今日是通達  
界稻堪供賦官言解變夷九重有新政為報遠知人

贈鄭上舍

新雨潞河漲孤帆柳岸風游蹤留冀北歸夢遶江東  
已脫囊中穎休論吳下蒙藝堂餘業在轉翮赴冥鴻

挽朱母

侍御母之祖母

萬里收夫骨百年為婦身艱危常有此彤管獨何人

蘇葛千行淚風波九死鄰同藏復何憾玉樹早多陰

送司勳王錦夫參政山西

攬轡從此去鴈門春已深梁山連井陘汾水帶雲林  
未是兵戈地寧忘蟋蟀吟東曹舊亭竹後夜只清陰

挽項揮使兵部尚書襄毅公之子

沙漠銘誰勒封侯事已空項公真有子李廣豈無功  
披瀝千夫淚防身一劍雄城西餘舊業大樹日悲風

顧九和詩才甚敏嘗與予退朝歸院觀景即成

一律因次韻美之

群籍盡嘯真傑觚若有神渾雄才復古儁逸語驚人

影落鶯過水花飛柳送春上林多勝景應入品題新

七言律詩

送王水曹表姪蔣上舍

虞衡席上識君顏紆觀觀光正少年吏道無常聊鼓  
笥雲衢有志定揚鞭烏群獨喜逢朱鳳龍種從知異  
白顛努力扶搖誰天閑貴郎曾是漢廷賢

送周天兆乃翁南還

秋風忽憶蠓螿肥祿養翻嫌與願違蓬島綵衣春宴  
靜鑑湖紅蓼夕帆歸石田雲外多心賞玉樹塔前蚤  
競輝佇看杏花如錦日上林還引二雛飛



贈吳上舍江

姑蘇送我飛花日京國逢君又暮春志士乘時千里  
道流光如許百年身詩書門闕英聲舊鼓篋園橋後  
袂新鯤化定非池沼物秋風海運見脩鱗

送吳大行巖使荆藩

新擢輜軒南楚去吳門喜見錦衣行禮周 藩服金  
鳧重寵借皇華玉節明風便不驚繁磧路雲晴閑上  
岳陽城信歸莫遣春光暮曲水通家持續盟

壽封少傅楊公

致仕以食事

已向彭門謝佩紳鳳毛日下送 恩類古來塵外人

無此今日山中相是真橘袖園林殘亦在蕪葭汀  
看槎新蜀江應變葡萄綠長醉芝蘭座上春

送劉少傅歸展墓二首

曉日 龍章出鳳城台星夜指角虛明 殊恩獨慰

瞻雲思上相誰為衣錦行車蓋遠山迎瑞色松楸幽

壑帶餘榮霽霖正繫蒼生望莫向耆英問結盟

鳳閣聲名被草萊野童爭識相公來直將正氣酬中

嶽暫許文星出上台螭壓豐碑宸誥重花明淚水畫

堂開迺歸應念 綸音切虛宁方資濟世才

送黃門李志道使占城

共羨李揆家世事 中朝還數諫垣才  
遠將雨露海東去 爭識鳳麟天上來  
鬱水風平槎斗近 扶桑日旭 詔函開  
應多圖志 增王會歸橐 無愁海怪猜

壽張進士生母陳五十

鶴髮初生半百年 上林喜見綠衣旋  
生兒已兆士行 貴屈節曾聞絡秀賢  
慈竹陰生宜晚色 板輿遊處及春妍  
白雲咫尺新安路 歲折梅枝奉壽筵

送司業汪先生

幾年東觀淹良史 此日南雍借夙儒  
不遣橋門常寂寞 故教賢路亦崎嶇  
虞周禮樂尊三席 伯仲聲名在

兩都春草未須驚 久別還看鳳羽接雲衢

霞道人生日以詩見示次韻奉答

脫屣浮名壯志堅 玄中十載得真傳  
蓬萊弱水終何處 野服黃冠且自便  
天上瑞徵歸白鹿 人間去住挽秋蟬  
丹成若憶雲門客 為報蟠桃再熟年

送陳葦川先生赴南京翰林

南望瀛洲迥隔塵 此行還喜帶銜新  
若除詩酒都無事 信是神仙別有真  
雲起望家吳岫曉 花明繫馬秣陵春  
十年門下追從地 杖屨何時許更親

送同年劉彥明知衢州

使君家世本劉寬况是親民第一官  
翁舌應憐東國病選良不為潁川難  
春風路轉朱幡遠越水雲多竹馬攢  
棄梓地連鴻鴈近定將新政報長安

壽涯翁

龍門高映壁光寒每得先秦製作看  
學本六經曾用世望尊一代不緣官  
清樽同甲人應少白髮完名古亦難  
廊廟江湖元不異更將赤手挽狂瀾

送張貳守正之赴汝寧

不辭湖海十年路已見棠梨幾郡花  
旱魃正愁中土病遺黎爭候使君車  
玉梁泉動春行野木鴈堂深夜

歆衙循吏祗今誰載筆瀛西太史是通家

寄賀晉江王處士受乃子評事封命

處士有七子

一經課子不辭勞棘寺馳封未二毛  
朝絃更蕪林野逸鄉評獨稱帝綸褒  
庭分謝氏芝蘭好門陋于公駟馬高  
遙想朋山風日永登堂安得薦春醪

借懋忠九和南郊候駕夜入正陽門次九和

韻

夜深燈火擁重閤寒步高低萬馬剛  
白幘胡兒那可問黃金壯士忽無顏  
飛塵空聽宮車過危磴真疑蜀道攀  
傳語同袍堪一笑真成有事不如閒

壽南溪于封君

南溪即醉翁亭記所謂馮出兩峯間者

身冠令子趨庭日鶴髮封君七十時春滿里門停駟  
馬風迴玉樹出高枝身常老健疑仙近家住瑯琊與  
醉宜咫尺吳山桑梓接白雲還見照江湄

下邳贈潘貳守次盧侍御師邵韻

初貳守邀飲

因道盧侍御阻風復還常有詩子漫應曰若風

作當如例行二十里子舟破果復還殆語識也

盧子當年乘興迴笑予何事亦重來可應戲語還成  
識賸有高情為舉杯飄泊不緣風浪險淹留又送夕  
陽頽廿年南北經行地檣檝從今定幾回

和張子醇病中述懷之作

茅齋斜傍禁城陰宮柳高低翠色深春到每驚隣

舍改官閒不覺歲華侵鑑湖片月多歸夢龍窟孤雲  
寄遠心原憲從知非病者朱弦獨奏有遺音

再疊前韻答子醇

暮春勿憶在山陰一別雲門歲已深鄉社更從今日  
定詩名當與古人侵溪山何處非吾土風月相宜有  
此心底事多情同越鳥北枝猶自作南音

送熊峯石先生代祀闕里兼岱嶽

東祀由來屬重臣龍飛况值紀年新地親王署仍  
無職名覆金甌更幾人漢代規摹猶過魯虞書望秩  
不緣秦石渠青史須專筆計白旋輶覬紫宸

戲贈李敬之

水部半生成浪迹荆門此去聽徽音  
脂膏不潤元非拙冰檠有聲惟此心  
夜月鳴榔巴峽近秋風濯足漢江深  
從今為雪廉泉垢不似貪泉變素襟

送謝以中歸省

傳第慚同上 王除青春詞賦屬相如  
石渠風煖看縈筆羅壁雲深悵倚閭  
解纜綵鷺姜毋鯉 賜袍繡暎老來裾  
承歡却憶當年語五色魯期夢鳥初

和溫民懷送趙李二太史上陵

雨過層巒入望寒  
聯鑣西去羨同官  
平林百尺龍碑

出落日千家杜鼓歡  
紫蓋山頭雲氣合  
杜鵑花底鳥聲單  
陽春此曲知誰和  
留作詞林故事看

又絕句二首

浦樹經春半着花  
桃花深處是誰家  
停驂雜坐依苔石  
出郭行吟到水涯

玉屏風氣晚依依  
幾度看花上翠薇  
信是多情三日別  
春風收入錦囊歸

壽蔣閣老六十

鬢鬢已作曲江遊  
六袞黃扉尚黑頭  
爭仰台階依北極  
信知天柱在南州  
日旋賜谷輕陰盡  
春入周原過

兩收喜得相門如水地幾隨僊侶祝添壽

壽孫九峯司徒七十

七十 朝端獨此翁東銓曾記舊顏紅望疑衡嶽諸  
峯上燕喜周詩六月中袞職闕知囊疏在蒲輪來與  
屬車同只將滄海添春釀况復賢郎有父風

蓬萊秋霽圖壽毛閣老六十

黃閣上公東海宅置身隨處是蓬萊有山孰與鼇為  
極無地惟看蜃起臺星動台階仙履下露清蟾窟桂  
香來新題合為蒼生祝燮理功成壽域開

歲凶盜起西園老兄作詩以傷之因次韻二首

悲感還呼好時候倒傾懷抱翰如流詩成只為哀憚  
獨泣下何嫌作楚囚異世人思壘遂治窮年腸熱少  
陵憂漢廷不顧賈生哭空使豪吟念彼周

布惠無人繼夏侯月生草竊漬橫流潢池自古飢操  
刃泮水何時頌獻囚里有朱冲應免寇世希范老孰  
先憂悲歌數闕形神瘵隱几窓前忽夢周

排律

賀楊少宰先生脩書加俸

金峨降靈秀越境產儒英正學宗東魯雄文逼西京  
秋風起巨鳥春浪躍長鯨繼燭金鑿晏宣綸玉署清

參機陸贄敏引類應麟精爰擢銓曹貳允為南國禎  
始強從愿介舉直退之明考績遵虞典敷功達 帝  
城 淵衷恢典則廷議推耆成金匱啓秘藏蘭臺萃  
鴻生集戎七葉制刊定百王程健筆馳天馬宏辭浩  
滄瀛瑤編呈御覽葩藻怡 天情增祿視太宰釐恩  
倍群卿歐陽輕粟利韓魏薄錦榮舟楫需 明主甘  
霖望野氓尹躬恥撻市姬旦勤迂衡但願志茲業坐  
令泰階平

和八兄詠樹影

隱隱重重散復又去來長與月華偕揚條瘦勁橫闌

角柔杪低垂蘸水涯痴僕訝蕪勞擁篲舞娘輸技懶  
開襖露零滿地屯雲濕風定當簾列戟排巴蜀馬生  
難着筆瀛洲異木枉遐懷細看不盡幽吟興未許即  
中拙句佳

五言絕句

題葵軒四絕

開軒獨種葵愛葵還扁軒洛陽花搃盛不入主人園  
葵根託下去莖長僅盈尺赤日九天來尔心獨無極  
有花偏入夏無樹不宜春倚杖傷憔悴曉來清露均  
人憐葵衛是吾愛葵在心但教心不改尔足有繁陰

戲贈蓮峯

謫仙酒興豪一飲須一斗明朝我復來借問有酒不  
各為閩越人氣味乃相好東山子會來蓮萊我到當  
寡合平生病清標幸此同誰知縮地術移住小東江  
愛水不在水愛山不在山欲據山水勝共子樂其  
好爵不足驚榮名乃能久握手平生歡相期同好

子夜歌送吾廷介致仕四首

向曉鳥聲多入夕花容淺感此無心物歸山常恐  
艤舟盤溪東正聞漁父歌別儂多不返誰板黑頭  
昔去春蘭長今還江鱸肥江膾當年味春蘭隨草

秋山夕更佳秋水寒更綠山翁醉似癡能調清平

湖山春曉圖

湖上見碧山曉來淨如澡不因喚起鳴未知春意早

梅窓讀易圖

兀坐四山靜柴扉曉半開梅花忽橫戶獨識一陽回  
萱

誰言忘憂物真解忘人憂試入少陵句應同江草愁

題畫白鷺

漠漠蒹葭裏微風送影寒群飛一片雪迢迢落江干

黃鸝



黃鳥來深樹新聲傍晚多春風已強半睨眄意如何

雙鶴

並言風林迥高標不受羈何年赤壁下舊夢入幽期

水禽

剡曲收殘雨春流半沒田翠禽來復去掉壁上遊船

樵

上山日已高未夕束薪歸不憚斧斤苦但恐露沾衣

農

十年事會舊未與飢寒辭農家亦有分不敢尤天時

圃

無雨畦菜死多雨畦菜殘苦辛看甲長不薦偏兒盤

漁

無心羨巨魚投竿得所欲夕陽人已醉鼓枻秋江綠

畫菜

此味人不知此色誰與憂何事丹青者猶為食肉謀

芥

乍食噓堪盡銷煩功亦聖豈無適口味柰此芳辛性

貓

乞得狸奴小街前日買魚策勲良不薄好護案頭

蹲踞依山石竒毛散玉塵戰功輕細柳未厭一

畫犬

輕身過翥鳥倒尾落騰蛇槃瓠如可致萬里淨胡沙  
代哺家稱瑞生聖政有名祗今圖畫裏猶見古情

梅花

清淺臨寒水春風次第開游禽時下上不為暗香來

鷺荷

敗葉不勝秋荷風起暮愁無情江上鷺飛宿自悠悠

東山卷為永州許通判題

零陵初佐郡山水得前聞况有東山屐烟霞搃屬君  
醉中吟

有象皆為濁無形始是清世間如許物誰識太和情

吳叙之夢界卷

松月夜冥冥禪閑定何許不見夢中人空留夢中語

又紀夢卷

夢鹿已云妄夢蝶亦非適問君何多夢應為詩感癖

七言絕句

題白頭翁圖次匏菴老先生韻

白首生來搃號公高飛何意負培風畫師莫作三孤  
認毛鬢相同有魏翁

山水圖

應憐接構竊迷空白水青山色絳宮共坐無言春意  
滿崑崙誰與叩三翁

送張惟漸掌教改任棲霞

石墮山中舊是家拜官猶得近烟霞  
尼丘日夕圖巒接莫嘆當年首宿花

送陸掌教之烏程

莫向春風惜壯圖屈伸須信總非吾  
大鵬自有垂雲翼六月猶淹九萬途

送沈驛宰之泉州

雨霽鄰門烟柳齊除書長領向金溪  
泉山八月秋光

好千樹蟬聲送馬蹄

顧九和能醫嘗需藥于余戲簡一絕

中流始信千金瓠得雨應忘七月棹  
寄語大方休自衒杏林還屬廣川豪

催梅限韻

幾回呼酒為春催二月長安未見梅  
試向孤山問消息好花應待主人開

百鳥圖

百鳥枝頭不識名一番春去禁無聲  
只交二月風花暖處處春山春鳥鳴

送鄭文華判曹州

蒼蒼喬木越江東，鄉里衣冠說鄭公。  
去去南山頻駐馬，莫教蒼鬚刺曹風。

送人之荊州

荊門雄枕大江流，吳楚東南第一州。  
五月送君從此去，秋風應上仲宣樓。

竹亭卷為香易胡京兆作二首

出土節多元自異，帶霜枝在老猶青。  
渭川千畝空稱富，輸却番禺半畝亭。

竹亭卷裡詩千首，坐對滿窓風雨寒。  
可是先生真好

事不須隨處種琅玕

往蘭谿

石隱灘高水亂流，不堪風雨寄危舟。  
癡奴怪問緣何事，猶說蘭谿是勝遊。

方思道以墨竹并詩贈侍御時按治淮楊索題

半幅琅玕一曲歌，故人持贈意如何。  
繁陰千里維揚道，記取清風此地多。

新歲釀酒數甕一夕盡酸戲簡蓮峰

斲藥尋媒事轉遠，空山獨夜夢魂飛。  
祇因薄命知音少，昨日劉伶今又非。

桂兔

月魄秋生桂影團  
誰教失脚下高寒  
奇毛曾起瓜畦厄  
莫遣天香一夜殘

錦鷄

紅嘴渾疑醉碧桃  
和聲晴日起蘄皋  
上林燕雀知非偶  
不向樊籠炫羽毛

送祝文卿赴沭陽司訓

路入長淮烟樹稠  
彭城初雨放輕舟  
楓山回首宮牆近  
從此文風到海州  
玘幼受學於滇南  
楊簡之後掌教青田寄玘以

詩因次韻答之

莫把操戈逆自憐  
此情未必似雲煙  
吳興弟子離群後  
雅飭猶遵教所先

蚩蚩侗子命誰憐  
師悟方瞻續斷煙  
休道上林春得意  
桶糠那敢棟梁先

關市無平內自憐  
書帷徒爾黑燈煙  
何當與坐春風裏  
執鈍攻坚事所先

鴻鳩馳心亦可憐  
正冠靜坐對爐煙  
始終聖學無他事  
一字龍門覺我先

題戴先生紅梅圖

誰將縹雪點寒枝  
色羅簪清分外  
奇莫詫芳妍  
泥桃杏半稍明月映幽姿

六言二章贈呂仲木

沁水遊人齋齋平原猶騎繩繩  
子雲豈空自苦枚叟應病未能

滌滌炎寰如灼靡靡沃野生塵山川出雲何日蛟龍送雨當春

蝦蟬小畫

嗜蟬空勞乞郡鮑蝦何必湘潭  
試着小倦數筆滿堂風味江南

